

[巴西] 马查多·德·阿西斯 著
Machado de Assis
李均报 译

精神病医生
CONTOS ESCOLHIDOS
O ALIENISTA E OUTRAS ESTÓRIAS



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查多·德·阿西斯，巴西诗人，小说家，巴西古典文学大师。他的艺术植根于欧洲文化传统，并超越巴西各文学流派的影响。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马查多·德·阿西斯是巴西文学的光荣。

——葡萄牙百科全书

他（马查多·德·阿西斯）以创作短篇小说见长，作品以心理分析为主要特色，带有悲观色彩和嘲讽的风格，以致人物显得漫画化甚至荒诞可笑。

——中国大百科全书

ISBN 7-02-004473-5



ISBN 7-02-004473-5/1·3400

定价：14.00元

[巴西] 马查多·德·阿西斯 著
Machado de Assis
李均报 译

精神病医生
CONTOS ESCOLHIDOS
O ALIENISTA E OUTRAS ESTÓRIAS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02 号

Machado de Assis
Contos Escolhidos
O Alienista e Outras Estória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病医生 / (巴西) 马查多·德·阿西斯著; 李均报
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3
ISBN 7-02-004473-5

I. 精… II. ①马…②李…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
集 - 巴西 - 现代 IV. I7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4989 号

责任编辑: 胡真才
责任校对: 朱美凤
责任印制: 周小滨

精神病医生

Jing Shen Bing Yi Sheng
(巴西) 马查多·德·阿西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ISBN 7-02-004473-5/I·3400

定价 1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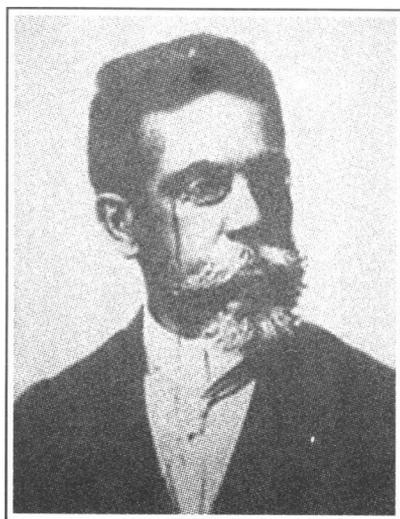
马查多主要作品

诗集：《蝶蛹》（1864）、《灯蛾》（1870）、《美洲女人》（1875）等；长篇小说：《复活》（1872）、《手和手套》（1874）、《埃莱娜》（1876）、《亚亚·加西亚》（1878）、《布拉兹·库巴斯死后的回忆》（1881）、《金卡斯·博尔巴》（1891）、《沉默先生》（又译《堂卡斯穆罗》，1900）、《艾扎乌和雅科》（1904）等；短篇小说集：《里约热内卢的小说》（1870）、《各种故事》（1873）、《零散的纸张》（1882）、《没有日期的故事》（1884）、《古老住宅的圣遗物》（1906）等；喜剧剧本：《女人对傻瓜的崇拜》（1861）、《今天围裙 明天手套》（1861）、《准部长》（1863）、《你只有你，纯洁的爱情》（1881）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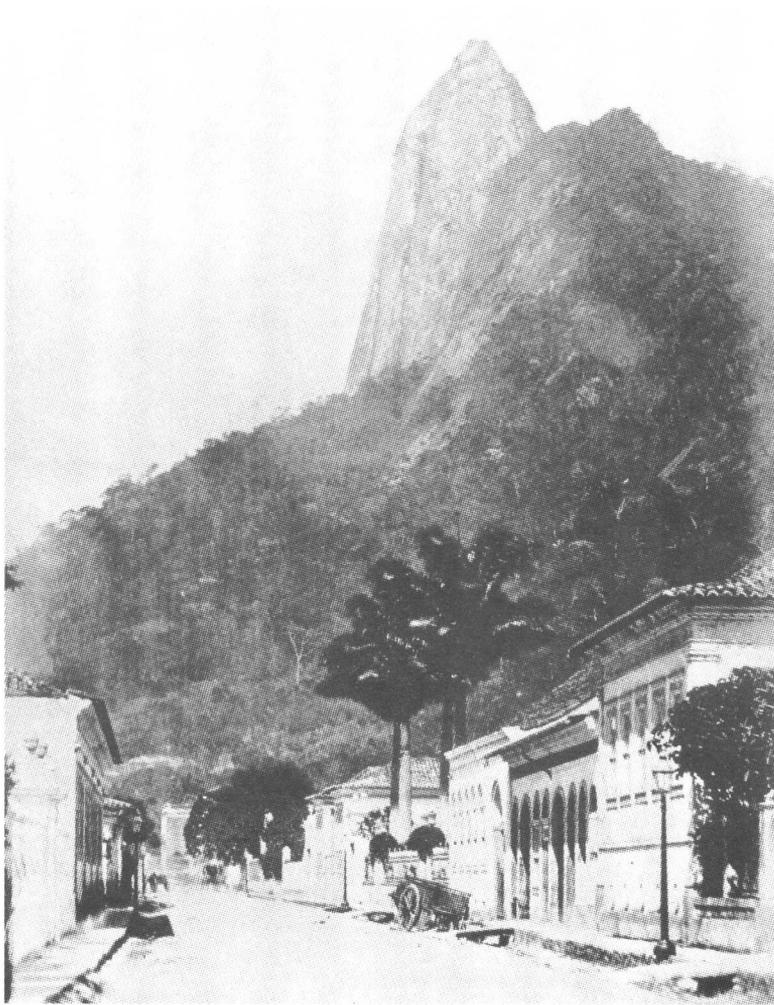
译者简介

李均报，外文出版社译审。早年攻读俄语，从事工业技术翻译。有《强介陶瓷电容器》、《无线电零件的可靠性》等译作中文版问世。一九六〇年开始学习葡萄牙语，毕业后，从事《毛泽东选集》及诗词、《唐代传奇》、《我的前半生》、《中国历史》等书籍的葡萄牙语版翻译和定稿工作。业余译作有散文《葡国魂》（合译）、《葡萄牙简史》（合译）、《钟声》（合译）、《沉默先生》、《葡萄牙历史》等；合作编著有《葡汉词典》和《汉葡常用词汇》；曾参与《中国旅游分类词典》的编写工作。一九九七年获得葡萄牙总统若热·桑帕约授予的“官员级勋章”。





马查多·德·阿西斯



里约热内卢城内的圣克莱恩特大街（约1865），背景为驼背峰
摄影 卡米洛·维达尼



里约热内卢植物园内一条两旁长着高大棕榈树的小路
摄影 佛里茨·布什



里约热内卢瓜纳巴拉海湾入口的外景（约1880）

摄影 马尔科·费列茨



1880年里约热内卢的市中心

摄影 马尔科·费列茨



三月一日大街，1883年曾经是里约热内卢市的一条交通要道
摄影 马尔科·费列茨



1892年，听众大街曾经是里约热内卢最优美的街道
摄影 马尔科·费列茨

出版说明

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1908)巴西诗人、小说家。早期诗歌表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诗的风格和谐而伤感。其长篇小说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反映社会现象,以嘲讽的笔调描写生活中失败和失望的情绪,表现人生的艰难困苦。

马查多在短篇小说创作上成就卓著,作品多以心理分析为主要特色,带有浓厚的悲观色彩和嘲讽风格。他把人类写成没有理性的动物,盲目行事,乖张悖谬,以致人物显得漫画化甚至荒诞可笑。

本书所收的六篇短篇小说,分别选自作家最著名的三部短篇小说集。通过阅读这六篇短篇小说,读者可以窥见这位伟大作家创作成就之一斑。

今年适值中国与巴西建交三十周年纪念,我们及时推出这位巴西“历代最伟大的作家”的短篇小说中译本以示庆贺。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引 言

无论在巴西国内，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马查多·德·阿西斯都被公认为是葡萄牙语文学界的泰斗。在他的六篇主要短篇小说中文译本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的时刻，我来到这个友好的国度，感到无比喜悦。

巴西和中国对国际事务持有相同的看法，赞同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主张巩固多边主义。在双边关系方面，我们开展多方位的合作，发展我们的战略伙伴关系。除了贸易上的显著增长外，在科学和技术合作领域内，我们也有宏伟的计划。文化教育也不例外，今年二月，在北京大学开设葡萄牙语课，由巴西讲师讲授具有巴西风格的葡萄牙语；五月，将在该校成立巴西文化中心，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关系正在深入发展。

在庆祝巴中建立外交关系三十周年之际，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将证明在我国外交关系中巴西政府给予中国的优先地位。

巴西和中国间留学生交流的增加，也颇值一提。巴西多所大学开设葡萄牙语和巴西文化课，专门培训中国的葡萄牙语教师和从事口译和笔译的翻译人员。与此同时，中国也开设汉语课，培训巴西青年。此举对活跃这一崭新领域内的劳动市场，以及促进两国间更好的了解，都将做出有益的贡献。

为了使两国人民通过大型展览和各种不同的文艺演出，观看到巴西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现实之一斑，两国政府已经多方并将继续做出努力。巴西和中国都拥有大量传世的经典文学杰作，为了尽可能多地将这些不朽之作译成汉语或葡萄牙语，还应付出巨大的努力。借此机会，我对李均报先生的辛勤劳动深表谢意。该译者还翻译出版了马查多·德·阿西斯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沉默先生》。

我坚信，巴西和中国在完善伙伴关系的同时，也将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创造性的楷模。巴中两国人民必将携手合作，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安定的国际环境做出贡献。

巴西联邦共和国外交国务部长

塞尔佐·阿莫林

Celso Amorim

Ministro de Estad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República Federativa do Brasil

二〇〇四年三月

前 言

我们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祝贺巴西伟大作家、杰出的心理现实主义流派代表人物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六篇著名短篇小说中译本首次在中国问世。

本书的翻译出版，还应感谢萨马尔科采矿股份有限公司的赞助。该公司对政府与私营企业携手合作传播巴西文化这一明智举措做出了积极反应。

今年是巴西和中国两个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三十周年大庆，巴西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将使两国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加强。在这样的时刻，用中文版传扬这位巴西作家的作品，更富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若阿金·马利亚·马查多·德·阿西斯诞生于一八三九年，父亲是黑白混血人，系获得自由的奴隶，母亲出生在亚速尔群岛，是个葡萄牙妇女。马查多幼年时家境贫寒，多亏教母的帮助，他才得以跨进学校的大门，发挥出自己超人的聪明智慧。

马查多性格坚强，百折不挠，从事过多种工作。二十岁时已成为著名记者。作为巴西帝国的公务员，马查多在担任国家上层机构里数个要职的同时，仍然笔耕不辍。他创建了巴西文学院，并出任该院的首任主席。

本书收入的《精神病医生》、《镜子》、《一位名人》、《内心的因由》、《男护理》和《父亲追捕母亲》等六篇短篇小说，分别选自《各种故事》、《零散的纸张》和《古老住宅的圣遗物》等三部著名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为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 - 卡塞特所称的“灵魂的巨人”的情感和各种基本的道德问题，提供了各不相同的思考（如《男护理》和《父亲追捕母亲》）。马查多的故事主题多涉及嫉恨、虚荣、堕落和心怀善意的头脑失衡（如《精神病医生》和《内心的因由》）。

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及巴尔扎克的作品一样，马查多的作品可谓包罗万象。阅读这样的作品可以启示我们理解在社会以无情的规律运转过程中，人们面对困境和生活的曲折时的所作所为。

虽然马查多是个怀疑论者，也几乎是个虚无主义者，可他的著作不仅引起我们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驱动着人，操纵着人所处的机制，同时也促使我们希望人能焕然一新；这样，他的著作甚至在无意之中就可以达到道德上的目的。阅读马查多的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改进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我祝愿在李均报教授的中译本里，这些结构十分完美的故事情节能够得以保持，马查多细腻精致的文风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得以展示。

最后，我希望巴西文学大师马查多在这个伟大的兄弟国家里拥有新的读者群。

巴西联邦共和国驻中国大使

阿丰索·塞尔索·德·奥乌罗·普列托

Afonso Celso de Ouro Preto

Embaixador da República Federativa do Brasil na China

二〇〇四年三月

赞助者的话

马查多·德·阿西斯是巴西城市生活最伟大的编年史家，他名垂青史，是葡萄牙语文坛上的巨擘之一。萨马尔科(SAMARCO)采矿股份有限公司能够赞助马查多·德·阿西斯的《精神病医生》(短篇小说选)中文本的出版，感到无比自豪。

在响应巴西驻北京大使馆这一具有重要意义倡议的同时，萨马尔科采矿股份有限公司再次承诺要对巴西文化财富在国外的传播尽心尽力。我们深切地意识到，企业与企业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贸易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往来可以创造财富，增进了解，促使技术进步，同时又能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自从一九九八年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萨马尔科采矿股份有限公司迅速成为对中国出口铁矿砂的最大公司。因此，将马查多·德·阿西斯的短篇小说中译本奉献给中国朋友，我们感到十分愉快。在进一步加强巴西同

中国关系的同时，我们将会更加深入地体验到与中国合作的快乐。

萨马尔科采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若塞·塔德乌·德·莫拉伊斯

José Tadeu de Moraes

Presidente de SAMARCO Mineração S. A.

目 次

精神病医生	1
第一章 伊塔瓜依镇上一所疯人院的由来	1
第二章 疯人潮	7
第三章 上帝知道您在干什么	12
第四章 一种新的理论	16
第五章 恐怖	21
第六章 造反	37
第七章 意料不到的事	45
第八章 药店老板的痛苦	50
第九章 两个道地的病例	52
第十章 复辟	55
第十一章 伊塔瓜依镇的惶恐	61
第十二章 第四条款的结尾	63
第十三章 还有呢!	71
镜子	79
一位名人	94
内心的因由	111
男护理	127
父亲追捕母亲	142

精神病医生

第一章 伊塔瓜依镇上一所疯人院的由来

据伊塔瓜依镇的历史记载 在遥远的过去 镇上住着一位医生 人称西蒙·巴卡马尔特博士。此人系当地名门望族的后裔，在巴西、葡萄牙和西班牙本土及其附属国的医生中，位居泰斗。早年，他在科英布拉和帕多瓦求学。虽然葡萄牙国王挽留再三，想请他在科英布拉管理大学，或者在里斯本为其效力。但他三十四岁时，毅然返回巴西。

“科学，”他对国王陛下说，“是我独一无二的使命 伊塔瓜依镇是我的天地。”

说完此话 西蒙·巴卡马尔特博士立刻返回伊塔瓜依镇，与外界断绝一切来往。他一面忙着治疗病人，一面忙着阅读书籍，运用各种各样的泥敷剂，论证自己的种种命题，全身心投入到科学研究里。到四十岁的光景，才娶堂娜艾瓦丽斯塔·达·科司塔·马斯卡列尼亚为妻。当时，她

二十五岁，是一位外地法官的遗孀，既没有妩媚动人的容貌，也缺少温馨和蔼的柔性。西蒙·巴卡马尔特博士有位叔叔，面对上帝竟专门涉猎人间的逸闻趣事，以此取乐。他有点过分心直口快，对这种择偶方式大为惊奇，有一天对就侄儿直抒胸臆。西蒙·巴卡马尔特博士对叔父解释说，堂娜艾瓦丽斯塔集第一流的生理学和解剖学特征于一身 她消化机能强 睡眠有规律 脉搏跳动正常 视力优良；因此，具备为他生育一大群强壮、健康和聪明孩子的条件。除了上苍馈赠的这些特点——惟一一些配一位学者日夜为之操心的事，堂娜艾瓦丽斯塔面貌丑陋，五官长得歪歪扭扭，可这非但未使得西蒙·巴卡马尔特博士悲伤气愤，反而使他对上帝感激不已，因为他将不至于会冒着把科学的兴趣弃之不顾的危险，去专一地、频繁地、庸俗地欣赏自己的配偶。

堂娜艾瓦丽斯塔辜负了巴卡马尔特博士的希冀，既没有为他生出身体强壮结实的胖小子，也没有给他生出身体孱弱瘦小的孩子。科学的天然性格是豁达大度。我们的这位医生翘首期盼了整整三年，而后，又等待了四年之久，接着又是五年。这段漫长的岁月之后，他对妻子未生男育女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翻来覆去阅读他随身带回到伊塔瓜依镇的所有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书籍，给意大利和德国的各所大学写信咨询，最后为妻子制定了一种特殊的饮食规则。这位高贵太太的惟一嗜好就

是吃伊塔瓜依镇膘肥肉厚的猪肉，因而毫不理会丈夫的规劝。所以，我们应把巴卡马尔特家族彻底毁灭的原因归咎于她的抗拒。虽然这种抗拒可以解释清楚，然而，它并非可赏识之举。

但是，科学具有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才能，它可治愈人间一切忧伤。我们的这位医生整天专心致志于医学的研究和实践，因此在这个时候，医学上一个偏僻的角落——精神病学和大脑病理学检查——特别唤起了他的注意力。不仅是在巴西这块殖民地上，就是在宗主国葡萄牙，在这个未被开发或者几乎未被开发的领域内，都没有任何一个权威可言。西蒙·巴卡马尔特心里明白，葡萄牙的这门科学，尤其是巴西的这门科学可以佩戴上“永不凋谢的桂冠”。“永不凋谢的桂冠”正是他自己应用的一个词语，可仅仅是在内心世界处在极度兴奋状态时才说。外表上，根据众多饱学之士的需要，他举止谦逊，言语谨慎。

“精神的健康，”他高声说道，“是最值得一名医生为之献身的事业。”

“得是一名真正的医生。”格里斯品·苏亚雷斯纠正道。他是镇上一家药店的老板，也是西蒙·巴卡马尔特的朋友和家中同桌共餐的常客之一。历史学家曾罗列过伊塔瓜依镇的镇政府犯下的种种过失，其中之一，就是不关心精神病患者的疾苦。由于政府漠视，凡是暴怒型的疯子一律被牢牢锁在自己家里他居住的一间小卧室内，不

是治疗不好，而是根本不给治疗。他们一直呆到死神来侵吞掉他们生命的价值为止；温顺型的精神病患者，则每日在大街小巷无拘无束地自由游荡。西蒙·巴卡马尔特认为有必要立刻改变如此丑陋的习俗。于是，上书镇政厅，请求允许他建造一座大楼，将伊塔瓜依镇和其他所有乡镇以及城市的精神病人统统收容，并进行治疗；倘若病人的家属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则由镇政厅给予拨款资助。该项建议不仅使全镇居民感到惊讶，而且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不足为奇，因为要铲除世代沿袭的荒唐或者甚至是恶劣的习俗，是件十分艰难的事。把所有的精神病人集中在一座房子内，共同生活，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疯癫症的征兆，将此事转弯抹角地暗示给医生的妻子者，大有人在。

“堂娜艾瓦丽斯塔，”当地的教区主教洛佩斯神父对她说，“您看，您的丈夫是否该去里约热内卢游玩游玩。这事得经常研究。他不正常，脑子有问题。”

堂娜艾瓦丽斯塔吓得坐立不安，立刻去找丈夫，对他说“我怀孕了”，一个迫切愿望就是想去趟里约热内卢吃些在他看来对他们的某一目的大有裨益的食品。医生不愧为大人物，他以目光罕见地敏锐闻名，一眼就洞察出夫人的心事。笑嘻嘻地安慰她说不要害怕。随后，医生就起身前往镇政厅。镇政厅的委员们正在开会辩论他提出的建议。医生能言善辩，讲话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以至于

大多数与会者决定批准他的请求；同时举手通过拨出一种税收的款项用来补助那些贫穷的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费、住宿费和伙食费。不过，为此项税收定立个名目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伊塔瓜依镇，啥事都得交税，名目已经用尽。经过长期研究后，确定允许送葬的马匹可以头戴两个羽冠饰物。凡愿意用羽饰装点葬礼车的马匹者，得向镇政厅交纳两分钱的税，从咽气到坟头做最后祝福所经历的时间，也以每小时两分钱的单价累计计算。对于这项新税种可能带来的收益，镇政厅的书记官加减乘除，伏案进行算术计算，忙得晕头转向。有一位镇政厅委员不相信医生要干的事，请求书记官撒手别干这项徒劳的工作。

“这些计算是不必要的，”他说，“因为巴卡马尔特博士将一事无成。有人见过把所有的精神病患者统统收容到同一所疯人院吗？”

这位尊贵的政府官员错了。医生已经是万事俱备。得到许可后，他立即开工修建了一幢房屋。它坐落在新街。在那个年代，新街是伊塔瓜依镇最美丽的一条街道。房屋一侧有五十个窗户，中间是个庭院，房间无数，可接纳许多病人。这位医生仿佛是名伟大的专门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学者。在《可兰经》里，他发现穆罕默德早就宣布过精神病患者是些值得尊敬的人，原因是他考虑到真主之所以把他们的思维能力摘除，是为了使他们不犯罪孽。

医生认为，真主的这种思想高尚、深刻，于是就把它镌刻在疯人院大门口对面的墙壁上。但是，他害怕教区主教，间接地也怕大主教对此举不满，就推说此种思想属教皇贝内迪托八世所有。虽是蒙骗，但性质虔敬。因此，赢得洛佩斯神父在吃午饭的时辰给他大讲特讲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教皇的生平事迹。

“绿色之家”是给这所疯人院取的名字。之所以如此称谓，是因为窗户一律涂成碧绿的颜色。这在伊塔瓜依镇自开天辟地以来，还是第一次。开业典礼十分隆重，不仅附近的村镇居民，就连遥远的城市以至里约热内卢人也潮水般涌来观看这持续七天之久的庆祝活动。不少精神病患者已经被收容入院，他们的亲属有机会亲眼目睹病人得到的照料犹如慈父般的亲昵和基督教徒似的慈善。堂娜艾瓦丽斯塔对于丈夫得到的荣光高兴得眉飞色舞。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艳丽的衣着缀满珠宝，佩戴着鲜花和丝绸彩带，在那些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里，是位不折不扣的皇后。尽管深居简出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已是当地人数百年养成的积习，但是任何人都登门拜访过堂娜艾瓦丽斯塔一两次，不仅向她献殷勤，还极力赞美她，因为对于当时的社会，这样做就等于获得了一份光宗耀祖的证明文件。再者，是因为人们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位上层人物、一位杰出男士的幸福夫人的风采。倘若有人对她心怀妒忌，那么这种妒忌应是嫉羨者神圣的妒

忌，高尚的妒忌。

七天过后，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偃旗息鼓；伊塔瓜依镇终于有了一所疯人院。

第二章 疯人潮

三天之后，在同药店老板格里斯品·苏亚雷斯推心置腹的一场谈话里，精神病医生袒露出他心中的秘密。

“苏亚雷斯先生，慈悲无疑将走进我的行为。然而，它仅仅是作为调料，作为食盐进来的。因为我这样阐释圣保罗对哥林多人说的一段话：‘倘若我知晓人间可能知道的种种灾难，而这时我如果没有恻隐之心，那么我就不是个好人。’绿色之家工程的主要目的，是对疯癫症、对疯癫的各种程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其病例分级归类，最终揭示出疯癫症的病因，发明出治疗该病的万能药。这就是我心底蕴藏的秘密。我相信，通过此举，我将对人类做出有益的贡献。”

“卓越的贡献。”药店老板纠正道。

“不修建这座收容所，”精神病医生继续说道，“我能够做的，可能就微乎其微了。然而，有了这座收容所，我研究的天地就大为广阔。”

“极其广阔。”药店老板补充说。

精神病医生说的有道理。邻近所有乡镇和各个村庄

的精神病患者川流不息，源源不断地涌进绿色之家。他们中有的暴躁，有的温顺，有的偏执，各种各样失去理性者，应有尽有。四个月过后，绿色之家变成了一座小村庄。最初建造的那些狭小的斗室已供不应求，遂不得不将一条走廊兼并，将它改造成三十七间房屋。连洛佩斯神父也承认，没有想到世界上竟会有如此多的疯子存在，更没有预料到的是，有些病例莫名其妙。譬如，一名皮肤白皙、个头高大的青年小伙子，每天午饭后定时做一篇学术报告。他不仅应用大量的比喻、对偶句和呼语停顿对报告进行修饰，还利用他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知识，以及西塞罗、阿普列尤斯^②和德尔图良^③的词语对报告进行点缀。教区主教不肯相信他现在面对的事实。怎么！这就是三个月前他在街上看见的那个踢毽子的小伙子！

“我没说不是。”精神病医生回答他说，“但是尊敬的阁下，眼前你目睹的却是事实。他天天做报告。”

“依我之见，教区主教又开口道，根据《圣经》所说，这种现象只能用巴别塔^④中的混乱语言来解释；兴许各种语言自古已经混淆，现在动辄相混，一旦理性停止运作……”

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

② 阿普列尤斯，古罗马作家、哲学家。

德尔图良，古罗马基督教神学家，他推崇信仰，贬低理性。

巴别塔，转义为嘈杂、混乱的地方。

“对疯癫现象的这种解释，的确可能是绝妙的解释。”精神病医生思索一阵后同意道“但是，也有人固有的因素和纯粹科学的因素存在，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我正在研究这个……”

“潜心研究吧 我翘首以待 真的！”

感谢上帝，镇上真正的疯子只有三个或者四个。其中仅仅有两个能够吓跑喜欢观看神志错乱的热闹的人。第一个，名叫张三，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自认为是颗启明星。他张开双臂，叉开两腿，目的在于赋予手脚某种光线的形态。张三就这样没完没了地站着，不停地询问太阳是否已经升起，以便他好回家歇息。另外一个，要么围绕着厅堂或庭院来回踱步，要么沿着走廊不停地走来走去，一心一意要寻找到世界的终点。妻子跟随一个纨绔子弟而去，他遭到抛弃，是个不幸的人儿。当他得知妻子同他人私奔，立即买了一支大口径火枪，四处找寻。跟踪两个小时过后，在一个小湖边上找到他们，用惨绝人寰的手段将两人杀死。

报了仇，解了恨。但是，雪耻之后的他却成了个疯子。从此，开始渴望着走到天涯海角去寻找那两个偷情私奔者。

自大狂患者有许多广为人知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是个傻小子。他是位卖成衣的商人的儿子，整日面向墙壁叙述他的整个家谱，所以从不抬头看任何人一眼：

“上帝生下一个蛋，蛋孵化出一把剑，剑孕育出大卫，大卫生出王位，王位生出公爵，公爵生出侯爵，侯爵生出伯爵 而我就是这位伯爵。”

他照着额头拍一巴掌，发出劈啪一声响。接着，他劈里啪啦连续拍了五六次，继续说道：

“上帝生下一个蛋 蛋孵化出……”

另外一名自大狂是被国王、管家出卖的法庭书记官；还有一个自大狂是米纳斯的一个牧牛人。他的癫狂表现在将牛群一份一份地分给所有的人，送给甲三百头，送给乙六百头，送给丙一千二百头，没完没了地分配。在此，我不多说宗教性的偏执狂，仅仅提及一例。昔日，此人叫若昂·德·上帝，据说现在人称上帝若昂。他承诺，凡是对他虔敬崇拜的人均可升入天堂，其余的人，他则要他们下地狱。这名偏执狂之后，还有一位，他是获得学士学位的加西亚。该人整天沉默不语，因为他想象，倘若有一天他开口说话，哪怕是只说半句，所有的星球都会从天空纷纷坠落，把大地烧烤成一片焦土。而吩咐星球坠落炙烤地球，正是他从上帝手里接过来的权力。

精神病医生给获得学士学位的加西亚一张纸，上面写的就是上述的内容。而精神病医生吩咐，让他把此事付诸笔端，与其说是出于怜悯，不如说是出于对科学的兴趣。

绿色之家内汇集着五花八门的疯癫症患者，他们的

性情怪僻，但精神病医生的耐心超凡人圣，着实令人惊叹。西蒙·巴卡马尔特接受药店老板格里斯品·苏亚雷斯的建议，首先组建一支管理人员的队伍。同时，也接纳他的两个侄儿，委托他们负责贯彻执行镇政厅批准的分配衣物和食品的规定，也兼管起草文件等事宜。为了一心一意地扑在自己的业务上，精神病医生当时这样做，实属明智之举。“绿色之家，”一天他对教区主教说：“现在是一种世界，它有自己的世俗政府和精神政府。”洛佩斯神父对这种虔敬的绕口令嘿嘿一笑。仅仅为了惟一的目的——也开个玩笑，他随即说：“别说啦，别说啦，我一定要到教皇那儿去控告您。”

自从摆脱了行政事务，精神病医生就开始将他的病人进行粗略的分类。最初，基本上把他们分成两大类：暴躁型和温顺型，而后又细分，如偏执狂、谵妄和各种神经错乱症。分类完毕，他立即埋头于精心的夜以继日的研究里，分析每个精神病患者的生活习惯、发病时间、憎恶、好感、言语、动作、喜好，调查病人的生活、职业、习性、发病的具体环境、少年和青年时代的意外事件、祖上遗传的其他类型的疾病。总之，他调查的广泛性是连最谨慎细心的地方法官都望尘莫及。每天，精神病医生把观察到的新东西、有意义的发现、不寻常的现象，一一记录下来。与此同时，他还在探索最好的摄生法，研究种种有药效的物质，探讨各种治疗手段和缓解的方法。这些手段和方法

有的来自他热爱的阿拉伯人民，有的是靠他的聪明才智和耐心发明的。因此，所有这些工作耗费掉他最美好的岁月，带走他绝大部分的时光。他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即便是吃饭，也仿佛是在工作，因为一会儿他要起身去查寻一篇以前的文章，一会儿要琢磨一个问题，在餐厅内多次来回踱步，跟夫人堂娜艾瓦丽斯塔连一句话都不说。

第三章 上帝知道您在干什么

两个月过后，精神病医生高贵的太太发现，在女流之辈中她是最倒霉的人儿。这位贵妇人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变得面黄肌瘦；吃不下饭，整日向隅长叹。她没有勇气对他发泄任何不满或者斥责，她尊重自己的丈夫，把他视为主人，只好一声不吭地默然忍受，日甚一日地急剧憔悴。一天晚餐时，由于丈夫问起她发生了什么事，她酸楚地回答说什么事也没有；随后，她稍微鼓起一点勇气，说现在她与以前一样，仍然形影相吊；是个地道的孤孀。接着又说道：

“世上谁也永远不可能说少数几个疯子……”

这句话她未说完，或者恰恰相反，她说完了，是以抬头仰望天花板的方式说完的。她的眼珠乌黑，硕大，晶莹，水灵，宛若黎明的曙光，是她身上最令人神魂颠倒的部位。至于眼睛的神情，与当年西蒙·巴卡马尔特向她求

婚时一模一样。史料没有记载堂娜艾瓦丽斯塔是否怀着把科学彻底斩首，或者起码将其手脚截断的邪恶念头挥舞过这个武器。但是，据推测，很有可能挥动过。不过，精神病医生没有把它当回事。这位伟大的人物不仅没有大发雷霆，甚至脸上连一点愠色都不曾有过。他的眼睛照旧闪烁着同样坚强、正直、永不消失的光泽，他的脸面平静，宛若博塔夫古河的水面，没有一丝波纹来破坏它的表面。兴许是微笑把他的上下嘴唇分开，通过它流出一句话。它柔润光滑，犹如《所罗门的雅歌》里的圣曲：

“我同意你去里约热内卢旅游观光。”

堂娜艾瓦丽斯塔感到两只脚下的土地已经不翼而飞，将她载到了里约热内卢。

自打出世，她从未见过里约热内卢是个啥样儿；尽管今日这座城市的阴影并不暗淡，但昔日它胜似伊塔瓜依，是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对她而言，看一眼里约热内卢就等于是被囚禁在牢狱内的希伯来人白日做梦。现在，恰恰是丈夫一头扎在这个偏僻的村庄的时候；现在，正是她领略这座风光旖旎的城市风姿的最后希望已彻底化为泡影的时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使她把少女和姑娘时代朝思暮想的梦幻变成现实。堂娜艾瓦丽斯塔无法掩饰听到这项建议后内心的喜悦。西蒙·巴卡马尔特抓住她的双手，笑呵呵地看她——这种笑除了夫妻间的情味外，还蕴含着泰然、旷达，它仿佛体现着这种想法：“没

有一种灵丹妙药来医治心灵的痛苦；这名妇女日益面黄肌瘦，蔫头耷脑，因为她认为我不爱她；现在，我让她去趟里约热内卢，她就心满意足，得到安慰。”因为他勤奋好学，学而不厌，将他的观察一一记入了笔记。

但是，一把钢刀刺穿了堂娜艾瓦丽斯塔的心坎。不过，她忍住疼痛，仅仅对丈夫说，倘若他不去，她也不去，因为她不愿意路上形单影孤。

“您同您姑姑一道去。”精神病医生劝说道。

请大家留意，堂娜艾瓦丽斯塔以前想的正是这样。不过，她既不愿意直接求丈夫，也不愿意用此意暗示他。第一，因为姑姑去可能强加给丈夫一大笔开销；第二，此意出自丈夫之口，可能会更加顺理成章和合乎情理。

“哎呀！可这得花钱！”堂娜艾瓦丽斯塔信心不足地叹息道。

“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赚了许多钱。”丈夫说，“昨天账房先生还向我汇报了账目，你想看看吗？”

于是，丈夫领她去看大摞大摞的账簿。堂娜艾瓦丽斯塔惊呆了，数字一串串，长得像银河。而后，又领她去看一排保险柜，里面藏的全是钱。

天哪！是一堆一堆的黄金，是一摞摞币值一千的克鲁萨多，是一摞摞的多布朗^② 那是荣华富贵。

^② 均为葡萄牙古币名。

当堂娜艾瓦丽斯塔用她那双黑眼睛吞噬这堆黄金的时候，精神病医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用人间虚伪透顶的口吻对着她的耳朵暗示说：

“有谁会少少数几个疯子……”

堂娜艾瓦丽斯塔会意，笑笑，强忍住心中的愤怒，回答说：

“上帝知道您在干什么！”

过了三个月之后，开始动身踏上旅途。堂娜艾瓦丽斯塔、她姑姑、药店老板的妻子、药店老板的侄儿、精神病医生在里斯本结识的此时恰好在伊塔瓜依镇的一位神父、五名或者六名侍童、四名贴身黑女奴，这就是五月份某个清晨当地居民看到从伊塔瓜依镇出发的一行人员。

除精神病医生外，都难舍难分，场面异常悲伤。尽管堂娜艾瓦丽斯塔泪水涟涟，而且是真情实意地抛洒。但是，眼泪未能打动丈夫的心。科学人，只顾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除科学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使其动容失态。倘若在那个时刻还有什么事令他忧虑的话，倘若在那个时刻他感到自己焦虑不安和以侦探似的目光在人群里扫来扫去的话，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认为可能有某一疯癫者与头脑健全的人群混在一起了。

“再见！”太太们和药店老板啜泣着最后说道。

一行人终于起程了。格里斯品·苏亚雷斯骑着来时骑的那匹杂色马回家。一路上，他头也不抬，目光通过马

的两只耳朵之间，只管看面前的路；西蒙·巴卡马尔特昂首挺胸，遥望着前面的大地，信马由缰把回家的责任全都委托给了马。天才与庸才的形象有多么鲜明！一个眼泪汪汪，恋恋不舍，死盯着眼前，另一个则满怀希望的曙光，远眺着未来。

第四章 一种新的理论

堂娜艾瓦丽斯塔哭得泪人儿似的离开伊塔瓜依镇前去游览里约热内卢的风光了。此时，西蒙·巴卡马尔特却一头埋在书堆里，开始对能够拓宽心理学基础而大胆提出的一种新思维进行方方面面的研究。

除了照看绿色之家外，时间所剩无几，西蒙已无暇上街遛弯，或者挨门逐户同人们海阔天空地穷聊，探测人们的心思，用连世上最勇敢的人也为之心惊肉跳的眼神令闲聊戛然而止。

三个星期过去了。一天上午，格里斯品·苏亚雷斯正在忙着配制一种药品，进来了一伙人，说精神病医生唤他去。

“据他对我说 是桩重要的事。”送信者说道。

顿时，格里斯品脸色煞白。倘若不是一行人出了事，尤其是他妻子，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呢？鉴于各位历史学家一再要求，所以这个问题一定得说个明白。格里斯品

热爱妻子，三十年来，两人形影不离，连一天也未曾分开过。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经常自言自语的原因。这些自白还多次传入奴仆的耳朵：

“好啦！你做的好事，谁叫你同意她去首都旅游观光？阿谀奉承！吮痂舐痔！一味巴结讨好巴卡马尔特博士。现在受罪活该！好啦！活该受罪！当走狗的灵魂！胆小鬼！下贱货！卑鄙之徒！不管什么事你都说‘行’，难道不是吗？这就是你得到的好处，下流的东西！”还有其他许多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这些骂人的话对其他人都难以启齿，何况对自个儿。可不一会儿，他想象，口信带来的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犹如他立即接见送信的人一样，他迅速撂下手里正在配制的药，朝绿色之家飞奔而去。

西蒙·巴卡马尔特用一位学者特有的审慎快乐接见了

了他。

“我非常高兴。”他说。

“是有关我们的人的消息吗？”药店老板急切地问道，声音有些颤抖。

精神病医生摆出一副豪爽的姿态，回答说：

“是一件更高境界的事，是一项科学的实验。我之所以说实验，是因为我现在还不敢立马证实我的想法。苏亚雷斯先生，科学也毫不例外，它是项天天不断探索的事。因此，是项实验。然而，它又是一项将来改变地球面

貌的实验。疯癫症是我研究的对象，可是迄今为止，在理智的汪洋大海里，它仍是个被人遗忘的孤岛。我现在开始怀疑，它不只是个孤岛，而是个大陆。”

说完这番话之后，他沉默不语，目的在于揣摩药店老板惊慌不安的神情。随后，他对自己的想法做了漫长的阐述。按照他的看法，疯癫症占据着大脑的一片宽阔的面积，并且用大量的文章和例子对此进行了论证。例子是他从历史记载和伊塔瓜依镇找来的。但是，作为出类拔萃的聪明人物，他承认，把伊塔瓜依镇所有的病例都一概举作例子是危险的，因而寻求历史的庇护。这样，他特别着重指出了几位举世闻名的人物，如拥有家庭守护神保护的苏格拉底、看见左侧有一深渊的帕斯卡^①、穆罕默德、卡拉卡拉^②、多米西阿诺^③、卡里古拉^④等等，一系列的人和事，其中有的可恶可憎，有的滑稽可笑，相互混杂。因为药店老板对这种混合感到奇怪，精神病医生对他说，他们都是一丘之貉，甚至以法官宣判似的口吻补充说：

“苏亚雷斯先生 残暴是严肃式的滑稽可笑行为。”

“幽默 非常幽默！”格里斯品·苏亚雷斯把两手举到空中，惊喊道。

① 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哲学家。传说他经常看到身旁有一深渊，因而遇到问题时，便以深渊形容。

② 卡拉卡拉，古罗马暴君(211—217 在位)。

③ 多米西阿诺，古罗马暴君(81—96 在位)。

④ 卡里古拉，古罗马暴君(37—41 在位)。

谈到扩大疯癫症领域的想法时，药店老板觉得此意荒唐；但是，谦逊是他灵魂的主要装饰品，除了承认精神病医生的热情崇高不使他心情感到难受外，其他做法都会给他带来痛苦。于是，药店老板立刻宣称，精神病医生的想法高尚、真诚，而且还补充说是一件值得“敲击木铃的事”。“敲击木铃”这种说法在现代的文体里没有对应。在那个年代，与其他乡镇、小村庄和殖民地的居民点一样，伊塔瓜依镇没有新闻机构，只有两种方式传播消息，要么手写成告示，张贴在镇政厅和教区主教堂的门上，要么敲击木铃。

第二种方式的做法是雇用一个人，时间或者一天，或者多天，他手执一个木铃走街串巷。不时地敲击木铃，人们应声聚集，他便将受他人委托的事宜——如治疗间歇热的药品、一片可耕的土地、一首十四行诗、一件教会的捐赠物、镇上最好的剪刀、当年最好的演讲等等——向大家通报。此种做法对维护公共秩序欠妥，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具有强大的宣传效力。例如，有一位镇政厅的委员——正是最声嘶力竭反对创办绿色之家的那个——享有杰出的驯蛇驯猴能手的美名，尽管他从未驯服过一条蛇或一只猴。但是，他花钱雇人，每月不停地敲击木铃。结果，如史书所说，有几个人甚至十分肯定地说，他们亲眼目睹过数条响尾蛇在那个镇政厅委员的胸脯上跳舞。此种说法纯系弥天大谎。然而，人们之所以信以

为真，是因为绝对相信这种宣传方式。的确，并非古老制度下的所有机构都应该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蔑视。

“我向世人宣布我这一想法的最好方式，是将其付诸实践。”针对药店老板的提示，精神病医生回答说。

药店老板对这种看法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分歧，连声说行行最好先开始实践。

“往后敲击木铃大张旗鼓宣传它的时间多得是。”他最后说。

西蒙·巴卡马尔特又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我假设人的精神是一只巨大的贝壳。苏亚雷斯先生，我的目的是看看我能否从中把珍珠——也就是把理性——掏出来。换句话说，让我们彻底划定理性与疯癫之间的界线。所谓理性，就是所有官能的完美均衡；不均衡，则为精神错乱，只能是精神错乱，非精神错乱莫属。”

精神病医生将自己的这种新理论透露给教区主教洛佩斯。神父坦诚直言说：此论他尚未领悟，它可能荒谬透顶；即便不荒谬，理论如此庞大，也不应该立马开始实践。

“从现在的定义，亦即历代的定义来看，”他继续说，“疯癫和理性的界线划分得一清二楚，人人都知道什么样是精神错乱，什么样是理性。为何要逾越这道围墙呢？”

一丝笑意的模糊阴影从精神病医生那双细薄和不轻易启开的嘴唇上方掠过，既含有轻蔑，又杂有怜悯。但

是，从他那异乎寻常的心灵深处没有释放出一个字。

科学兴高采烈地伸手向神学求援，而且如此自信，有把握。结果，连神学本身也弄不清究竟是应该相信自己，还是应该相信科学。伊塔瓜依镇和全体居民处在一场天翻地覆的边缘。

第五章 恐怖

四天之后，伊塔瓜依镇的居民听到某个叫科斯塔的人被收容到绿色之家的消息时，个个目瞪口呆。

“简直不可能！”

“怎么简直不可能！就是在今天早晨被送进去的。”

“但是，他的确犯不上……太过分了！他干了这么多的……，，

科斯塔是伊塔瓜依镇上最受尊敬的居民之一。他从国王堂若昂五世那儿继承了四万金光闪闪的克鲁萨多金币。据这位叔父在遗嘱里对他所言，仅这笔钱生的利息就足够他生活到“世界末日”的来临。他飞快地接受了遗产，转身就开始化整为零，不收取分毫利息地统统借给别人，张三一千克鲁萨多，李四两千克鲁萨多，王五百克鲁萨多，赵六八百克鲁萨多。结果，五年之后，他已身无分文。倘若贫困骤然降临，伊塔瓜依镇的居民一定对此大为愕然。然而，它步履缓慢，科斯塔是从万贯家产到富

裕，从富裕到小康，从小康沦为贫困，逐渐败落的。五年前，一旦他出现在街头巷尾，人们争先恐后，纷纷向他躬身脱帽致意。同样的一些人，现在却无拘无束地拍打他的肩膀，用手指弹击他的鼻尖，同他开庸俗不堪的玩笑。而科斯塔则始终谦和，乐观，笑颜常开。他甚至没有发现这些对他不太礼貌的人正是那些拖欠他的债务尚未偿还者。相反，科斯塔接待他们的热情仿佛比昔日更高，对待他们更加谦让。一天，有个永远无法偿还债务的欠债者向科斯塔投来一个粗鲁的玩笑，他一笑了之。此时，有个对科斯塔心怀不满的人带着某种恶意说道：“您之所以容忍这家伙，是为了看看他能否偿还您的钱。”科斯塔分秒未停，立马朝那名欠债者走去，宣布免掉他的债务。“这不奇怪，那位居心叵测者又说，科斯塔之所以撒手这颗星星是因为它远在天空。”科斯塔目光犀利，意识到他不仅全盘否定了这一举措的价值，而且还想将把他未收回的债务统统一笔勾销的企图强加给他。科斯塔也是位具有荣誉感和发明创造精神的人，两个小时之后，他找到了一种证明这种污辱不该落到他头上的办法：他掏出数枚多布朗金币，又借给了那位欠债者。

“现在，我希望……”他心里思索着，但是未把话说完。

科斯塔的这一最后举动使那些轻信者和不轻信者双双心服口服。对这位配受尊敬的居民的豪爽侠义，任何

人不再有任何的狐疑。鉴于生活日益拮据，他脚穿一双破烂凉鞋，身披补丁摞补丁的披风出入家门，把穷困带到大街小巷，再原封不动地又带回家里。在这期间，那个心怀不满者的想法像条蛀虫，不停地啃咬着科斯塔的心灵。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三个月之后，正是这名对他心怀不满的人登门向他求借一百二十克鲁萨多，并且承诺两天后如数奉还。这一百二十克鲁萨多是他继承的巨额遗产的残余，但同时也是一种高雅的报复手段。科斯塔立即把钱借给他，而且不要分毫利息。不幸，他未来得及得到偿还；五个月之后，他被收容到绿色之家。

人人都可以想象，当伊塔瓜依镇听到这一消息时人们惶恐不安的情景。人们相见，没有别的话题，说的都是科斯塔疯了，有人说是正在吃午饭时，有人说是在黎明时刻。有人说发作时暴跳如雷、大哭大喊，样子十分可怕，也有的说发作时温文尔雅，甚至十分讨人喜欢。总之，版本不一，众说纷纭。有许多人跑到绿色之家，找到可怜的科斯塔。他神色平静，说话有条不紊，清清楚楚，而且还问到为何缘故将他送到那儿，他感到有点奇怪。有几个人甚至去找精神病医生，想问个究竟。巴卡马尔特大夫称赞这种尊敬和同情，但是，他说科学就是科学，他不能把一名丧失理性的人遗弃在街头。为科斯塔说情的最后一个人（因为在我讲述完这件事之后，再没有人敢找这位可怕的精神病医生了），是位可怜的妇女，科斯塔的表姐。

精神病医生悄悄地告诉她说，这位令人尊敬的人未处在智力官能的完全均衡状态，他如何挥霍掉那笔巨大的遗产就是证明……

“不对！不对！”这位善良的女士用力打断他的话，“他如此迅速地把继承来的钱财挥霍一空，可过错并不在他。”

“不是他的过错？”

“不是，先生。我现在告诉您这是怎么回事。我已故的舅舅不是一个心肠不善的人，但是一旦发脾气，即便是见了圣体也不肯脱帽。有一天，也就是他咽气前不久，发现一个奴隶偷了他的一头牛，请您想想，他气成了什么样子。

他的脸变成了一个火红辣椒，浑身筛糠似的颤抖，口吐白沫。这种景象迄今我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有一个面貌丑陋、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来到他面前，向他讨杯水喝。我舅舅让上帝评说他的灵魂吧！回答他说，你到一条江里或者下地狱喝吧！这个人眼瞪着我舅舅，挥动拳头威胁着要揍他，并且诅咒道：‘您手中的全部钱财肯定持续不到七个年头零一天。此事千真万确，就像这个护身符！’随即他露出胳膊上的护身符。我的先生就是这么回事。那个该死的家伙的诅咒。”

巴卡马尔特把一双锐利的目光像利剑似的刺扎在这位可怜的女士身上。当她把话说完，他立刻彬彬有礼地

把手伸过去，仿佛她就是总督的夫人，被请去与自己的表弟见面谈话。可怜的她信以为真。精神病医生把她带到绿色之家，关闭在精神病患者的一间斗室里。

巴卡马尔特医生名闻遐迩，他这种蒙骗的消息在全镇居民的心灵上投下了恐怖的阴影，任何人都不肯最终相信精神病医生会无缘无故、无冤无仇地把一位头脑完全正常，其罪过只不过是为一个倒霉的人说情的女士囚禁在绿色之家。街头巷尾，理发店里，对此事议论纷纷；人们说精神病医生与科斯塔的表姐之间曾有过一段罗曼史，还绘声绘色地描述医生向她求爱的详细经过，以及科斯塔对他的气愤和表姐对他的蔑视。这就是他今天为什么要报复，原因一清二楚。然而，精神病医生的严峻和孜孜不倦的学习生活，仿佛推翻了这种设想。胡编乱造！这些说法无疑统统是别有用心者放出的烟幕弹。但是，轻信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人支支吾吾地说，他知道一些其他的事情，可又不能说出来，原因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他确实晓得，甚至可以对天发誓。

“您是他的知己朋友，不能把他们之间现在发生的事，以往存在的瓜葛告诉我们，什么原因……”

格里斯品·苏亚雷斯深深为之感动。这些焦虑的人，这些爱打探事情真相的人，这些惶恐不安的朋友们提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意味着公众的认同。不容置疑，精神病医生的心腹是他，是格里斯品，是药店老板，他是这

位伟大人物的合作者。随即，他拔腿跑回到药店。所有这些想法都展现在药店老板那张喜悦的大脸盘上和轻微的笑声里。他之所以笑，不言不语，是因为对他们的问题，他没作任何答复，只是含糊其辞，支吾一两个单音词，顶多是干巴巴的只言片语，再佐以忠厚的，经常的，频繁的，蕴含着即便忍辱负重、面对杀头的危险，也不会把科学的奥秘泄露给任何人的微笑。

“这里准有名堂。”那些心存狐疑的人这样想。

其中有一位不过如此想想而已，随后耸耸肩膀，拂袖而去。他有大堆个人的事要干。他刚刚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宅第。光是这座高大辉煌的楼阁就足以使过路的人群驻足留连。更有甚者，一是里边的家具，据说他是从匈牙利和荷兰进口的，因为所有窗户时刻敞开，从外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二是花园，它是艺术和爱好的精品佳作。此人发迹于制造驮鞍。昔日，梦寐以求的就是有朝一日有所富丽堂皇的府宅，一座繁花似锦、草木葳蕤的大花园和一套珍贵的家具。今日，他仍旧埋头制造驮鞍，然而有时会停下手里的活儿，美滋滋地欣赏自己的新房舍。它是伊塔瓜依镇的第一座，比绿色之家更宏伟高大，比镇政厅大厦更为豪华壮丽。该镇居住的名人们心里想到这所房子时，或者说到这所房子时，或者称赞这个驮鞍制造者——一名普普通通的制造驮鞍者的住宅时，总会发出“天哪！”的叹息声。他们中间有人落泪，也有人切齿。

“他正在那儿发愣。”上午过路的行人这样说。

的确，上午仰面躺在花园中间，如痴似醉地长久欣赏着自己的房舍，直到有人来唤他回去进午餐为止，这已成为马特乌斯的习惯。邻居们虽然当面怀着某种敬意同他打招呼，但是背后却讥笑他，也已成为一种喜好。其中一位邻居甚至说，倘若马特乌斯是为自己制造驮鞍，他一定更加节约一针一线，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富翁。这句挖苦话虽然有些晦涩难懂，却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现在马特乌斯在那儿已成为一个被欣赏的对象。”
下午，过往的路人说。

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是因为下午当家家户户出门散步（晚饭吃得早）时，马特乌斯习惯站在窗户的正中间。地方显眼，背景阴暗，他身着洁白的衣衫，摆出一副大老爷的架势，站上两三个小时，直到夜幕完全降临。即便他对任何人，甚至对药店老板和洛佩斯神父这两位最要好的朋友都死不承认，然而马特乌斯的真正用心恰恰是要成为人们景慕和嫉妒的对象。但是，每当精神病医生对药店老板说，驮鞍制造者马特乌斯如此酷爱石头，兴许患有他不久前发现和正在研究的石头狂热症时，药店老板总是一口否定，辩解不外乎是一个：观赏自己的房子的事……

“不对 先生。”格里斯品·苏亚雷斯立即果断地回答道。

“ 不对？”

“ 您一定得原谅我。您或许不知道，他每天上午是查看房屋，不是在欣赏它；下午，是其他人在观赏他和那座建筑。”同时，还讲述了每天从下午开始到夜幕徐徐降为止这个驮鞍制造者的生活习惯。

一种科学性的快乐感使西蒙·巴卡马爾特的眼睛变得更为明亮。或许他不了解驮鞍制造者的全部生活习惯，或许他询问格里斯品的目的只是想证实一下某个不肯定的消息或者没有根据的怀疑。格里斯品的解释使这位精神病医生心满意足；然而，作为学者，他正在享受自己独特的不动声色的快乐时，丝毫没有觉察到药店老板怀疑他抱有险恶用心的神情。与此相反，下午，精神病医生请格里斯品赏光，一道散步。天哪！这可是西蒙·巴卡马爾特头一次给他这个心腹这么大的荣誉。格里斯品受宠若惊，浑身颤抖，说行，说他时刻恭候。这当儿，打外边走进两三个人，格里斯品心眼里恨不得立刻将他们轰赶出去；他们的到来不仅拖延了去散步的时间，而且还有可能使西蒙·巴卡马爾特选择其中某个人陪同自己，把他丢在一边不用。急人哪！多么折磨人！最后，这些人终于离去。精神病医生和药店老板一前一后朝驮鞍制造者的宅第走去。医生看见驮鞍制造者倚在窗口站着，于是便在楼前走过来走过去，计有五六回之多，每次都步履徐缓，走走停停，认真观察他的各种姿态和面部表情。倒霉

的马特乌斯，一旦发现自己居然成了伊塔瓜依镇头号人物好奇或者欣羡的对象，便立即倍加表现，给自己的姿态来了个画蛇添足……可悲！可悲！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为自己的命运赢得了一个归宿；第二天，他就被送进绿色之家。

“绿色之家是座私人监狱。”一位没有诊所的医生说。

这种看法很抓人心，一传十，十传百，如此迅速地传扬，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私人监狱，这就是在伊塔瓜依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们反复重述的词语。的确是出于担心害怕，因为一个星期以来，继倒霉的马特乌斯被抓走之后，又有二十多人被送进绿色之家，其中两位或者三位还是镇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精神病医生再三告诉大家说，他们是作为病理学的病例被收容的。可相信他话的人为数寥寥。各种各样的说法纷至沓来，接连不断。报复、贪图金钱、上帝的惩罚、医生本人的偏执以及里约热内卢为铲除伊塔瓜依镇上出现的任何繁荣昌盛的萌芽而制定的秘密的计划，因为它有一天可能萌发并长成参天大树，开花并结出使该城为之羞愧的果实。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种解释，然而莫衷一是，因为它们都是些居民每天想象的产物。

恰恰在这当儿，数个星期之前离开伊塔瓜依镇前往里约热内卢游览的精神病医生的太太、姑姑、格里斯品·苏亚雷斯的妻子以及所有的或者几乎是所有的随行人员

回来了。精神病医生率领药店老板、洛佩斯神父、镇政厅委员以及政府其他要员前去迎接。堂娜艾瓦丽斯塔见到丈夫的那一瞬间，被编年史家视为男人道德史上最崇高的时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两种性格，两种各走极端的性格，两种超凡脱俗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堂娜艾瓦丽斯塔尖叫一声，结结巴巴只说了一个字，就一头扑到丈夫怀里。这一动作除了用饥饿的雪豹扑向一只斑鸠来比喻外，再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来形容了。然而，著名的巴卡马尔特医生则不是这样。他冷若冰霜，好似个诊断病情的医生，须臾不能离开科学的严肃性，他把两只胳膊伸向太太。接着，她倒在他怀里，昏迷过去。一场短暂的故事。两分钟过后，堂娜艾瓦丽斯塔接受朋友们的欢迎问候。而后，人们列队起程回府。

堂娜艾瓦丽斯塔是伊塔瓜依镇的希望；人们把减少绿色之家带来的灾难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家家户户的窗户上挂满丝绸彩带，人们拥挤在街道两旁，挥动手中的五彩缤纷的三角形小旗和花束，向她热烈欢呼的原因。堂娜艾瓦丽斯塔把胳膊搭在洛佩斯神父的胳膊上——因为大名鼎鼎的精神病医生把夫人托付给这位教区主教，自己迈着沉思的步履，尾随其后，陪伴着他们——左顾右盼，用好奇、不安和趾高气扬的目光扫视着路两侧的人群。教区主教自从前一任总督上台执政，没有到过里约热内卢，所以不停地打听有关该城的情景，堂

娜艾瓦丽斯塔兴致勃勃，热情回答说：它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公共花园已经竣工，景色优美，像是个琼阁仙境。她多次前往观赏。此外，还有夜色美丽的大街，海番鸭喷泉……啊！海番鸭喷泉！真像海番鸭，用金属制作，水从嘴里往外喷射，是最讨人喜欢的东西！教区主教说：是的，既然里约热内卢昔日就是一座风光旖旎的城市，它今天应该是更加美丽了；这毫不奇怪，它比伊塔瓜依镇大，再者，又是政府所在地……但是，也不能说伊塔瓜依镇丑陋，它有漂亮美观的房屋，有马特乌斯的府第，有绿色之家……“关于绿色之家，”洛佩斯神父非常巧妙地把话题转到要说的事宜，“太太回来看到的绿色之家已是挤得满满当当。”

“是吗？”

“千真万确。连马特乌斯也在那儿……”

“是那个驮鞍制造者吗？”

“是那个驮鞍制造者。还有科斯塔、科斯塔的表姐、张三、李四……”

“他们都是疯子？”

“或者差不多是疯子。”神父婉转地回答道。

“可这是怎么回事呢？”

教区主教绷着嘴角，模样像是茫然一无所知，或者是不愿开口道出实情。总之，是个空洞洞的回答，如果不能向第三者重复，那是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所有那些人统

统都失去理智成了疯子，堂娜艾瓦丽斯塔认为此事的确稀奇古怪；一个或者两个，还说得过去，然而全都疯了吗？不过，她很难对此产生怀疑，丈夫是位学者，没有疯癫的确凿证据，他是不会随便把任何人收容到绿色之家的。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教区主教最后吞吞吐吐地说。

三个小时之后，大约五十位宾客坐在了西蒙·巴卡马尔特家里桌子的周围。那是为洗尘举办的晚宴。堂娜艾瓦丽斯塔是祝酒词、演说、各种品位的诗作、比喻、夸张、寓言故事等理所当然的主题，成了另一位希波克拉底的夫人、科学的女神、天使、神仙、曙光、慈悲、生命和安慰。按照格里斯品·苏亚雷斯谦虚的说法，她的眼睛里带着两颗星星，而一名镇政厅委员则说，她的眼睛是两个太阳。精神病医生听着吹捧感到有点厌烦，然而这种不耐烦还没有达到令他人察觉到的程度，最多是他对着妻子的耳朵说，修辞学允许这些毫无意义的肆意夸张。堂娜艾瓦丽斯塔费了好大的劲才同意丈夫的这种看法；但是，即便扣除四分之三的褒扬，剩余的也足以令她神魂颠倒和飘飘然了。例如，有个演讲人，叫马丁·布里托 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地地道道的公子哥儿，在情场身经百战 风流韵事数不尽 说不完。他朗读一篇颂词 说 堂娜

艾瓦丽斯塔的诞生只能用最罕见的挑战来解释。“上帝把宇宙交给男人和女人之后，”他说，“又把这块钻石和这颗神冠上的珍珠交给他们（演讲人洋洋得意地把这句话的声音从桌子的这一端拖长到桌子的另一端），上帝想战胜上帝，创造了堂娜艾瓦丽斯塔。”

堂娜艾瓦丽斯塔做了个示范性的谦虚动作，把头低下。有两位太太认为小伙子的阿谀奉承过分，有些胆大妄为，所以把目光射向男主人，看看他的反应。她们的确觉得精神病医生的神情布满着狐疑、威胁，可能还有些恼怒。两位太太想，小伙子的胆量太大了，不约而同地乞求上帝把任何可能发生的悲剧性的插曲迁移开来，或者起码把它推迟到明天。是的，但愿推迟到明天。两位太太中，有一位心地最为善良，她甚至自己推想，堂娜艾瓦丽斯塔不配得到任何的怀疑，因为她长得既没有诱人的魅力，也不妩媚动人，只不过是平平常常的女人的确，倘若世界上的喜好都一模一样，还会情人眼里出西施吗？这种想法使她再一次浑身哆嗦，尽管没有前一次那么厉害。之所以比前一次轻微，是因为精神病医生此时正朝着马丁·布里托微笑，非常激动地走到他的身旁，谈论他刚才的演说。精神病医生不否认小伙子的演说是篇光辉的即兴作品，充满了华丽的辞藻。有关堂娜艾瓦丽斯塔出生的主题是他本人的，还是从某位作家那儿抄袭的？……不，先生，是他本人的构思，是他在当时那一刹

那间寻觅的，他认为这种主题适应于听众兴奋的局面。再者，他宁愿旁人说他的构思是大胆的，也不愿听说它是温柔缠绵或调趣逗乐的。马丁·布里托本可以做一位史诗诗人。譬如，有一次他写过一首有关庞巴尔侯爵垮台的颂诗。他在诗中说这个首相是个“对子虚乌有都极其残酷的苍龙”结果被“攥在一起的复仇手指”捏得粉身碎骨。除此以外，他还写有其他多首非同凡响的诗篇；他喜欢做超凡脱俗的想象，喜欢有宏伟壮丽的憧憬……

可怜的小伙子！精神病医生这样想。他继续默默思忖：是个大脑损伤的病例，症状不严重，但是值得研究……

三天之后，当堂娜艾瓦丽斯塔得知马丁·布里托被送到绿色之家的消息时，惊呆了。一个有着如此美妙构思的小伙子！两位太太把精神病医生的这种做法归结于他的妒忌。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因由。小伙子的演说的的确是大胆得有点出格了。

妒忌吗？那么令人肃然起敬的若泽·博尔热斯·多·科托·莱迈、遐迩闻名的幽默大王麻纱布商人西哥、书记官法布里西奥，以及其他一些人紧跟着被送入绿色之家的事又做何解释呢？恐怖的气氛进一步加剧。已经说不清谁是健康的人，谁患了疯癫症。一旦丈夫出门，妻子总要吩咐给圣母点亮一盏明灯。然而，并非所有的丈夫都是大胆的男子汉，没有一两个勇敢无畏的人陪同，有的竟

然不敢迈出大门一步。恐怖的确笼罩着整个伊塔瓜依镇，凡有能耐者，纷纷想方设法迁到其他地方安家落户。有一名逃难者仅仅离开伊塔瓜依镇两百步远，就被抓住。他是个三十岁的年轻人，模样可爱，正在谈情说爱，人很斯文，彬彬有礼到不脱帽鞠躬九十度绝对不向他人致意。在大街上，他会不惜跑上二十到四十米的距离，去握住一位庄严男人或者一位女士的手。有时，也会像去握住那名外来法官的儿子的手一样，跑上几步去握一个三尺孩童的手。他喜欢客客气气，以礼待人。再者，他的人缘之所以好，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罕见的个人天赋，还由于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 面对一次、两次、四次、六次拒绝或者冷落慢待，他从不灰心丧气。一次偶然机会，他走进一所宅院，就再未离开它，他的举止如此文雅，连主人们也不许可他离去。这个人就叫吉尔·贝尔纳尔德斯。尽管吉尔·贝尔纳尔德斯知道他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有一天当人们告诉他精神病医生已经注意到他时，他感到心惊肉跳。第二天黎明时分，从镇上逃跑，可是立刻就被逮住，送进绿色之家。

“我们应该立刻结束这样的事！”

“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打倒独裁！”

“武断专横！残暴！杀人狂！”

这不是大街上的呐喊，而是房屋内的叹息。然而，高

声呐喊的时刻将飞快来临。恐怖愈演愈烈，造反的时刻日趋临近。理发师波尔菲里奥咬牙切齿，极其愤怒地在理发店内阐述向政府请愿、将西蒙抓起来，并且流放到边远地区的主张。不过在他之前，一些人的头脑里已产生过这个念头。请大家注意，本书故事阴暗忧伤，可这一页是它最纯洁明亮的一页。请大家注意，自从绿色之家开始住得满满当当之后，由于请理发师放血的人络绎不绝，所以他财源滚滚。“但是私利，”他说，“应该给公利让路。”他还补充说：“必须打倒这个独裁者！”请大家注意，正是在第二天，当西蒙·巴卡马尔特把一个与理发师波尔菲里奥一道拿着一张诉讼状、名叫科埃略的人收容进绿色之家时，他喊出了这个口号。

“你们谁能告诉我科埃略在哪件事上发疯了？”波尔菲里奥大声问道。

没有任何人吭声回答他。人们反反复复说科埃略是个大脑十分健全的人。他同理发师波尔菲里奥一道带来的那份有关镇上土地的诉讼状是许可证行文含混不清的产物，并非是他觊觎土地，或者对某人仇恨。不贪财图利是科埃略优秀的品德之一。对他不满意的人也有，但屈指可数。这些人自称寡言少语，或者以忙碌为由，只要远远地看见科埃略，便立刻转身拐进街角，或溜入商店等。的确，科埃略喜欢漫长的聊天，喜欢天南海北地穷聊。因此，他从不孤单，凡是会说两句话的人，他都喜欢，但也不

鄙视其他的人。洛佩斯神父悉心研究但丁，是科埃略的死对头，他说，不朗诵和不修改这段诗文的人，他从未见过科埃略能放过他，诗文是这样说的：

那罪人^① 抬起他的嘴，放下他的肉酱，
在他仇人的头发上抹了一抹嘴唇。

但是，有的人知道这是神父对科埃略的仇恨，有的人则想，这是一句用拉丁文写的经文。

第六章 造反

大约有三十个人与理发师联合，共同书写了一份请愿书，呈交到镇政厅。

镇政厅拒绝接收，说：绿色之家是一个公共机构，科学不能够通过行政表决来修改，更不用说通过上街的行为。

“请大家回去干活，”镇政厅主席最后说，“这是我们给你们们的劝告。”

请愿者怒火万丈。理发师宣布：不久他们将高举造反的大旗，捣毁绿色之家；伊塔瓜依镇不能再继续充当专横跋扈者研究和试验的一具尸体；许多受尊敬的人，其中有些是著名的人士，另外一些人虽然平庸无奇，但配受尊

此处神父以“烦人的家伙”取代“罪人”，意在讽刺科埃略。

重，他们现在都被关闭在绿色之家狭小的斗室里；精神病医生科学上的专制独裁与贪财图利交织在一起，因为这些疯子，或者所谓的疯子都不免费治疗，他们的家属得向精神病医生交钱；倘若没有家属，则由镇政厅向精神病医生交纳……

“这是凭空捏造！”镇政厅主席打断他的话。

“凭空捏造吗？”

“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前，我们收到这位著名医生的一份公函，他对我们声明说，他正在进行一些具有极高心理学价值的试验，不再领取镇政厅表决通过给他的薪俸，同时也将不从病人家属那儿收取分文。”

如此崇高和如此纯洁的行为，这一消息的确使造反者的心灵有点震惊。肯定，精神病医生可能犯下错误，但是，激励他的，除了对科学的兴趣，别无他物。为了证明他错了，除上街闹事和大喊大叫外，还需要点什么。镇政厅主席说这番话时，镇政厅内响起一片掌声。凝思了一阵之后，理发师说，他肩负着大家的重托，要亲眼目睹捣毁绿色之家——“这座人的理智监狱”。这种说法是他从当地一位诗人那儿听来的，现在他重复时语气特别强调，不然就不能恢复伊塔瓜依镇的平静。说完，一挥手，大家转身尾随他离开了镇政厅。

请读者想象一下镇政厅委员们的处境。迫在眉睫的，是立即阻止群众集会、造反、斗争和流血。为了乱上

添乱，刚才还在为镇政厅主席讲话鼓掌的一位镇政厅委员现在听到理发师把绿色之家称为“人的理智监狱”觉得这个名称中听，妙极了，因而改变了立场。他发表意见说，他认为采取某些措施缩小绿色之家的规模不失为上策。镇政厅主席被他的讲话激怒，用强烈的言词表示出其震惊。因此，这名镇政厅委员又发表了下列看法：

“我对科学一窍不通。但是，如果如此众多的在我们看来是些头脑健全的人被当作疯子囚禁，有人会向我们断言，真正疯癫者不正是这位精神病医生吗？”

塞巴斯蒂昂·弗雷塔斯是名持不同政见的镇政厅委员，有演说的天才。他又讲了一阵。虽然用词谨慎，但却语气坚定。其他的镇政厅委员们面面相觑。镇政厅主席请求他至少做一个遵守社会秩序和法律的表率，莫要在大街上宣扬他的主张，不要支持和鼓动造反，因为眼下这场造反可能成为引发各地造反的火种，造成燎原之势。主席的这番话稍稍抵消了塞巴斯蒂昂·弗雷塔斯讲话的影响力。他答应中止任何行动，但保留通过法律手段要求缩小绿色之家规模的权利。他痴情地在心中重复道：“人的理智监狱！”

与此同时，上街的人数急剧增加。跟随理发师的已经不止三十人，上升到三百人。理发师的昵称应在这儿提上一提，因为造反也是以他的昵称命名的。人们叫他“玉米面糊”。因此这场运动也以“玉米面糊”的造反而

闻名遐迩。造反的规模可能很小，因为许多人或者由于害怕或者囿于教育习惯，没有加入到上街的行列。但是，思想感情是一致的，或者几乎是一致的。三百个人浩浩荡荡奔向绿色之家。虽然巴黎市与伊塔瓜依镇有天壤之别，但他们仍可与攻占巴黎巴士底狱的人流相提并论。

堂娜艾瓦丽斯塔在造反队伍到来之前，已经得知造反的消息。那是一名她收养的穷人家的女孩子来告诉她的。当时，她正在试穿从里约热内卢带回来的三十七套丝绸裙中的一套，对此消息也不愿意信以为真。

“肯定是一些纵情吃喝玩乐之徒。”她边说边移动一个别针的位置，“贝内迪塔，你看看这条线好吗？”

“好，太太。”这位贴身黑女奴蹲在地上回答说，“好，太太稍微扭点身子。成，很好。”

“不是纵情吃喝玩乐之徒，不是，太太。他们高呼：‘处死巴卡马尔特医生！处死专横跋扈的家伙！’”一名黑人男孩惶惶不安地说。

“住嘴，笨蛋！贝内迪塔，你从左边瞧瞧。你不觉得缝得有点歪斜吗？蓝色的条纹没能一直向下走，这样很难看，必须拆掉再缝，左右两边得对称，而且……”

“处死巴卡马尔特医生！处死专横跋扈的家伙！”三百人振臂齐声怒吼。造反的队伍潮水般地涌入新街。

堂娜艾瓦丽斯塔吓得脸面煞白，没有一点血色。开初，她腿不能挪动一步，胳膊不能抬起，恐怖感使她愣住

了，一动不动。贴身黑女奴下意识地朝后院大门跑去。至于堂娜艾瓦丽斯塔刚才不信任的那个黑人男孩，看到现实已来证实他刚刚说过的话，骤然间有一阵胜利的喜悦。然而，那是一种觉察不到的内心深处一阵精神喜悦。

“处死精神病医生！”呼喊的声音更加临近了。

如果说堂娜艾瓦丽斯塔不能轻易地抑制住喜悦带来的感情激动，却善于自如地应付危险的时刻。她没有吓得昏倒在地，而是飞快地朝丈夫正在进行学习研究的内厅跑去。当她慌里慌张进去时，这位著名的医生正在伏案阅读阿威罗伊^①的著作。他沉浸在思索里，目光淡然而呆滞，一会儿抬头仰望天花板，一会儿眼睛又离开天花板盯着书本。这双眼睛对外界的现实很茫然，可对于深奥的脑力著作，则明察秋毫。堂娜艾瓦丽斯塔两次呼唤丈夫，他均未听见。第三次，他才听见，问她有何事，是否生病了。

“您没有听到这些口号声吗？”可敬的夫人眼泪汪汪地问道。

这时，精神病医生才侧耳倾听。口号声已临近家门。喊声可怕，令人毛骨悚然。他一切都明白了，从坐着的靠

阿威罗伊，十二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医生和哲学家。他的哲学学说倾向于唯物主义和泛神论。

椅上站起来，合上书本，迈着坚定和沉稳的步子，走到书架旁把书放好。鉴于该部书的插入与左右相邻的两册书不在一条线上，西蒙·巴卡马尔特还十分认真地纠正了这种微不足道然而挺有意思的缺点。接着，他通知妻子，要她住进绿色之家，要她什么事也别干。

“不成，不成，”可敬的夫人苦苦哀求道，“我宁愿死在您的身边……”

西蒙·巴卡马尔特坚持说不行，说不是去死。又告诉她说，即便死在那儿，他也是以生的名义要她去的。倒霉的太太只好哭泣着顺从地把头缓缓低下。

“捣毁绿色之家！”玉米面糊”们齐声高呼。

精神病医生往前阳台走去。他到达时正值造反的人群来到大门口。三百名请愿者的目光里闪烁着公民道德准则的职责，同时也含着失望的阴云。精神病医生的身躯刚刚出现在阳台上，“处死他！处死他！”的喊声四起，响成一片。西蒙·巴卡马尔特做个手势，请求让他说话。造反人群愤怒的吼声盖住了他的声音。这时，理发师挥动手中的帽子，要求吵嚷的人群安静下来。朋友们听从他的指挥肃静后，他对精神病医生说他可以讲话了。但是，紧接着又补充说，请他不要像以往那样，再拿人民的忍耐当儿戏了。

“我只说两句。倘若有必要，我甚至可一句也不说。我首先希望知道的，是你们想要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要，”理发师激愤地回答说，“我们命令你把绿色之家立刻拆除，或者起码把关在里面的那些倒霉的人们释放出来。”

“我不明白。”

“专横跋扈的家伙，你心里非常明白。我们要给遭到你仇恨、受你任意摆弄、供你赚钱的那些受害者以自由。”

精神病医生嘿嘿一笑。但是，这位伟大人物的笑不过是两三根肌肉一次轻微的收缩，在这群人的眼睛里是个看不见的东西；他微微一笑，然后回答道：

“我的先生们，科学是件严肃的事，得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除了科学大师和上帝之外，我是不会把我作为精神病医生一举一动的理由向任何人透露的。倘若你们想改进绿色之家的行政管理，我时刻准备着听从你们的吩咐；但是，倘若你们要求我把我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那是痴心妄想。我本可以邀请你们当中数人作为代表，随我一道去看看那些被幽禁的疯子，可现在我不邀请了，因为一旦邀请，就等于把我的一整套做法的理由告诉你们。对于那些外行人或者暴乱者，我永远不会这样做。”

精神病医生说完这番话之后，人们个个茫然发愣。显然，谁也没有料到他会如此理直气壮，更不会想到他会这样沉着镇静。然而，当精神病医生以极其严肃的神情向人群招手告辞，转身背朝大家，离开阳台缓步走进室内时，人们则目瞪口呆，惊奇到了顶点。理发师立刻醒悟，

挥动帽子，呼唤他的朋友们前去拆毁绿色之家。响应的声音稀稀拉拉，软弱无力。就是在这关键的时刻，理发师感觉到在他身上萌发了主宰伊塔瓜依镇的雄心壮志。当时他认为捣毁绿色之家消除精神病医生的影响他就有可能把持镇政厅的大权，控制住其他的权力机构，成为伊塔瓜依镇说一不二的人物；多年以来，他一直竭力拼搏，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能够包进封选票的蜡丸，抽签选举，当上镇政厅的委员。可是，他被拒在门外，原因是他的社会地位卑微，与如此高贵的职位不相匹配。眼前的机会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者，在这场上街的运动中他走得如此之远，一旦失败，他可能坐牢，也可能上绞刑架或者被流放。不幸的是，精神病医生刚才的答复把他的追随者们的一腔愤怒给平息了。理发师刚刚觉察感到怒不可遏想朝他们大吼：“卑鄙无耻的家伙胆小鬼！”但是，他压制住心中的怒火，这样说道：

“我的朋友们，我们要斗争到底！拯救伊塔瓜依镇的使命落在你们尊贵和英勇的肩膀上。我们要把囚禁你们子女和父母、你们兄弟和姐妹、你们亲戚和朋友，以及囚禁你们自己的监狱彻底捣毁。不然，你们就会在那个卑鄙家伙的地狱里饿死、渴死或者被皮鞭抽死。”

人群骚动起来。有的交头接耳，有的高声怒吼，有的挥舞拳头。人们聚集在理发师的周围。刚才陷入轻度昏迷的暴动，现在苏醒过来。造反的人群威胁着要去把绿

色之家夷为平地。

“我们走！”波尔菲里奥一边呼叫，一边挥动手中的帽子。

“我们走！”大家齐声应道。

一桩意料不到的事使他们驻足停步：是一队龙骑兵急行军开进了新街。

第七章 意料不到的事

当龙骑兵来到“玉米面糊”们面前时，他们顿时怔住了。“玉米面糊”们不敢相信会来一支政府的武装对付他们；可理发师一切都明白了，他在等待。龙骑兵停止前进，上尉连长命令人群立即散去。尽管一部分人准备离开，可另一部分人坚决支持理发师。这时，理发师的回答可谓气壮山河：

“我们坚决不散去。如果你们要我们的尸体，就请动手搬吧；但是，你们只能搬运走我们的尸体，至于我们的荣誉、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权利，以及我们拯救伊塔瓜依镇的决心，你们是永远搬不动移不走的。”

理发师的这种回答是一点也不慎重的；同时也是非常不自然的。可以说是病症大发作时的怪念头。也可能是过分相信龙骑兵不至于会朝他们开火的结果。可是，上尉连长命令战士把子弹推上膛向“玉米面糊”们开火

时，这种自信顷刻化为泡影。这一时刻是难以描述的。造反人群怒不可遏，高声叱责；有几个人爬到附近房舍的窗台上，也有几个人拔腿逃窜，跑到大街之外。但是，大多数人怒气冲冲，义愤填膺，受理发师的鼓励而斗志昂扬。“玉米面糊”们的败局已定，情况紧急。恰恰这时，三分之一的龙骑兵突然哗变，跑到造反者一边，至于是什么原因，史书上没有记载。这支意料不到的援兵使“玉米面糊”们的斗志大受鼓舞，同时也大大挫伤了政府军的士气。那些忠实于政府的士兵没有勇气向自己朝夕相处过的同事开火，就纷纷朝他们奔去。结果，霎时间，事态大变，成了另一番景象。一方是上尉连长，加上稀稀拉拉几个战士，另一方是时刻威胁着上尉生命的密集的造反者人群。他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宣布投降，俯首把自己的指挥刀交给了理发师。

胜利的革命队伍连一分钟都未歇息，迅速把伤员安置在附近的居民家里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奔向镇政厅。人民和军队结成兄弟，亲如一家，高呼国王万岁，总督万岁，伊塔瓜依镇万岁，尊敬的波尔菲里奥”万岁。波尔菲里奥手执指挥刀，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操作如此娴熟，好似一把剃刀，只不过稍长一点。胜利把一个神秘的光环缠绕在他的前额。掌权的威严开始使他的腰板坚硬，笔挺。

镇政厅的委员们站在窗口看到人群和军队朝他们走

来，还以为是军队取胜，迫使造反人群屈膝投降了。于是，不再进行任何审查，立马回到会议厅，表决通过一份请愿书，请求国王下令多给龙骑兵多发一个月的军饷，“他们的骁勇善战拯救了被一帮叛乱分子推入地狱的伊塔瓜依镇”。这句话是塞巴斯蒂昂·弗雷塔斯提议加上去的。他本是个持不同政见的镇政厅委员，对“玉米面糊”们的袒护曾引起其他委员们的愤慨。但是，他们的希望立刻破灭。理发师万岁、镇政厅委员们该死、精神病医生该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给他们传递的是悲伤的消息。镇政厅主席并没有因此心灰意冷。“不管我们的命运如何，”他说，“我们应该随时记住我们要效力于国王 效力于人民。”塞巴斯蒂昂·弗雷塔斯转弯抹角地说，他先从后门出去，然后同那个外地法官商谈，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国王和人民大众效力。但是，镇政厅一致否定了他的建议。

过了片刻，在数名副官的簇拥下，理发师步入议会大厅，向他们宣布道，镇政厅已经垮台。镇政厅的委员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俯首听命，从这儿直接被押到监狱。这时，理发师的朋友们向他提出建议，要他以国王陛下的名义接管该镇的政权。波尔菲里奥并非不知道（他说过）政府首脑一职会带来许多棘手的事，可还是接受了。他还说，他不可能把朋友们的帮助支持拒之门外。对此，朋友们当即满口答应。而后，理发师走到窗前，向外边的人

民通报他们的这些决议。人民赞同，并对理发师欢呼雀跃，拥戴他为领袖。于是，理发师取名“代表国王陛下和人民的镇保护人”。立即颁布了新政府一系列重要的命令和官方的通告，并向总督报送了详细的呈文，一再表示坚决服从国王的命令。最后，向人民发布一项简短有力的宣言：

伊塔瓜依镇的居民们！

一个腐败和暴力的镇政厅曾阴谋策划反对国王陛下和人民的利益。社会舆论对它一致谴责。在国王陛下英勇无畏的龙骑兵的大力支持下，一部分居民终于将这一可耻的机构解散。全镇居民一致同意把此镇的最高指挥权委托给我，直到国王陛下屈尊任命一名能更好为国王陛下效力的人选为止。伊塔瓜依镇的居民们，我对你们的惟一请求不过是希望你们信任我，帮助我恢复被你们刚刚亲手推翻的镇政厅挥霍一空的国库。请你们相信，我会做出牺牲，请你们确信，国王将支持我们。

代表国王陛下和人民的镇保护人

波尔菲里奥·卡埃塔诺·达斯·内维斯

所有的人都觉察到有关绿色之家的事，这个文告里只字未提。有人说，这是理发师的阴险计划再明显不过的表露。更加令人感到危险的是，就在这些严重事件发生的期间，精神病医生又将七八个人关进了绿色之家，其中两名妇女，一个男子还与这位镇保护人沾亲带故。

此举并非挑衅，或者别有用心。但是，人们都认为精神病医生这样做是居心不良。整个伊塔瓜依镇的居民都渴望着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将精神病医生戴上脚镣手铐，把他那座阴森可怕的监狱夷为平地。

这一天欢欢喜喜地结束了。当手持木铃的传令官沿街宣读镇政厅文告的时候，人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街头，纷纷表示誓死保卫尊敬的波尔菲里奥。反对绿色之家的呼声寥寥，这说明人民相信政府会采取行动的。理发师发布政令，宣布那一天放假。同时，开始与教区主教洛佩斯商谈，目的是为了举行一次唱感恩赞美诗的宗教仪式。

理发师非常自信，他认为俗权和教权将结合成一体。然而，洛佩斯神父却公开拒绝对他支持。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尊敬的阁下都不会站到政府的敌对势力一边吧？”理发师说道，面容显得阴森恐怖。

对此，神父洛佩斯做了个没有回答的回答：

“倘若新政府没有敌对势力 我如何站位？”

理发师微微一笑。这可算句真正的大实话。除了上尉连长、镇政厅的委员们，以及镇上的头面人物之外，所有的人都欢呼拥护理发师。即便镇上的主要人物没有出来为他喝彩，可也没有站出来反对他。定粮价与监督度量衡的监督官们，无一例外，统统前来接受理发师的命令。就总体而言，家家户户都在乞求上苍为理发师降福，

因为他可能最终把伊塔瓜依镇从绿色之家和令人恐怖的西蒙·巴卡马尔特手里解放出来。

第八章 药店老板的痛苦

前一章里叙述的事件发生二十四小时之后，理发师带着两名传令士官从政府大厦——对原镇政厅大楼的更名——出来朝西蒙·巴卡马尔特的府第走去。他并非不知道，把精神病医生叫来，对政府才算得荣耀体面。可他担心这名医生不服从命令，因而不得不做出宽容和谦恭的姿态。

听说理发师正往精神病医生家里走去，药店老板惊恐的神情我在这儿就不描述了。“是去逮捕他的。”他这样想。于是，他痛苦倍增。的确，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药店老板受到的精神折磨是怎么形容都不足为过的。一个男人处在如此严峻的时刻，历史上从未有过。精神病医生的器重和厚爱将其召唤到这位医生一边；理发师的胜利又把他吸引过去。一则简单的造反消息就吓得他心惊肉跳，因为他知道人民十分痛恨这位精神病医生。但是，最终的胜利也是对医生的严重打击。他的妻子，一名男性十足的妇女，堂娜艾瓦丽斯塔亲密无间的朋友，曾多次对他说过，他的位置在西蒙·巴卡马尔特一边。与此同时，心底深处却向他高声嚷嚷，说不对，说精神病医生的

事业已经山穷水尽，说谁也不会自己动手把自己的身体捆绑到一具僵尸上。他回忆起洛佩斯神父几次惯常的报告会上，心想加图^①干过这样的事，千真万确；被打败的加图；但是，加图没有把自己绑在一项穷途末路事业上，他本人就代表穷途末路的事业，代表共和的事业；因此，他的所作所为是自私自利者的举动，是一个卑鄙的自私自利者的行为；而我的境况则迥然不同。可夫人在一旁絮叨个没完，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格里斯品·苏亚雷斯除了选择生病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他宣称自己病了，开始卧床不起。

“波尔菲里奥去巴卡马尔特医生家了，第二天妻子趴在床头对他说，有人陪他去。”

“去逮他的。”药店老板这样思忖。

药店老板浮想联翩。他设想，一旦精神病医生被捕，可能会有人来把他作为从犯也抓起来。这种想法是最好的发疱剂。格里斯品·苏亚雷斯从床上爬起来，对妻子说他已病愈要出门。尽管妻子竭力阻拦，再三反对，他还是穿戴整齐，出门走了。古老的历史学家一致说，药店老板的妻子认为丈夫会去堂堂正正地站到精神病医生一边的自信心极大地安慰了她；同时，这些历史学家也以极

^①加图（公元前96—前46），古罗马政治家，曾反对恺撒，得悉恺撒胜利，遂拔剑自刎。

其敏锐的目光洞察出一种幻想的巨大精神力量；因为，药店老板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政府大厦，而不是向精神病医生的宅第走去。进了政府大厦，他感到惊讶的是没有看到理发师，因为他来的目的，正是为了表示自己对他的拥护，解释清楚昨天之所以没来是因为生病的缘故。当时，他还使劲地咳嗽过几声。几位高级官员接待并听取了药店老板的这个申明。他们知道他与精神病医生有着亲密的关系，清楚得到他的拥护意义非同寻常，所以对他的接待格外殷勤周到。这些官员对格里斯品·苏亚雷斯说，理发师马上就回来，他阁下去绿色之家办重要的事了，但不会久留，立马就回来。高级官员们忙成一团，张三搬椅子，李四拿冷饮，王五称赞他。他们对这位药店老板说，尊敬的波尔菲里奥的事业是所有爱国之士的事业；对此，药店老板重复说，是的。他还说，他从来就没有往其他事上想过，说正是这样的事业才驱使他前来向阁下申明。

第九章 两个道地的病例

精神病医生没有任何延误，立刻接见了理发师；向理发师声明说，他没有办法抗拒，所以已准备好俯首听命。他只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不要强制他亲自参加捣毁绿色之家的行动。

“阁下误会了。”停了一阵后理发师说，“您的误会在于把肆意破坏的意图强加给政府。不管有否道理，舆论相信关在绿色之家内的大多数疯子是些头脑十分健全的人。但是，政府承认，这是个纯粹的科学问题，不打算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科学问题。再者，绿色之家是个公共机构，我们从已经解散的镇政厅手下原封未动地接收过来。现在，由于压力，必须得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来恢复群众的安定情绪。”

精神病医生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惊奇。他承认，他等待的是另一码事，是夷平收容院，是将他逮捕，是把他流放到荒漠莽原，以及其他种种酷刑，除了……

“阁下之所以感到奇怪，”理发师表情严肃地打断他的沉思说，“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政府的重大责任。人民为盲目的怜悯心所驱动，在这种情况下对您产生了合情合理的愤恨 要求政府发布命令 对您采取行动 但是 鉴于政府肩负的责任，它不应该这么做，至少是不应该完全这么做，这就是当前我们的处境。慷慨无私的革命群众昨天推翻了一个威信扫地和腐败的镇政厅。他们要求捣毁绿色之家的呼声很高。但是，消灭疯癫能够进入政府的意向吗？不能。倘若政府不能消灭疯癫，它起码能够鉴别疯癫，承认疯癫吧？也不能。疯癫属科学领域的学科。因此，在这个如此棘手的问题上，政府不能也不愿意排除阁下的协助。政府对您的要求是我们要以某种方式给人

民一些满意的答复。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携手合作，人民自然就会俯首帖耳地甘当顺民。如果阁下没有其他的方案，可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先把那些治疗好的病人和那些轻微的癫狂病患者放出来。这样做，既没有危险，我们又可显示出一些宽容和善意。”

“在昨天的冲突中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受伤？”过了两三分钟后，西蒙·巴卡马尔特问道。

理发师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然而，还是立即回答说：死亡十一人，受伤二十五人。

“死亡十一人，受伤二十五人！”精神病医生重复了三遍。

接着，他宣称理发师提出的方法在他看来欠妥，说他将寻思另外的方法，过几天后，再给理发师回话。与此同时，他就昨天发生的事，诸如进攻、防守、龙骑兵的支持、镇政厅的反抗等等向理发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理发师都一一详细地回答；但他着重阐述了镇政厅已经陷入威信扫地的境地。理发师承认，新政府本身还没有赢得镇上头面人物的信任，说在这方面，精神病医生可以大大施展自己的才能。理发师最后说：倘若政府能够得到伊塔瓜依镇他这位最高灵魂人物以及确实可靠地获得宗主国的尊重，而不是同情，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这番话丝毫没有改变这位伟大人物崇高和严峻的面容。他只是一声不吭地听着，不卑不亢，犹如一尊石雕的神

像，无动于衷。

“死亡十一人，二十五人受伤。”精神病医生把理发师送到大门口后，又重复说道，“这是两个道地的大脑疾病的病例。这个理发师两面三刀和厚颜无耻的症状是确凿无疑的。至于那些欢呼雀跃拥护理发师的人，他们的愚蠢，除了十一人死亡和二十五人受伤外，已再不需要其他的证明了。两个道地的病例！”

“尊敬的波尔菲里奥万岁！”在门口等候理发师的三十个人高呼道。

精神病医生通过窗户窥探外边的情景，看到理发师在同高喊口号的那三十人说话。讲话简短，他听到了结尾几句：

“……所以我要监督。你们可对此坚信不疑。我要监督实施人民的各种意愿。请各位相信我。一切都要以最完美无缺的方式实现。我仅仅要求大家守秩序。我的诸位朋友，秩序是政府的基础……”

“尊敬的波尔菲里奥万岁！”三十个人挥动着帽子，齐声高呼。

“两个道地的病例！”精神病医生喃喃自语道。

第十章 复辟

五天之内，精神病医生把大约五十名新政府的拥护

者关进了绿色之家。人民怒不可遏；政府茫然，不知如何采取对策。另外一名理发师，叫若昂·皮纳，在街头公开说“波尔菲里奥被西蒙·巴卡马尔特的黄金收买了”。这种说法把镇上那些一不做二不休的人团结到若昂·皮纳的周围。波尔菲里奥看到自己昔日剃刀的对手率领人民起来造反，立刻意识到如果不狠狠地打击精神病医生，失败的命运将是无法挽回的。于是，他颁布了两项法令，一个是取缔绿色之家，另一个是流放精神病医生。若昂·皮纳慷慨陈词，清楚地阐明波尔菲里奥的做法纯粹是装模作样，是欺骗，人民不应该相信它。两个小时之后，波尔菲里奥的政府可耻地倒台，若昂·皮纳接过了执政的艰巨任务。鉴于他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找到了上届政府的公告、给总督的奏文，以及开始工作时其他文件的草稿，便立刻将其复制，并张贴公布。历史学家们说，不言而喻，他把这些文件改头换面，把前一个理发师“一个腐败的镇政厅”的提法统统抹掉，一律改成“一个遭到法兰西各种邪恶学说毒害的篡权人和国王陛下最神圣利益的违背者”等等。

此时，总督派遣一支武装进驻该镇，并且恢复了秩序。精神病医生立刻要求将波尔菲里奥理发师，以及五十多名他宣布为精神失常的人交出来。这支武装不仅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而且还保证把在第一次造反时受伤，现在已康复的理发师的十九名追随者也交给他。

伊塔瓜依镇到了危急关头。可恰恰是在这紧急关头，西蒙·巴卡马尔特的影响达到了顶峰。凡是 he 想要得到的，都如愿以偿。这位尊敬的医生的权力很大，有说服力的证据颇多，最为明显的是镇政厅的委员们官复原职后，立即同意将塞巴斯蒂昂·弗雷塔斯也收容到了绿色之家。精神病医生获悉这名镇政厅委员的看法格外反复无常，认为它是一种病理学的病例，因而提出了此项要求。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药店老板身上。自从有人对精神病医生透露过格里斯品·苏亚雷斯曾经一度拥护过“玉米面糊”们的造反行动后，他就把他的这种拥护行为同他一贯对自己恭维，就连昨天还听到这些吹捧，加以比较后，立刻派人将他逮捕。格里斯品·苏亚雷斯对拥护“玉米面糊”们造反的事实供认不讳，但辩解说，他眼看这场造反胜利在望，面对一场恐怖运动，他不得不弯腰低头；同时，作为证明，还说他再没有其他任何举动，又补充说，他从政府大厦回家后，立刻病倒卧床不起。西蒙·巴卡马尔特没有驳斥他，但是对在场的人说，恐怖也是疯癫症的根源，说格里斯品·苏亚雷斯的病例在他看来就是最典型的一起。

但是西蒙·巴卡马尔特影响力最为突出的证明，是镇政厅把自己的主席也服服帖帖地交给了这位精神病医生。这位庄重的执政官曾在全体委员会议上声明说，为了洗刷“玉米面糊”们对他们造成的耻辱，流血不到三十

阿尔穆德^① 他是决不甘休的。出于对这种庞大气概的兴奋，镇政厅的秘书就把这番话告诉了精神病医生。西蒙·巴卡马尔特首先把这位秘书关进绿色之家；随后，径直前往镇政厅，向它宣布说，镇政厅主席患上了“斗牛的疯癫症”，鉴于对人民有裨益，他正打算研究此种病症。最初，镇政厅犹豫不定，但最后还是让步了。

从此以后，收容演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搜集。一个人连世界上最小的谎话都不能编造或者传播，更不用说编造和传播那些有利于编造者或传播者本人的谎言了。违纪者，立刻被送入绿色之家。编造谜语的人、编造字谜游戏的人、编造拆字法的人、搬弄是非的人、爱打听别人隐私的人、那些刻意考究自己服装打扮的人、少数趾高气扬的定粮价与度量衡的监督官，都逃不过精神病医生派往各地的使者的眼睛。精神病医生尊重谈情说爱的妇女，但决不放过卖弄风情的女人。他说，热恋的女人是屈服于理所当然的感情冲动，而卖弄风情的女人，则是抵御不住不良的嗜好。倘若一个男人吝啬得一毛不拔，或者大手大脚到挥金如土的地步，同样也得进绿色之家。因此，有人声称，什么是完全健康的头脑？不曾有过标准。个别历史学家认为，西蒙·巴卡马尔特的所作所为并非一贯光明磊落。为了给这种说法（我不知道是否能接受此种

^① 阿尔穆德，古时容量单位，一阿尔穆德约合二十五升。

说法)担保,他们列举事实,说精神病医生设法使镇政厅颁布一项政令,要求那些凡是没有书面或口头证明的人,一律在左手的拇指上戴个银戒指,以此说明在他们的血管内流淌着两个或三个盎司的哥特人的血液。这些历史学家还说,他之所以暗示镇政厅制订此项规定,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想让他的一位金银匠朋友兼干亲发笔大财。镇政厅的这项新政令公布之后,这名金银匠的生意的确红红火火,财源滚滚。但是,它给绿色之家带来的房客,也成群结队,络绎不绝,热闹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金银匠的买卖。因此,没有一点胆大妄为的劲头,就不可能阐明这位著名医生的真正目的。凡是戴银戒指者一律遭到逮捕,被收容到绿色之家,说到这一决定性的原因,在伊塔瓜依镇的历史上是最模糊不清的一页。最为貌似真实的看法是,他们之所以被收容,是因为他们不管在大街上还是在家里和教堂内走起路来一概是手舞足蹈,不成体统;只有疯子才整天不停地挥舞胳膊和蹦蹦跳跳。不管怎么着,这是个纯粹的猜测,没有丝毫断言的意思。

“这个人将在何处止步?”当地的头面人物议论纷纷,“哎 倘若当初我们支持‘玉米面糊’……”

一天上午——镇政厅应该举办盛大舞会的日子,当听到精神病医生连自己的妻子也关进了绿色之家的消息时,整个镇上的居民无不为之震惊。最初,没有人相信,认为是某个顽童想出来的恶作剧。然而,并非捏造,是确

凿的事实。昨夜两点钟，堂娜艾瓦丽斯塔被送进绿色之家。洛佩斯神父一路奔跑着来到精神病医生家里，小心翼翼地询问此事。

“我对她产生怀疑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丈夫一本正经地说，“她两次结婚，与丈夫生活简单朴素。可自从打里约热内卢回来之后，热衷于丝绸、毛料、花边和金银珠宝。简朴和豪华，两者是不可能调和的。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观察她。她的言谈话语都离不开这些物品；如果我给她说起古代的朝廷，她就立刻询问宫廷贵妇衣裙的款式；倘若我不在家时一位女士来拜访她，不等我开口询问她何人来访，她就滔滔不绝地给我描绘来者的衣着打扮，欣赏这样，不欣赏那样。有一天，我相信您这位最尊敬的神父大人肯定记得，她主动提出要年年为圣母马利亚做件裙子。所有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病兆。就是这天晚上，她的一举一动表明她已完全丧失理智。她挑来挑去 选定一套服装 熨平 点缀 准备穿上它去参加镇政厅举办的舞会。究竟佩戴红石榴宝石项链，还是蓝宝石项链？她踌躇不定。前天，她就问过我戴哪个项链，我回答她说，她无论戴哪个都漂亮。昨天，吃午饭时，她又问我同样的事。刚刚吃过晚饭，我发现她一声不吭，在凝神默思。‘怎么啦？’我问她。‘我想佩戴红石榴宝石项链 可觉得蓝宝石项链是那么的美丽！’‘那么 您就佩戴蓝宝石项链。’‘哎 可把红石榴宝石项链往哪儿放呢？’她拿不

定主意，就这样度过了整个下午。我们吃过夜宵，上床睡觉。夜阑人静，可能一点半钟左右，我醒来，不见她的踪影。我起床，往穿衣间走去，发现她站在穿衣镜前，手里拿着两副项链，一会儿试这副，一会儿试那副。显然，这是疯癫症。于是，我立刻将她收容到绿色之家了。”

洛佩斯神父虽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可也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不过，精神病医生还是觉察出他的不满。因此，进一步对神父解释说，堂娜艾瓦丽斯塔的病例属“挥霍无度型疯癫”并非不治之症，不管怎么着，是值得研究的。

“我打算六个礼拜内将她治愈。”他最后说。

这位著名医生的大公无私的品德，使他的形象更加高大。各种猜测、编派、怀疑，随着精神病医生毫不迟疑地把自己朝夕相处、倾心相爱的妻子送进绿色之家，统统烟消云散。任何人没有权利对他抗拒，更无权把与科学无关的种种企图强加在他身上。

他是一位严厉的伟大人物，系希波克拉底和加图两者的混合体。

第十一章 伊塔瓜依镇的惶恐

有一天，伊塔瓜依镇的居民听说绿色之家内的所有疯子统统要被赶到大街上时，个个惶惶不安。诸位读者，

现在就请您做好准备，来看看这种惶恐的情景。

“所有的疯子？”

“所有的疯子。”

“这不可能。几个还成，可所有的疯子……”

“所有的疯子。他在今天上午呈报给镇政厅的公文里是这样说的。”

的确，精神病医生给镇政厅呈报过公文。公文里说：一、他查看过镇上和绿色之家的统计数字，有五分之四的居民曾在该机构内呆过；二、按照他的大脑疾病理论，凡是智能均衡欠完善和绝对不完善的人，统统列在理智健全者之外。居民的这种迁移，迫使他审查这一理论的基础；三、从这次审查的结果和这些统计数字来看，他深信真正的理论不应是上述理论，而应是其对立面。因此，应该把智能不均衡视为正常和典型的现象，而把智能均衡持续稳定的种种情况一律作为生病的可能性对待；四、根据这种情况，他向镇政厅宣布说，他将给予绿色之家内那些囚禁者以自由，同时把那些处在智能均衡状况中的人收容到绿色之家内；五、为发现科学真理，他将不惜种种努力。同时，他希望镇政厅做出同样的奉献；六、为把这些假想的疯子安置到绿色之家，从镇政厅和私人那里收了钱。扣除这些所谓疯子的伙食、衣服等项实际的支出外，剩余退给原主。欢迎镇政厅派人检查绿色之家的账目和钱柜。

伊塔瓜依镇真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恐怖的心情不亚于这些假想疯子的亲朋好友迎接亲人离开绿色之家的喜悦。聚餐晚会、跳舞、张灯结彩、演奏音乐，应有尽有，统统是为着庆祝这桩释放的特大喜事。鉴于这些庆祝活动与我们的主题不相干，我在这儿就不描述它了。不过，这些活动着实轰轰烈烈、感人肺腑并持续良久。

人间的事就这样奔向前方！人们沉浸在西蒙·巴卡马尔特奏文所产生的喜悦里，谁也没有理会到第四条款中最后的一句话。可就在这句话里，隐含着未来的种种苦难。

第十二章 第四条款的结尾

彩灯熄灭了，许多家庭得以团圆，一切似乎都重新纳入昔日的轨道。社会秩序井然，镇政厅再度执政，毫无外界的压力。镇政厅主席和镇政厅委员弗雷塔斯都官复原职。理发师波尔菲里奥在这些事件中遭受苦难，正如一位诗人说及拿破仑那样，他“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不过，理发师经受的灾难还要多一层，因为拿破仑没有尝过关在绿色之家内的滋味。理发师认为，剃刀和理发剪刀的荣耀虽然黯淡失色，但他宁愿要这暗淡无光的荣誉，也不要光芒四射的权力灾难。无疑，他被起诉，但全镇的居民央求国王对他宽恕。结果，宣判无罪。考虑到若昂·

皮纳制服了一名叛乱分子，也被国王赦免。历史学家认为，我国谚语“强盗抢强盗宽恕一百年”，就渊源于这件事。这个谚语不道德，是的。然而，它大大的适用。

昔日，对精神病医生是怨声载道。今天，对他的所作所为连一点怨声都听不到了。不仅如此，自从精神病医生宣布绿色之家内的囚禁者头脑完全健康之后，这些人感激涕零，神情激扬。其中许多人认为，精神病医生应当受到一些非同寻常的表示。于是，就给他举办舞会。结果，舞会和晚宴是接连不断。据历史学家说，堂娜艾瓦丽斯塔最初产生过同精神病医生分居的想法，可失去一位如此伟大的人物作为伴侣可能造成的痛苦战胜了由自尊心生发的种种怨恨。结果，夫妻生活得比以前更加幸福美满。

精神病医生和药店老板之间的友谊照旧亲密，没有丝毫疏远。药店老板从西蒙·巴卡马尔特的呈文得出结论：谨慎小心是动乱年代头等重要的德行。他对精神病医生的宽宏大度赞不绝口，说精神病医生给他自由的同时，还向他伸出了老朋友的手。

“他是位伟大的人物。”谈到自己投靠过理发师那桩事时，他对妻子说。

至于说那个制造驮鞍的人、科斯塔、科埃略、马丁·德·布里托，以及那些在本书中特别提到的名字，就不必在此多费笔墨了。只要说他们可以按照昔日的习俗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就足以了悟。

马丁·德·布里托之所以被囚禁进绿色之家，是因为他发表过一篇演说，大肆吹捧堂娜艾瓦丽斯塔。而现在，他又发表一篇演说，颂扬这位遐迩闻名的医生说：“他的才能极其高超，羽翼凌空，翱翔在太阳之上，把地球上其他的人们甩在他的身躯之下。”

“我谢谢您的这番讲话。”精神病医生回应他说，“对于恢复您的自由，我尚未觉得懊悔。”

镇政厅对西蒙·巴卡马尔特的奏文早已答复过，但对第四条款后一句话保留着在适当时机制定出规定的权力。在这期间，对它进行立法。未经任何辩论，就出台了一项条例，授权精神病医生可以把那些拥有完全均衡精神官能的人收容到绿色之家。鉴于镇政厅有过一段酸楚的经历，所以该条例规定，授权是暂时性的，仅限一年，目的在于试验这一崭新的心理学理论；倘若维持社会秩序需要，镇政厅可以在期满之前命令关闭绿色之家。镇政厅委员弗雷塔斯也建议发表一项声明，明确规定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得把镇政厅的委员收容到精神病院。镇政厅委员加尔旺虽然对此强烈反对，建议仍被采纳，表决通过，并列入镇政厅条令之列。这位执政官的主要论据是，既然镇政厅为科学实验立法，就不应该把自己的委员们排除在法律的约束之外；这种例外既可憎可恶，又荒谬可笑。说这后几个字的话音刚落，镇政厅委员们就一齐高声嚷嚷，反对他们这位同事的鲁莽和荒唐。

这名委员只好洗耳恭听同事们的教诲。最后，他只说了句：我反对这种例外。

“镇政厅委员的职务，既没有赋予我们任何特殊的权力，也没有使我们摆脱人的本质。”他最后说道。

西蒙·巴卡马尔特虽然接受此项条例，但十分勉强。针对把镇政厅的委员们排除在外的规定，他声明说：倘若他被迫无奈把他们收容到绿色之家，对他将是个巨大的痛苦；然而，该条例本身就是他们这些镇政厅委员们没有患上精神官能完全均衡病症的最好证明。镇政厅委员加尔旺恰恰相反，他的反对切中要害，他对同事们的抨击回击适度，这些都表明他的大脑组织完好无损。因此，精神病医生恳请镇政厅把加尔旺交给他。镇政厅更加觉得加尔旺委员刚才的言行使它的脸面蒙受了耻辱。于是，尊重精神病医生的要求，经表决，一致通过将他交出。

人们都明白，按照新的理论，单凭干过一桩事或者说某句话，是不足以把某人收容到绿色之家的，需要经过一段长期的检查，得对其过去和现在进行详实的调查。譬如，条例颁布后三十天，洛佩斯神父才被逮捕，药店老板的妻子四十天之后才被送进绿色之家。夫人被幽禁，丈夫勃然大怒，格里斯品·苏亚雷斯走在大街上，雷霆大发，气得说话时口吐白沫，逢人便声称他要把这个专横霸道者的两只耳朵给揪下来。有一个人，系精神病医生的冤家对头，在大街上听到这一信息后，把两人之间不和的

缘由置于一旁，立刻跑到西蒙·巴卡马尔特家里，把他时时刻刻都可能碰到的这一危险通告他。西蒙·巴卡马尔特十分感激冤家对头的这种行为。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足以使他了解冤家对头耿直的性格、善良的心肠、对人的尊重和厚道大度。他走上前去紧紧握住冤家对头的双手；而后，把他送进了绿色之家。

“这样的病例实属罕见。”精神病医生对一旁目瞪口呆的妻子说：“现在，让我们等候我们的格里斯品。”

格里斯品·苏亚雷斯进来了。痛苦战胜了恼怒。药店老板没有去揪掉精神病医生的两只耳朵。精神病医生安慰了自己的心腹，向他保证说：他夫人的疾病并非不可救药，她的大脑可能遭受到损伤，正准备给她做详细的检查；然而，检查之前，不能把她扔在街头。依精神病医生之见，让他们夫妻团圆是有好处的，因为丈夫的狡黠和卑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治疗精神病医生在她身上发现的心灵美。西蒙·巴卡马尔特说：

“白天，先生仍旧在药店工作，但是午饭和晚餐来这儿同妻子一道吃。夜晚、礼拜日和节假日，您得在绿色之家度过。”

这一建议把可怜的药店老板逼到了布里丹驴^①的

布里丹驴，将一头又饥又渴的驴置于草料和饮水之间，得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意即要么饿死，要么渴死。这种处境是十四世纪哲学家杰安·布里丹想象的，目的在于为无差别的自由进行辩解。

地步。他想同妻子生活在一起，可又怕再回到绿色之家。进退维谷，斗争了好一阵，直到堂娜艾瓦丽斯塔承诺负责探望女朋友，给他们夫妻双方互相传递口信，才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格里斯品·苏亚雷斯感激不尽，亲吻了她的双手。最后的这一举动，少气无力，属羞怯的利己主义，可在精神病医生眼里，它高雅豪爽。

五个月之后，绿色之家内已居住有十八人左右。但是西蒙·巴卡马尔特丝毫没有懈怠，他逐条街挨家挨户地察看、询问和研究。当他发现一个病人，立即带回，高兴的样儿同昔日那种赶羊似的大群大群收容的情景一模一样。虽然收容的数量前后不成比例，但却证实了他的新理论。最后，发现了真正的大脑病理学。一天，他终于能够把外地来的那位法官也囚禁到绿色之家。但是，这件事他做得极其谨慎，是在仔细研究过他的一举一动、询问过镇上的头面人物之后，才采取的一项措施。精神病医生准备再次收容那些精神官能完全不均衡的人，并且已经收容了一名律师。精神病医生获悉他的道德素质和精神素质失衡后，认为让这样的人随意在街头走动有害于社会治安，就派人将他逮捕。然而，警察不相信，请求做一试验。于是，他就去找一位因制造虚假遗嘱而被起诉的干亲，建议他找沙卢斯蒂安诺当辩护律师。沙卢斯蒂安诺正是这位律师的名字。

“那么您看怎么着？……”

“毫无疑问，去找他。无论如何，您得把事实真相向他和盘托出，将此案完全托付于他。”

干亲找到这位律师，对他坦白说自己伪造了遗嘱。最后恳求他担当辩护。律师毫不推辞，详细研究了大案案卷，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百分之百地证明遗嘱比真的还真。结果，法官郑重宣布被告无罪，遗产也落入他的手中。这位出类拔萃的法学家把自己的自由归功于这次试验。

但是，无论什么事都丝毫逃不过一个奇特和睿智的人的眼睛。西蒙·巴卡马尔特发现那名警察的勤奋、敏锐、耐心和谨慎，已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对他进行这种如此艰难和复杂试验的技巧和智慧，又深深为之叹服。因此，立马决定把他收容进绿色之家，可给他的是最好的一间斗室。

精神病划分等级，按级别居住。譬如，有谦虚型精神病患者，即身上这种心灵美占优势的那些疯子的居住区，容忍型精神病患者居住区，说实话型精神病患者居住区，简朴型精神病患者居住区，忠诚型精神病患者居住区，慷慨型精神病患者居住区，思维敏锐型精神病患者居住区，坦率型精神病患者居住区，等等。自然，囚居者的家属和朋友们高声呐喊，反对这种新理论，有的人甚至企图逼迫镇政厅吊销设立绿色之家的许可证。但是，镇政厅没有忘记镇政厅委员加尔旺说过的话。一旦撤销绿色之家的

许可证，镇政厅将会看到他官复原职，昂首阔步走在大街上。因此，镇政厅拒绝了他们的这项要求。西蒙·巴卡马尔特给各位镇政厅委员发公文，目的不是表示感谢，而是祝贺他们采取这种个人报复的做法。

镇上的一些要人对利用合法的手段已丧失信心，便秘密地求助于理发师波尔菲里奥，说倘若他能再次掀起一场反对镇政厅和精神病医生的运动，保证在人力、财力以及在朝廷内施加影响等方面给他种种支持。理发师回答他们说不成；说野心驱使他来到人间第一次干出违犯法律的事，可他早已痛改前非，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到他的追随者的意志是如何薄弱；说镇政厅允许精神病医生进行为期一年的新试验是明智的：让精神病医生试验，你等待期满，倘若镇政厅拒绝精神病医生的请求，他会再向总督提出；说他永远不会建议使用一种在他看来可能会在他手里失败的办法；说失败的代价是令他悔恨终生的大量死亡和伤残。

“您在跟我说些什么？”当一名秘密警察向精神病医生报告理发师同镇上的头面人物这场谈话的内容时，他问道。

两天之后，理发师被收容进绿色之家。“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这位不幸的人儿哀叹道。

试验一年的期限到了，镇政厅批准延期六个月，以便试验治疗的方法。伊塔瓜依镇镇志上这段插曲的结局是

如此井然有序，如此出乎意料，即使用十个以上的章节去叙述，也是当之无愧的。然而，只要有一章，即本书结尾这一章，和一例，即科学的信心和人的大公无私范例中最卓越的一例，我就心满意足了。

第十三章 还有呢！

轮到治疗了。西蒙·巴卡马尔特在发现病人方面，可谓孜孜不倦，目光敏锐。开始治疗这些病人时，他的敬业精神，他的投入更加异乎寻常。在这一点上，所有历史学家看法完全一致：尊敬的精神病医生进行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治疗，在伊塔瓜依镇赢得了人人称赞。

的确，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比它更加合理的治疗方法了。心灵美在每个病人身上是压倒其他品质的品德。因此，疯子就按照它的完美程度被分成多种等级，西蒙·巴卡马尔特注意认真从正面进攻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品质。我们假设一名疯子属谦虚型，那么精神病医生就给他服用一种能够给他灌输相反意识的药品。剂量也不是一下子加到最大，而是根据病人的病情、年龄、性格、社会地位，逐步加大。有的时候，一件燕尾服、一根腰带、一具假发、一根拐杖，就足以使精神病患者恢复理智。有些情况下，患者异常暴躁，不服管束。这时，用钻石戒指、荣誉性的奖赏，等等。有一个诗人患了疯癫症，无论什么样的

药品和疗法均不奏效，西蒙·巴卡马尔特开始对他的治疗感到灰心丧气，不得不吩咐人到处敲击木铃，目的在于大肆散布他是加尔桑^①和品达^②的竞争对手。

“是一副神奇的药。”诗人患者的母亲对儿子的一位干妈说：“是一副神奇的药。”

另一名患者，同样属谦虚型，也同样是服用任何药物无效。可他不是作家（仅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而已），所以不能对他施用敲击木铃的治疗法。西蒙·巴卡马尔特想起来为他谋求担任建在伊塔瓜依镇上的神秘物品科学院秘书一职。鉴于已故国王堂若昂五世的特别恩赐，院长和诸位秘书的职位均已由国王亲自任命完毕，而且这些职位涉及到“阁下”的尊称和帽子上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牌子的享用，里斯本政府拒绝颁发证书，可精神病医生央求说，他求的证书不是荣誉奖品或者合法的殊荣殊勋，而是治疗疑难病症的方法。这样，里斯本政府才例外地在他的请求面前妥协让步。不过，没有后来成为精神病医生表哥的海军和海外部长的巨大的努力，里斯本政府是不可能成全他的。这是又一剂神奇的药物。

“的确令人钦佩！”看到昔日两名疯癫症患者今日容颜红润，脸蛋隆鼓，街头巷尾的行人纷纷评说道。

加尔桑，葡萄牙诗人。

品达，古希腊抒情诗人。

以上所举为精神病医生所用方法之一斑。其余，请读者自个儿想象。每一个心灵美或者精神美都遭到攻击，攻击点选在完美程度最牢固的地方。效果不容置疑，可也并非总是不容置疑。有些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品质抵制种种治疗。这时，精神病医生就得攻击其他的部分，对治疗使用军事战略的方法，倘若不能通过一点占领一座城堡，那么就通过另一点去占领它。

五个半月过后，绿色之家空空荡荡，没有一人。所有的患者统统康复！因渴望减刑和公正而精神遭到残酷折磨的镇政厅委员加尔旺，如今有幸失去一位叔父。我之所以说有幸，是因为他叔父留下一份含义模棱两可的遗嘱，可他贿赂法官，欺骗其他的继承人，弄得一个清楚的解释。精神病医生的诚恳正表现在这关键的时刻。他坦直地承认，镇政厅委员加尔旺没有参加治疗，他的康复是单纯的自然疗效。然而，对于洛佩斯神父，精神病医生可不是用同样的方法。他知道神父对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一窍不通，却委托他对“七十人”版本^①进行批判性的分析。神父接受这一委托，花费大量时光分析批判，两个月之后，著书一部，同时获得自由。至于药店老板的夫人，

^① “七十人”版本，《圣经》最古老和最著名的版本之一 由七十或七十二名饱学之士撰写。他们虽然单独工作，然而却取得了同样的成果。为了评价该版本的价值，须得掌握多种语言。洛佩斯神父接受此项委托，暴露出他头脑不健全。

在斗室内居住的时间不长。住室狭窄，只能容身，但她不缺少温情柔意。

“为什么格里斯品不来探望我？”她每天都提出这样的问题。

人们一会儿这样回答她，一会儿又那样回答她。最终，人们还是把实情和盘托出。这位令人尊敬的妇女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气愤和耻辱。勃然大怒时，嘴里不由自主地释放出一些散乱、茫然的污言秽语，如：

“骗子！……无赖……忘恩负义之徒！……靠卖伪劣膏药起家的小丑！……嗨！骗子！……”

西蒙·巴卡马尔特注意到，尽管这些话语内包含的责骂不一定真实，可它们足已表明这名杰出的女士终于恢复到精神官能完全失衡的境地，因而即刻令其出院。

现在，倘若你们想象精神病医生看到最后一位囚居者走出绿色之家，他会喜气洋洋，春风满面，那么你们就会以此表明你们对我们的这位人物还不甚了解。还有呢！这是他的座右铭。发明疯癫症的真正理论，对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不满足于在伊塔瓜依镇已建立的这个理智的王国。还有呢！他没有陶醉在欢乐中。相反，他陷入忧愁里，时刻都在冥思苦想。某种征兆告诉他，他发明的这项新理论里还蕴含着另外一种理论，而且是最新颖的理论。

“让我们去探讨，”他思忖着，“让我们试试，看我能否

最终走到真理之巅。”

他一边说，一边沿着宽敞的大厅来回踱步。大厅里，摆放着一个书架，陈列着有关国王陛下进行海外占领的最丰富藏书。它们光芒四射。一件宽大的锦缎休闲装（它是某所大学送的礼物）被一根饰有金丝穗子的丝带系束在这位著名精神病医生的腰间，将他魁梧、挺拔的身躯裹住。假发覆盖着大片锃亮的秃顶，那是日复一日沉浸在科学的思索里的产物。他的两只脚，不秀气，不娇嫩，不肥厚，不粗大，但与身材谐调，成比例，穿着一双皮鞋，可其扣袢却是既简单又寒碜的铜锌合金。请各位看看差异 他的豪华排场 只有来自科学界 来自那所大学 来自他自身的东西，是带有慎重和纯朴这两个恰恰符合一位学者身份品德的色彩。

他，一位伟大的精神病医生，沉浸在思绪里，凡是与大脑病理学疑难问题无关的事宜，统统被抛在九霄云外，他从这个庞大书架的一端到另一端，来回走动。突然，他驻足站立在一扇窗前，左胳膊肘支撑在张开的右手上，下巴支在闭合的左手上，自己问自己道：

“看来 他们可能真疯了 经过我的治疗统统痊愈 或者说，表面上看来的治愈只不过是 大脑完全失衡的发现呢？”

打这儿起，他继续朝深处探本溯源。下面就是他探索到的结果：他刚刚治愈的组织健全的大脑与其他大脑

类似，是些失衡的大脑。是的，他自言自语道，我不能奢望给它们灌输一种感情或者一种新的官能；尽管前者和后者都处于潜伏状态，可都存在。

作出这一结论后，这位著名的精神病医生有两种相对立的感觉，一个是心旷神怡，另一个是灰心丧气。之所以愉快，是因为经过长期耐心的研究，始终不渝的工作，同民众一道艰巨的奋斗，他终于可以肯定这条真理：伊塔瓜依镇上不曾有过疯子；伊塔瓜依镇不曾有过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这种想法顷刻使他神清气爽。与此同时，另外一种想法也以同样的速度袭来，抵消这一结论产生的初期效应。它就是怀疑。怎么！伊塔瓜依镇没有一个经过治疗后才协调的大脑吗？这个结论虽然绝对，可因为绝对就说它不荒谬吗？它不会因此把新病理学理论这座雄伟壮丽的大厦推倒吗？

著名的西蒙·巴卡马尔特医生的痛苦被伊塔瓜依镇的编年史家描写成是降落在他头上的一场最恐怖的精神暴风骤雨。但是，暴风骤雨只能吓倒那些懦夫。坚强的人会挺直腰杆对付暴风骤雨，睥睨雷鸣电闪。二十分钟过后，精神病医生的脸上闪现出柔和的亮光。

“是的，肯定是那回事。”他在思考。那回事就是这回事。西蒙·巴卡马尔特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思维和心理完全均衡的特征。他仿佛觉得他具备有目光敏锐、耐心、坚忍不拔、容忍、诚实、朝气、忠厚等品质，也就是说，凡是构

成一名十足的精神病患者所需要的品质，他身上是应有尽有。的确，他立即对此产生过怀疑，甚至还得出过这是个幻觉的结论。他把朋友召集起来，开了个咨询会议。会上，他真心实意地向各位朋友请教。大家看法一致，都是肯定性的回答。

“不存在任何毛病？”

“丝毫不存在。”全体与会者异口同声说道。

“没有一点儿怪癖？”

“一丁点儿都没有。”

“一切都完美无缺？”

“一切都完美无缺。”

“不对 不可能。”精神病医生吼道，“我要说 在我身上我没有感觉到刚才我听见你们如此慷慨激昂说的这种优越性。你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受同情心的驱使。我经过自我剖析，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可为你们过分的善意辩解。”

全体与会人员坚持自己的意见，精神病医生则反对。最后，洛佩斯神父用一位旁观者应具备的看法阐明了一切：

“您的许多高贵品质使我们赞叹不已，然而您却看不见，您知道原因何在吗？因为您还具备另外一种使其他品德增光加彩的品德——它就是谦虚。”

洛佩斯神父一锤定音。西蒙·巴卡马尔特悲喜交集，

把头缓缓垂下。不过，喜悦大于悲伤。随即，他走进了绿色之家。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们苦口婆心，竭力劝阻，说他身体健康，说他头脑均衡，可他都当成耳旁风。恳求、建议、泪水，连一分钟都未能挽留他。

“这个问题是科学性质的。”他说道，“是项新的学说，它的第一个带头人，应该是我本人。我要把理论与实践集于我一身。”

“西蒙！西蒙！我心爱的人儿。”夫人珠泪涟涟对他说。

但是，这位著名医生的眼睛燃烧着科学自信的火焰，对妻子的依依不舍之情视而不见。他把夫人轻轻推出绿色之家的大门之外，把大门锁住，开始潜心研究，埋头于对自己的治疗。据编年史家说，十七个月以后，他与世长辞，死时的状态与住进绿色之家时一模一样，没能取得任何成效。有的编年史家甚至推测，伊塔瓜依镇除他之外，从未有过第二个疯子；不过，这种看法的基础是自从精神病医生咽下最后一口气后开始盛行一个谣传。除这种谣传之外，该看法没有任何别的证据。谣传本身就令人生疑，更何况有人把此谣传的根源推到对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的种种品质慷慨激昂赞扬过的洛佩斯神父头上。不管怎么样，死者的葬礼是极其排场极其隆重的。

镜 子

——一项新的人类灵魂理论的草稿

一天夜晚，四位或者五位骑士在讨论各种高度超验性的问题。观点的分歧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兴致。讨论的那幢房子坐落在圣特列扎山，客厅小巧玲珑，点着几根蜡烛，烛光与从外面洒进来的月光神秘地融合在一起。城市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喧嚣吵闹，天穹繁星闪烁，晴空万里，一派静谧。在它们两者之间，坐着我们的四位或者说五位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专家，他们正在和和气气地解决宇宙间最艰难的问题。

为什么说是四位或者五位骑士呢？严格地说，开腔说话的只有四人。但是，除了他们之外，在客厅内还有第五位人士。他沉默、凝思、打瞌睡，在辩论中的贡献只不过是哼声同意。这个人的年龄与伙伴们一样大，四十到五十岁之间，来自外地，是个资本家，受过教育，人很聪明，外表看来，似乎有点狡黠和令人讨厌。此人从不与他人争论，遇有悖论，便弃权了之。他常说，争论是作为牲

畜遗产储藏在人体上的好战本性的斯文形式。他还补充说，六翼天使和两翼天使从不争论任何东西，而且这是他们永恒的精神美德。鉴于那天晚上他仍然这样回答大家，在座者当中有一位对他进行驳斥，激他说，倘若您有能力，把您刚刚说过的给我们论证论证。雅科宾纳（人们都这样称呼他）思考了一阵后，回答说：

“我想好了。兴许您有道理。”

争论到了午夜时分，沉默寡言的雅科宾纳居然开口说话了，而且发言不是两分钟或者三分钟，而是三十或者四十分钟。话题曲里拐弯，最后落到灵魂的性质上。这一点造成四位朋友的严重分歧。俗话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达不成一致，倘若讨论还能继续，那么，由于从主题演绎出的许多问题的复杂性，或者兴许由于一些观点的摇摆不定，讨论进行得步履维艰。有位辩论者请求雅科宾纳谈谈自己的看法，起码说说设想。

“我既不谈设想，也不发表看法。”他回答说，“无论设想还是看法，都会造成分歧。正如诸位所知，我不介入讨论。但是，如果各位想闭上嘴，一声不吭地静听我发表意见，我可以给大家讲述我生活中的一件事，它会最清楚不过地论证现在辩论的主题。首先，存在的不只是一个灵魂，而是两个……”

“两个？”

“起码不少于两个灵魂。每个人本身就有两个灵魂：

一个灵魂从里往外看，另一个从外往里看……诸位愿意惊讶者，请便，可以把嘴张得大大的，可以耸动双肩，各种表示震惊的动作都成，可我不允许反驳。倘若诸位驳斥我，我抽完这根雪茄，就去躺下睡觉。外部灵魂可以是一个神情、一种流体、一个人、许多人、一件物品、一个动作。例如，在某种情况下，普普通通的一个衬衣纽扣就是一个人的外部灵魂。同样，波尔卡舞曲、翁博牌戏、一本书、一部机器、一双皮靴、一支独唱短曲、一只大鼓等等，也可成为一个人的外部灵魂。显然，这第二个灵魂的职能和第一个的一样，是传达生命的。两个灵魂相辅相成，使人完美无缺。形而上学地说，人是个甜橙。谁丧失两半中的一半，谁自然失去生存的一半。有些情况，且为数并不稀少，若失去外部灵魂，则连累到整个生命。譬如，夏洛克，那个犹太人的外部灵魂就是他的公爵领地。丧失公爵领地，就等于死亡。‘我再也看不到我金光闪闪的黄金了。’他对图巴尔说，‘这是一把刺在我心坎上的钢刀。’请诸位认真想想这句话。失掉公爵领地，即失去外部灵魂，对于他来说，意味着失去生命。现在，你们必须知道的，是外部灵魂并非始终如一……”

“不始终如一？”

夏洛克，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他要求欠债者割肉偿还。

“是的，不始终如一，先生。外部灵魂的性质和状态在不断变化。我指的不是那些具有诱人能力的灵魂，如卡蒙斯^①所说的他可能与其同归于尽的祖国，以及成为罗马恺撒大帝和克伦威尔^②外部灵魂的权力。这两个外部灵魂充满活力，惟我独尊。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外部灵魂，尽管也洋溢着活力，可特性随时变换。例如，有些骑士，在最初的年代里，他们的外部灵魂是一个铃铛，或者是一根木棍做的小马；后来，让我们假设，它成为修道院的物资供应处。就我而言，我认识一位阔太太，说真的，她心地善良极了，每年变换五到六次外部灵魂。在吟唱抒情诗的季节，外部灵魂就是歌剧；季节结束，被其他的事物替代，如音乐会、意大利卡西诺的舞会、法国的听众大街、巴西的彼德波里斯……”

“请原谅 这个女人是谁呢？”

“这个女人是魔鬼的亲戚。他们同名同姓，叫‘众多’……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我本人就经受过这些变换。我不再重述它们，因为这样我可能会走得太远。我就在刚刚给你们讲的事上止步。还有一件我二十五岁时发生的事……”

四位同伴翘首以待，用期盼的目光盯着他，准备洗耳

^①卡蒙斯，葡萄牙伟大诗人。

^②克伦威尔，英格兰军人和政治家。曾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

恭听他已开了头的讲述，把他们间的分歧忘得一干二净。神圣的好奇心！你不仅仅是文明的灵魂，你还是和睦的种子，你也是不同于神话里梨果的神果。刚才还有点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人声鼎沸的会议厅，现在却成了一片寂静的死海。所有的眼睛都盯着雅科宾纳。他一边修整雪茄的烟头，一边在搜集他的记忆。下面，看看他是如何开始讲述的：

“当时 我年满二十五岁 是个穷小子 不久前刚被任命为国民警备队的少尉排长。诸位现在想象不到这在我们家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我母亲是如此的骄傲！如此的高兴！称我排长先生。堂兄堂弟们，叔叔伯伯们，个个脸上洋溢着真诚和纯洁的喜悦。请记住，镇上也有少数人耿耿于怀 如《圣经》里所说 他们悲泣 他们咬牙切齿。原因不外乎是排长的职位仅仅只有一个，而觊觎者众多，他们竞争失败了。我现在设想，一部分的不满情绪完全不值当，因为它是出于对这点普普通通荣誉的忌妒。我现在想起，在一段时间内，有些小伙子在路上碰见我时，总是乜斜着眼睛看我。与此同时，许多人对我的任命感到高兴。整套军装都是朋友们送的，这就是证明…… 我有个姑姑，叫堂娜马尔科丽娜，是已故上尉佩沙尼的妻子，孀居在离我们镇很远的一个偏僻和孤独的角落。当时，希望看看我的英姿，特意请我去见她，而且得带上军装。我带着一名随从前去。可几天后，只随从一个返回

镇上。因为姑姑马尔科丽娜见到我后，立即动笔给我母亲写信，说起码得一个月以后才肯放我回家。她热情地拥抱我呀！也同样地称呼我少尉先生。姑姑认为我是个俊俏的大小伙子。她如此爱开玩笑，竟然声称她对将来成为我妻子的姑娘会妒忌死的。姑姑发誓说，在全省范围内找不出比我再英俊的小伙子了。她嘴不停地叫少尉，东一个少尉，西一个少尉，每时每刻无休无止地叫。我求她还像以往那样喊我小若昂。可是，她摇摇头，大声吼道不成，您是‘少尉先生’。姑姑的一个小叔子就是已故上尉佩沙尼的弟弟，当时也住在她家，同样如此称呼我。他叫我‘少尉先生’并非戏谑，是一本正经，而且还当着大群奴隶的面。这样，奴隶们自然也循规蹈矩了。每当就餐，我坐在上席，最先给我端饭上菜。诸位想象不到，我告诉各位，马尔科丽娜姑姑对我的热情达到了吩咐在我的房间里摆放一面大镜子的程度。那可是件豪华奢侈品。整个家庭里的摆设朴素简陋。这面镜子使我的住室与其他房间形成反差，极不谐调。镜子是教母送给姑姑的，姑姑的教母是从她母亲那儿继承的，教母的母亲是从一八〇八年跟随堂若昂六世朝廷进入巴西的一位女贵族手里购买的。它是传说，我现在弄不清楚这里面究竟有多少真实的成分。镜子自然已经十分陈旧，上面镶的金饰虽被岁月侵蚀，仍然金光闪闪；镜框上部两个角内雕刻的海豚、螺钿饰物，以及艺术家独具匠心的其他装饰

品，都清晰可见。总之，一切陈旧，但是面好镜子……”

“是面大镜子吗？”

“是面大镜子。如我现在所说，当时，它可是最盛情的款待物品了。因为镜子原先摆在客厅里，是家里最珍贵的宝物。可是，她没有力量挪动那面镜子。她反驳说，她不需要，说只不过几个星期的事；最后，竟说少尉先生配享受更多的东西。的确，所有这些物品、关心、照料、殷勤款待，都使我身上产生了变化。当然，青年人所特有的感情也为这种变化出了一臂之力，使它成为现实。我相信，诸位想象到了，对吗？”

“没有。”

“少尉的属性把人的属性消灭。几天之前，这两种属性在我身上还势均力敌。然而，人的属性迅速在少尉的属性面前低头让步。结果，人的属性在我身躯上只剩下一丁点儿了。就在此时，外部的灵魂发生了变化。昔日，它是阳光、空气、田野、姑娘们的眼睛。现在，性质改变，成了客套，转变成家庭里用的各种鼻烟等物。总而言之，幻化为显示我地位的一切，与我的人性完全脱钩。至于公民的属性，我身上惟一尚存的那点儿是与履行我的职务有关的部分。其余的部分，早已飘散在云端，或者成为历史。各位难以相信，对吗？”

“我甚至难以理解。”一位聆听者回答道。

“您会逐步理解的。各种各样的事实一定能够阐明

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事实胜于雄辩。对爱恋姑娘的一次接吻，胜过一封长篇大论的情书。倘若我记得不错，古代一位哲学家曾以自己走路的方式论证过运动^①。让我们看看事实。让我们看看人性的意识被湮灭时少尉的意识是如何变得鲜明和强烈的。人的痛苦，人的快乐就是这么回事，它们刚刚从我身上得到冷漠的同情，或者恩赐的一笑。三个星期过后，就是另外一码事，迥然不同的一码事。独一无二的少尉属性。有一天，马尔科丽娜姑姑收到一个极坏的消息。她的一个女儿病人膏肓，危在旦夕。此女嫁给一位农夫为妻，住在离母亲家约五里格的村庄。再见，我的侄儿！再见，少尉！她是个过分疼爱子女的母亲，立即起程。她请求小叔子陪她一同前往，请我留下照看家。我现在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心里难过，她会做出相反的安排，让小叔子留下看家，要我陪伴她去看望女儿。然而，事实却是我只身一人留下。家里还有少数几个奴隶。我现在向各位承认，我立即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压抑将我团团包围，仿佛是一座监狱的围墙陡然在我的周围筑起。这是外部灵魂在缩小，被局限在少数愚昧无知的奴隶之间了。尽管生命的活力不太强烈，意识比较薄弱，

① 指希腊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一位诡辩家企图用形而上学的论点向他证明运动是不存在的，为了驳斥他，第欧根尼就站起来，抬腿走路给他看。

② 里格，古里程单位，一里格约合五公里。

可少尉的属性仍然在我身上占统治地位。奴隶们在对我无微不至的殷勤服侍中，卑躬屈膝，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亲戚朋友的关爱和家庭亲情。连我自己都发现，那天晚上 奴隶们对我是倍加尊敬 格外地高兴 极其殷勤。少尉先生长，少尉先生短，问候请安声不断。少尉先生非常俊美！少尉先生肯定会晋升为少校！少尉先生得娶个美丽的姑娘，她得是将军的女儿。一大堆的赞颂，一大堆的预言，把我弄得神魂颠倒。嗨！一帮口是心非的家伙！对这些歹徒的险恶用心 我几乎是不能怀疑的。”

“ 是想杀害您吗？”

“ 想杀害我倒好。”

“ 比这更恶毒的事？”

“ 请诸位听我说。第二天早晨，只剩下我子身一人了。先前，受其他一些奸刁之徒的引诱，或者为自身运动的驱使，无赖的人趁着夜深人静曾经逃跑过。昨晚，他们又使用这一招。没有任何人的影子，只剩下我子身一人，面对四堵围墙，面对空旷的田野，面对被丢弃的庄园。没有人的气息。我跑遍整座宅院、黑人居住的茅屋、昏昏晃晃，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人，连个黑人小孩的影子也没有。仅有几只公鸡、几只母鸡、两头一边抖动身体驱赶苍蝇一边思考生存哲理的母骡，以及三头公牛。奴隶们甚至连狗都带跑了。没有任何人的气息。诸位觉得这比死去好受吗？比死去都难受。不是由于害怕。我现在向各

位发誓，当时我不害怕，还有点胆大，以至于在最初几个小时内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感到伤心，给马尔科丽娜姑姑造成了损失。我不知所措，有点进退两难，是应该去找姑姑把这个悲伤的消息告诉她呢，还是呆在那儿照看家。我采取了第二个方案，为的是不丢下房舍无人看管。再者，既然我病卧在床的表妹已经朝不保夕，我去找姑姑，她束手无策，只会增添姑姑的痛苦。最后，我决定等待佩沙尼姑夫的弟弟那一天或者第二天回来，因为他离家已经有三十六个小时了。但是，第二天上午过去，不见他的踪影。下午，我开始有种感觉，好像是一个失去了神经活动和没有肌肉活动意识的人。佩沙尼姑夫的弟弟那天没有回来，第二天还没有回来，整个星期都未回来。我的孤独感更加浓重。度日如年，白天从来没有这么长，太阳从未像现在这样无休无止地炙烤着大地。客厅里那个古老的座钟每隔一百年才敲响一次，它的摆锤嘀嗒、嘀嗒，好似无始无终的指头弹击的劈啪声，刺伤了我的内部灵魂。

“过了多年之后，当我读一首美国诗时，我现在相信，它是朗费罗^①的作品，遇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叠句：从未，永远！——永远 从未 现在 我向各位承认 我那时打过一个寒颤。因为我回想起了那些阴森可怕的日子。

^①朗费罗(1807—1882)，美国著名诗人。

一丝不差，马尔科丽娜姑姑家那个座钟正是这样做的：从未，永远！——永远，从未！不是钟摆的敲击声，而是冥府里一场对话，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在窃窃私语。魅魅黑夜！深更半夜应该万籁俱寂。夜晚的寂静与大白天的寂静一模一样。但是，黑夜是阴影，是更加狭窄或者更加旷远的幽静。嘀嗒，嘀嗒。各个厅室内、阳台上、走廊里、空地上，没有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没有人影儿……诸位在笑话我吗？”

“是的，似乎当时您心里有点儿发憊。”

“哦！如果当时我能够有点儿发憊，那倒好啦！兴许我命大。但是，那种处境的特征，是我连害怕都不可能，也就是说，通常意义上的害怕都没有产生。只有过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我好似一具行走的死尸、一个梦游人、一个机动玩具。倘若睡着，我就变成其他的东西。睡眠给我以轻松的感觉，然而并非因为沉睡是死亡的亲兄弟这一普普通通的道理，而是另有缘故。现在，我认为，我可以这样解释这种现象：睡眠排除了外部灵魂存在的必要性，让内部灵魂开始运作；在睡梦中，我自豪地穿上军服，被家里的男女老少和亲朋好友团团包围着，他们啧啧称羨，说我英姿飒爽，称我少尉；从我们家乡来的一位朋友，预言我定能当上中尉，另一位则说我的职位无疑将是上尉或者少校；种种赞颂使我陶醉，使我飘飘然。但是，当我醒来，自然是在大白天，我的那个惟一新人的意

识随着睡梦的消失而消逝。原因是内部灵魂丧失了它独一无二的运作能力，开始依赖于外部灵魂，而外部灵魂坚持不回来……最终，它没有返回。我走出家门，从一侧走到另一侧，看看能否发现外部灵魂回来的征兆。安娜姐姐，安娜姐姐，您没有看见有什么东西来吧？什么都未发现，没有任何征兆。与这个法国神话故事里说的一模一样。我看到的不过是道路上飞扬的尘土和山坡上一片片的龙爪茅。我焦躁不安，同时又十分沮丧地回到家里，直挺挺地躺在客厅里的长沙发椅上。嘀嗒，嘀嗒。我站起来，来回踱步，像击鼓似的咚咚敲击各扇窗户上的玻璃，吹口哨。某个时刻，我突然想到应该写点什么，一篇政治文章，一部长篇小说，一首颂诗。可最后我什么也未选定。我端坐下来，在一张纸上画了几个字和几个零碎的句子，以便加入文体的行列。但是，如同马尔科丽娜姑姑一样，文体的行列纹丝不动。安娜姐姐，安娜姐姐……什么都没有。最多是我看见墨水亮着黑色 纸张射出白光。”

“可您吃过饭吗？”

“没有吃好。只吃水果、木薯粉、罐头、在火上烧烤的土豆和白薯。但是，如果不是我处的精神环境极其可怕的话，这些艰难困苦我是能够愉快地承受的。我朗诵诗篇、演说辞、拉丁语文章的章节、贡扎加^①的抒情诗、卡

^① 贡扎加（1744—1807），巴西著名诗人。

蒙斯的八行诗、十行诗，以及一部三十卷的文选。有时，我做操；有时，我拧捏自己的大腿，反应只有肉体疼痛的感觉或者疲劳的感觉。此外，什么样的感觉都没有。一切都寂静无声，宽广的寂静，旷远的寂静，无边无际的寂静，只有钟摆无休无止的嘀嗒声衬托着的寂静。嘀嗒，嘀嗒……，

“的确，它会使人发疯。”

“诸位往下听，还有更糟糕的事。我必须告诉各位，自打剩我只身一人在那儿起，我没有照过一次镜子。不是我有意放弃，我没有理由放弃；是一种无意识的感情冲动，是担心在那座孤独幽静的房子内同时发现一个我和两个我。倘若这样的解释是真实的，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人的矛盾了。因为八天过后，我突发奇想，要照照镜子，目的恰恰是想要找到两个我。我照过后，立即后退。镜子本身似乎与整个宇宙串通一气，没有给我印出清晰和完整的形象。我的面貌模糊、朦胧、阴暗，还被漫反射。物理定理的真实性不允许否定，镜子是用同样的轮廓、用同样的容貌把我原原本本地复制出来了。应该是这样的。然而，这不是我的感觉。当时，我恐惧；把这种现象归于我正处于的神经激动状态。我担心再呆下去，担心我会变成疯子。‘我得离开。’我自言自语地说。我怒气冲冲，同时也果断地把胳膊举起来，朝镜子望去。我的胳膊在镜子里面，可它颜色散

乱、被折断、残缺……我一边嘟嘟囔囔，一边开始穿衣服；我咳嗽，可咳嗽不出声，我把衣服拍得啪啪响，我不系扣子用寒冷来折磨自己，目的在于说点什么事。我时不时地偷偷照照镜子，形象还是一样的线条漫反射，还是一样的轮廓失真走形……我继续穿衣服。蓦地，由于一种不可名状的启迪，由于一种意料不到的冲动，一个想法把我唤醒……倘若诸位有能力猜到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请您说吧。”

“凝神照镜子，犹如一名绝望的人，我在久久地端详自己那副漫反射和不完整的脸面，瞧着由一些紊乱和奇形怪状的线条组成一片云团。这当儿，我有个想法……各位猜测不出，各位不可能猜测出。”

“可您说呀，您说呀！”

“是穿上少尉军服的念头把我唤醒。我把它穿上，钮扣扣上，佩戴齐整。由于我就站在镜子面前，我把眼睛抬起，看……我现在什么也不用给诸位说啦。镜子再现了我的全部形象，一根线条不少，轮廓一点不走形，正是我自己，是最终找到了的外部灵魂的少尉。这个灵魂曾经跟随这座房子的女主人外出，与奴隶一同逃向四面八方。可现在，它回来隐藏在镜子里。请诸位把它设想是个人，一个人从昏睡状态中逐步苏醒，先是睁开眼睛，可什么都看不见，随后才看清周围的东西，把人同物品区分开，但是尚不能分辨出一个个的人或一件件的物品；最后，他才

看清这个是张三，那个是李四，这儿放的是把椅子，那儿摆的是个沙发。一切都回到睡梦之前，我本人也是如此。我瞧着镜子，从一侧走到另一侧，向后退步，做各种手势，微笑。镜子把这一切举动显示得一清二楚。我已不是一个机器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此以后，我焕然一新，成了另外一个人。每天，在某个时辰，我穿上少尉的军装，端坐在镜子面前读书、照镜、思考。过两三个小时后，我再次把军服脱掉。靠这种生活方式，我得以度过六个孤独寂寞的日子，可又对它们毫无感觉……”

当其他各位醒悟过来时，这位叙述者早已走下了楼梯。

一位名人

“哎哟！先生是佩斯坦纳吧？”毛塔小姐一边做出一个十分惊讶的手势，一边问道。随后，她立即纠正这股亲热劲儿说：“请原谅我的方式，可……先生就是吧？”

赧然而厌烦的佩斯坦纳回答说，是的，正是他。当这位姑娘叫住他时，他刚从钢琴旁站起来，一边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儿，一边朝窗台走去。不是在举办舞会，仅仅是个亲朋好友间的聚会，人数不多，总共才二十个。那天是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五日，是卡马尔戈寡妇的生日，亲戚朋友们来到沙滩路与她共进晚餐。卡马尔戈是个善良和喜欢聚餐的寡妇！虽然已步入花甲之年，可她仍然喜欢朗声大笑，且钟爱娱乐。这是她最后一次娱乐和说笑了，因为一八七六年刚刚开始几天，她就撒手人寰。她是个善良和喜欢聚餐的寡妇！为安排一些舞曲她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和努力！晚餐刚结束，她就请佩斯坦纳弹奏四对舞曲。不等她把话说完，佩斯坦纳早已彬彬有礼地把腰折成九十度，并立即朝钢琴跑去了。刚刚弹完四对

舞曲，人们休息的时间几乎还不到十分钟，寡妇又向佩斯坦纳跑去，求他做件极其特殊的好事。

“请您吩咐太太。”

“是想请您给我们弹奏您创作的那首波尔卡舞曲《先生请您不要打搅我》。”

佩斯坦纳做个鬼脸，可又迅速将它掩饰。他一声不吭地躬身下拜，没有显露出文质彬彬的神情；随后，无精打采地朝钢琴走去。听完头几个小节，整个客厅里洋溢出一种新的欢乐气氛，绅士们纷纷争先恐后地朝贵妇们奔去，一对对舞伴开始翩翩起舞，跳起了时兴的波尔卡。说时兴，是因为这首波尔卡舞曲发表才刚刚满二十天，可整座城市里已经没有对它不谙熟的角落了。波尔卡受宠备至，正在演变成用口哨声吹奏出的曲调和夜晚的哼唱。

毛塔小姐万万没有料到，她先在晚餐桌上，随后又在钢琴旁边看到的那个身着褐色长礼服、鬃发又黑又长、目光炯炯、下巴刮得干干净净的佩斯坦纳，就是作曲家佩斯坦纳。这是他弹奏完波尔卡离开钢琴回到原来的地方时，一个女朋友告诉她的。这就是那个惊讶询问的由来。我们看到，佩斯坦纳回答时有点厌烦和赧然。可这两个姑娘并不因此就吝惜她们的情。你赞美，我称赞，声声入耳，即便是有一丁点儿虚荣心的人，也会听得如痴如醉。佩斯坦纳接见她们多次，可越来越厌烦，直到有一天，借口头疼，恳求她们准许他离开客厅出去。无论是两

个姑娘，还是家庭的主妇，谁也没能阻止住他。她们拿来一大堆常用的药品，劝他躺下休息一会儿，可他什么都不接受，坚持要离开此地。结果，佩斯坦纳出门走了。

出了门，佩斯坦纳大步流星疾走，害怕她们再叫住他。拐过美丽大街的街角后，他才放慢了脚步。但是，他的节日大波尔卡恰恰在这儿等候他。马路右侧数米远处有所简陋的房子，从里边飘散出单簧管吹奏时尚乐曲的音符。人们在跳舞。佩斯坦纳驻足停了一阵，打算顺原路返回。然而鬼使神差，却抬腿继续往前走去。他加快步伐，穿过大街，朝正在举办舞会的那座房子对面走去。乐曲的音符逐渐飘失在远方，我们的作曲家走进他居住的填土大街。在他家附近，看见两个人。其中一个擦着佩斯坦纳的身体走过后，便开始意气风发，用口哨高声吹奏同一首波尔卡舞曲，另一个，即时用音乐开始伴奏。两个人就以这种响亮的声音，兴致勃勃地朝市中心走去，而我们的作曲家，则十分沮丧，迅速跑回家去。

回到家里，他松一口气。房舍破旧，楼梯破旧，一个年迈的黑人在照料他的饮食起居。听到佩斯坦纳回来的声音，黑仆走来问他是否想吃夜宵。

“我什么都不想吃。”佩斯坦纳高声说道，“你给我煮点咖啡 就睡觉去吧！”

佩斯坦纳脱掉衣服，换上件短衬衣，朝里间的客厅走去。黑仆点亮客厅里的煤气灯时，佩斯坦纳绽开了笑脸，

恭恭敬敬地给墙壁上悬挂的十余幅绘像鞠躬行礼。只有一幅是油画，画的是一位神父。他曾对佩斯坦纳施教，给他讲授拉丁文和音乐。据一些吃饱饭无所事事的人说，这位神父是佩斯坦纳的亲生父亲。的确，他给佩斯坦纳留有遗产，如那座古老的房子和彼得一世年代的破烂家具。神父酷爱音乐，不管是敬神的还是亵神的，一概痴迷。他创作了几首教堂里唱的赞美歌。神父把这种爱好灌输给青春年少的佩斯坦纳；如果那些闲着无事的嘴巴说得有理，或者他也把这种爱好传输到了佩斯坦纳的血液里。不过你将看到，我的小说不去研究这档子事。

其余的画像中，有古典作曲家契玛罗萨、莫扎特、贝多芬、巴赫、舒曼。此外，还有三四幅，有的是木版印刷，有的是石版印刷，随随便便镶入框架，画框的尺寸也大小不一。但是，所有这些画像犹如教堂内的圣像，受到敬重。那架钢琴就是祭坛，晚间的福音书已经打开，是贝多芬的小夜曲。

咖啡来了。佩斯坦纳一口喝下第一杯。接着，坐在钢琴旁，瞧瞧贝多芬的画像，开始弹奏小夜曲。他全身心投入，忘却了自己，如痴如醉，或者入迷入魔，可弹奏得完美无缺。佩斯坦纳又将该乐曲重新弹奏一遍。休息一会儿后，他起身朝一扇窗户走去。随后，他又回到钢琴旁。轮到莫扎特的乐曲。佩斯坦纳只弹了一节，同样弹得忘

我，痴迷。海顿^①的乐章把他带到午夜和第二杯咖啡。

午夜零点和一点之间，佩斯坦纳除了一会儿走到窗台前观看天空的繁星，一会儿进去凝视墙壁上挂的一幅幅画像外，别的事很少干。他时不时地走到钢琴旁，站着零乱地敲击几下键盘，仿佛是在寻找某种灵感。可灵感却迟迟不来。他只好再次倚靠在窗台上。在他看来，闪烁的星辰犹如固定在天空的音符，等待着一天有个人把它们摘取下来。那一天倘若来临，天空将变得空空荡荡，大地将成为一个布满乐谱的星座。没有任何想象，没有任何谰语或者思索，给他带来过对毛塔小姐的丝毫回忆。然而，就在这同一时刻里，毛塔小姐却在睡梦里思念着他，思念着这位创作了大量人们喜闻乐见的波尔卡的著名作曲家。兴许，结婚的念头把姑娘从睡梦里唤醒了一阵儿。怎么啦？姑娘将年满二十，他将年满三十，年龄正合适。姑娘要在波尔卡声中才能进入梦乡；她听得遍数之多能把它背得滚瓜烂熟。而波尔卡舞曲的作者既没有把波尔卡也没有把这位姑娘放在心坎上。他梦寐以求的是古老的古典宏篇巨作。他询问苍天，询问夜空，祈求天使。最后，甚至跪倒在魔鬼面前。像那些不朽的乐章，他为什么连一首都未能作出？

偶尔，他无意间可从心灵深处冒出一个主题的端倪。

^①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他急忙奔向钢琴，想倾倒出一个完整的构思，并化为声音表达。但是，完全徒劳，主题早已无踪无影。有时，他坐在钢琴旁，任凭手指来回跑动，看看能否像从莫扎特的手指下那样，从自己的手指下也喷涌出许许多多的幻想曲。但是，没有喷出，什么乐曲也未喷出。灵感没有来临，想象纹丝不动，仍在沉睡。倘若偶然冒出一个清晰和巧妙的构想，它只不过是别人作品的翻版，是别人作品在他脑际的回响，而佩斯坦纳却把它设想成自己的发明创造。这时，佩斯坦纳会恼羞成怒，从钢琴面前陡然站起来，发誓放弃这门艺术，去种植咖啡，或者去拉板车。但是，十分钟过后，他再次目不转睛地盯着莫扎特，坐在钢琴旁模仿他了。

两个、三个、四个小时过去了。四个小时以后，他才上床睡觉。这时，他已疲惫不堪，浑身乏力，动弹不得。佩斯坦纳第二天还得去讲课，不能多睡，早晨七点起床，穿好衣服就忙着去吃早餐。

“老爷拿手杖还是拿雨伞？”黑仆是按照先生给他的吩咐来提醒的，因为先生心不在焉，经常丢三落四。

“手杖。”

“可今天似乎会下雨。”

“下雨。”佩斯坦纳机械地重复道。

“老爷好像会下雨 天有些阴沉。”

佩斯坦纳望着这个茫然和对他关切的黑仆。突然说声：

“在这儿等着！”

他疾步跑进挂有画像的大厅里，把钢琴打开，坐下，将两只手平放在键盘上。佩斯坦纳开始弹点自己的东西，一个真正和迅速来临的灵感，一首波尔卡。正如广告所说，一首活泼的波尔卡舞曲。就作曲家本人而言，丝毫没有感到厌恶，没有挡回灵感的念头，他手指用力把一个个音符从钢琴里抠挖出，把它们连接并记录下来。犹如掌管文艺的女神缪斯，一边作曲一边舞蹈。佩斯坦纳早把授课的事抛到九霄云外，把拿着拐杖和雨伞等候他的黑仆置于脑后，也把厅内墙壁上整整齐齐悬挂着的那些画像忘得一干二净。他专心致志地在作曲，一会儿按动键盘，一会儿书写，没有前一日徒劳，没有恼怒，没有向苍天乞求丝毫，没有询问莫扎特眼神。佩斯坦纳不感到一点烦倦。活泼、优美、新颖，好似打他心灵深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涌流出来。

一会儿工夫，波尔卡已经作好。他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又修改了几处。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已开始边走边哼。佩斯坦纳非常喜欢这首波尔卡，在这首最新和尚未印刷出版的乐曲里，流淌着作者的心血，渗透着作者的爱好。两天之后，他把这首乐曲送给出版商，与他创作的其他波尔卡加在一起，大约有三十首左右。出版商认为新作优美动听。

“这首乐曲将造成巨大的轰动效应。”

名称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佩斯坦纳一八六七年创作第一首波尔卡时，想给它取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于是选择了《缕缕阳光》。可是出版商摇摇头对他说，名称本身应该是要么为普及推广服务，要么为了旁敲侧击当前发生的某一事件，要么为了图个语言的优美，而且当场就给他说了两个，一个是《九月二十八日的法律》另一个是《阿谀奉承成不了盛会》。

“可《阿谀奉承成不了盛会》是什么意思呢？”作者佩斯坦纳问道。

“什么意思也没有，可乐曲将立即普及推广到每个角落。”

尽管佩斯坦纳还是个作品从未出版问世的年轻作曲家，可他拒绝接受其中任何一个名称。于是将那首波尔卡收回，保存在家里。但是，没过多久，他很快又创作出另外一首。出名心切，浑身发痒，使他将这两首印刷，用的是出版商认为最具有吸引力或者最恰当不过的名称。以后，凡出版乐曲，均遵循这一规则。

现在，佩斯坦纳把这首新创作的波尔卡交给出版商。两人谈到名称时，出版商急忙说，很多天以来一直随身带着一个为佩斯坦纳给他看的第一部作品取的名字；名字醒目招人，有些长，他已写好。这个名称就是：《主妇大人 收拾起您的点心吧》

“下一回，”他接着说，“我带个能够背诵出的名字来。”

第一版上市，很快销售一空。作曲家的名气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这首波尔卡舞曲本身也适合舞步，富有独特的创意，吸引人们争先恐后地跳它，迅速背诵它。八天之内，舞曲已家喻户晓。最初几天里，佩斯坦纳陶醉在这种创作的喜悦里。在家里喜欢低声哼唱它；在大街上，只要从哪座房舍里传出这首乐曲的响声，总要驻足倾听一阵；倘若演奏得不好，他还会气得嘴脸乌青。霎时，一哄而起，大剧院里的乐队纷纷演奏这首波尔卡舞曲，可佩斯坦纳连一个剧院的大门都未进过。一天深夜，他看到一个人影一边用口哨吹奏他的波尔卡舞曲，一边朝填土大街走去，他同样感到心里酣畅。

这个蜜月似的日子仅仅持续了七八天光景。与以往多次一样，甚至这次还更快，墙壁上悬挂的那些老一辈作曲大师就使他感到深深内疚。羞愧而恼怒的佩斯坦纳朝那个多次安慰他、眼神色迷、胳膊丰满圆滚、容貌轻佻妩媚的文艺女神缪斯冲去。就在这当儿，对自己的反感，对那些向他索要新颖时尚波尔卡者的憎恨，返回到他的身躯。与它们一并返回的，还有一股创作点有古典风韵的东西的劲头，哪怕它只有一页，仅仅一首，但求能够装订在巴赫和舒曼的作品之列。可心思白费，力气白搭。他潜入那条约旦河^①里，不洗礼不出来。夜复一夜，就这

^① 约旦河，巴西巴拉那州的一条河。

样度过了无数个夜晚。佩斯坦纳自负、执拗，深信良好的愿望就是一切，相信一旦撒手这种简单易作的音乐……

“让所有的波尔卡舞曲进入地狱，叫魔鬼跳舞吧！”一天清晨，当他躺下睡觉时说。

然而，波尔卡舞曲可不愿意走入如此深沉的地表之下。它们照旧来到佩斯坦纳家里，径直进入悬挂着画像的大厅。这些波尔卡一拥而入，如此迅速，给佩斯坦纳的时间只有继续创作它们，而后印刷它们、喜欢它们几天、对它们生厌，然后打发它们返回那些没有给他喷涌出任何东西的古老源泉。一会儿决心不再创作波尔卡，一会儿又在创作它，在这种交替中，他一直生活到娶妻。婚后，这种局面仍然在持续。

“同谁结婚？”身居法庭书记官的叔叔把这个消息告诉毛塔小姐时，她问道。

“同一个寡妇结婚。”

“她老吗？”

“二十七岁。”

“漂亮吗？”

“不漂亮，可也不丑陋。马马虎虎，看得过去。听说佩斯坦纳之所以倾情于她，是因为在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①市最近举办的一个盛会上，听她唱过歌。可我也听

^①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的一个市。

说她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可不太值钱，不属珍稀罕见之物 她患有肺结核。”

凡做法庭书记官者，均不应该有灵魂。我这儿指的是坏灵魂。这个法庭书记官的侄女感觉最终是一滴清凉油治好了她因妒忌而咬下的牙伤。叔父说的事千真万确。几天之后，佩斯坦纳娶了一个年满二十七岁，既有美丽的歌喉，又患有肺病的寡妇为妻。他把她作为才华出众的精神夫人接人家门。他想，独身无疑是造成他毫无成果和迷失方向的原因；艺术上，他认为自己是个夜游神；他创作的波尔卡舞曲，题材都是些纨绔子弟的风流艳史 现在 是的 从现在起他要创作一组严肃、深刻、有灵感和精雕细刻的上乘佳作。

从谈情说爱那天起，这种希望就萌发蓓蕾。刚一成婚，它绽开成一朵鲜花。马丽亚，他的灵魂含含糊糊地说，请你把我在夜阑人静的晚上没有找到，甚至喧闹的白天也没有找着的东 西给我。不久，佩斯坦纳产生了创作一首小夜曲以纪念两人结为伉俪的念头。他将把乐曲取名《小鸟，马丽亚》。这种幸福感仿佛给他带来了灵感的起点。写成之前，他要严格保密，对妻子只字不露，背着她偷偷地干。这可是一件难办的事，因为马丽亚同样酷爱作曲艺术，常来悬挂着画像的大厅同丈夫一道弹奏钢琴，或者没完没了地静听他一人弹奏。夫妻两人甚至与佩斯坦纳的三个艺术家朋友共同举办过几次周末演奏

会。但是，有一个星期日，丈夫情不自禁叫夫人去看他弹一段小夜曲。事先，佩斯坦纳未告诉她是什么曲子和何人所作。突然，他停止弹奏，用目光询问她。

“您弹完了。”她回答道，“这不是肖邦的吗？”

顿时，佩斯坦纳脸色煞白。他仰起面孔，重复弹了一段或两段后，站起身来。马丽亚坐在钢琴面前，稍稍回忆一阵后，弹奏了肖邦的这个曲子。主题，动机，都一模一样。记忆是座背叛的古老城池。可佩斯坦纳正是在这座城池内的某条黑暗的死胡同里，寻找到了肖邦的主题和动机。悲伤、失望，他离开了家，顺着圣克里斯托旺大路往大桥的一侧走去。

“何苦要拼搏？”他说道，“我将同波尔卡一道……波尔卡万岁！”

行人从他身旁走过，听到他说这些话，都怔怔地瞅着他，仿佛瞧一个疯子。佩斯坦纳疯疯癫癫、满腹苦楚，只管走路，一个毳子在雄心和爱好之间无休止地跳来跳去……他走过那所老屠宰场，到达一个铁路看守的房门前，冒出一个在铁路上走，等第一列火车来把他碾个粉身碎骨的念头。看守员把他从铁路上拉回来。佩斯坦纳醒悟后才返回家。

数日之后，一八七六年五月一个天空晴朗、空气清新的早晨，大约六点左右，佩斯坦纳感觉到手指上有种特殊但熟悉的颤动。他小心翼翼地 from 床上爬起来，以便不把

昨晚整宿咳嗽、现在正在熟睡的马丽亚惊醒。佩斯坦纳径直朝着挂着画像的大厅走去，打开钢琴，用低沉到不能再低沉的声音采掘出一首波尔卡。他用笔名将此曲公之于众。随后的两个月内，他又创作和出版了两首。马丽亚对此一无所知，整日整夜咳嗽不止，气息奄奄，直到一天夜晚，躺在惊恐和沮丧的丈夫怀抱里咽下最后一口气。

那是个圣诞节的夜晚，佩斯坦纳的痛苦倍增，因为邻居家在举办舞会，弹奏的正是他的上乘佳作中的几首波尔卡。这个舞会对他已够残酷难忍，他创作的舞曲又给他送来讥讽和恶毒的神态。他感觉出舞步的节奏，猜测出舞伴的动作，可能是猥亵的，因为他创作的个别舞曲迫使他们这样跳。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具脸色苍白的尸体旁，直挺挺躺在床上的一把骨头旁……整个夜晚都是在这种感觉中度过的。缓慢或者迅速，浸润着眼泪和汗水，或者浸润着德国科洛尼亚和拉马拉克的香水，时间好像在一位伟大的肉眼看不见的佩斯坦纳创作的一首波尔卡声中，不停地蹦蹦跳跳。

埋葬了妻子，这个鳏夫只有一桩心思：创作一首安魂曲，等到马丽亚逝世一周年时弹奏，然后就远离音乐，选择另外一种职业，当个缮写员、邮递员或小商贩。总之，只要能把这个害人和残酷无情的艺术忘掉，干什么样的工作都成。

佩斯坦纳着手创作安魂曲 大胆、耐心、沉思 甚至偶

尔的任性，统统排上用场，与昔日一样，模仿莫扎特。他把莫扎特的《安魂曲》重读一遍，细心琢磨。几个星期过去，数月过去，这部开初沸沸扬扬的作品放慢了脚步。佩斯坦纳反反复复，一会儿认为它不完整，既感觉不到它神圣的灵魂，又感觉不到它的主题、灵感和节奏条理，一会儿又心血来潮，拼命地干上一阵。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十一个月过去了，安魂曲仍然未完工。佩斯坦纳加倍努力，把授课和与朋友之间的交往统统置于一旁。他翻来覆去多次重作；可现在是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一气呵成。剩十五天了，剩八天了，剩五天了……妻子逝世一周年前夕，他还在紧张地工作。

对于佩斯坦纳一个人来说，简简单单的一场诵经弥撒他就心满意足了。人们不能够说偷偷摸摸涌入眼睛的每滴泪水是否完全属于丈夫，或者是否有几滴应归作曲家所有。佩斯坦纳从此再也没有理睬作安魂曲的事，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干吗作？”他自言自语道。

又有一年飞逝而去。一八七八年初，那个出版商又出现在他的面前。

“已有两年，您没有让我们见到您大名的影子了。”出版商说，“人们都来询问我先生是否丧失了昔日的才华。近来写了什么样的作品？”

“一无所成。”

“我十分清楚那场打击刺伤了您的心。可事已过去两年。我来的目的是向您建议签订一个合同：十二个月内创作二十首波尔卡；报酬照旧，销售中回扣的百分比多一些。一年期满后，我们可以续签。”

佩斯坦纳点头同意。他近来授课不多，已把房子卖掉清偿债务，所剩无多的钱也被日常生活必需耗费一空。他接受了这一合同。

“但是，第一首波尔卡马上就得写好。”出版商解释说，“刻不容缓。您看到过皇帝给卡西亚斯^①的信吗？自由党人被唤来执政，他们将进行选举改革，波尔卡的名称得叫《直接选举妙极了》。不是政治的需要是个应时的好名称。”

佩斯坦纳创作出合同规定的第一首作品。尽管长期沉默，但未失去其独创性和灵感，个个音符仍然洋溢出他的才华。其他的波尔卡也定期接踵而至。佩斯坦纳早已把那些大师的画像以及他们的乐曲汇编收藏起来，也不再日日夜夜坐在钢琴面前耗费时间，以免再次坠入想入非非的境地。现在，只要上演好的歌剧，或者举办某位艺术家的音乐会，他就会要张免费的入场券，走进大剧院，独自蹲到某个角落，尽情享受从他脑海里未曾涌现出的那部分乐曲。回到家里，他满脑子的音乐，一个未出版过

^①卡西亚斯（1803—1880），巴西陆军元帅。

任何作品的作曲家，有时在他身上苏醒。这时，他就坐在钢琴面前，毫无主题地释放出一些音符，直到二十或三十分钟过后，上床睡觉为止。

岁月就这样流逝。到了一八八五年。佩斯坦纳的知名度使他在波尔卡的作曲家中位居榜位。但是，穷乡僻壤里的第一名不能使这位恺撒心满意足，他仍然继续孜孜不倦追求着，可目标是罗马的第一百名，而不是第二名。就他的创作情绪而言，佩斯坦纳还有过往日的动摇，区别在于现在的动摇不似昔日那样强烈，既不是初期的满腔热情，也不是一星期过后的反感，而是某些高兴和一点厌烦。

就在那一年，他突然发烧，本来算不了什么，可几天之内体温猛升，以致演变成恶性间歇热。他已有生命危险。可此时，出现在他面前的出版商不知道他患病，把保守党人士上台掌权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并请他作首应时的波尔卡。男护士是某个剧院里一名可怜的单簧管手，向出版商介绍了佩斯坦纳的病情，目的在于使他明白应该住口。可病人坚持要出版商给他说个究竟。出版商只好遵命。

“但是，只有等您身体完全康复后才能干。”出版商最后说。

“只要待烧稍微退一点。”佩斯坦纳说。

接着是一阵寂静。单簧管手轻手轻脚地去准备药

品。出版商起身告辞。

“再见。”

“听着，”佩斯坦纳说道，“鉴于最近几天我可能离开人间，我要马上就给您作两首波尔卡，另外一首供将来自由党人上台用。”

这是佩斯坦纳一生中说的惟一笑话，而且说得正是时候，因为第二天清晨四点零五分，他怀着对他人心平气和、对自己恼怒气愤的心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内 心 的 因 由

卡尔西亚站在那儿，瞧着，啪啪弹着自己的指甲；福尔土纳托坐在摇椅上，瞅着天花板；马丽亚·露伊莎坐在窗户附近，在做一件针线活儿。没有任何人开口说话，已有五分钟了。天高云淡，阳光灿烂的天气，福尔土纳托夫妇居住过的卡顿比地区，还有后面将要解释清楚的一所诊所，这些话题他们都已谈论过。鉴于参与聊天的这三个人物现在均已作古，深深葬入黄土，开门见山地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刻也就来临。

除了上面列举的三件事外，他们还谈到了另一件事。不过它丑恶，沉重，败坏了三人谈论当日天气、福尔土纳托夫妻居住的地区和那个诊所的兴致。关于这后一件事的整个谈话，是拘谨不自然的。即便现在，马丽亚·露伊莎的手指似乎还在颤抖；与此同时，在卡尔西亚的脸上还有素日见不到的严肃表情。的确，这件事的性质奇特，要弄清楚它，得追根溯源。

前一年，即一八六一年，卡尔西亚毕业于医学专业。

一八六〇年，他还在学校学习时，第一次同福尔土纳托在教堂门口相遇。当时，卡尔西亚是进教堂，福尔土纳托恰好从里边出来。福尔土纳托的形象给卡尔西亚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不论印象如何深刻，倘若不是几天后的第二次相遇，卡尔西亚完全可能把他的长相忘得一干二净。卡尔西亚住在堂曼努埃尔大街，娱乐活动少得可怜，去距他家很近、位于这条街和海滨之间的圣雅努阿丽约大剧院观看演出，是他稀少的消遣活动之一。他每月去看一到两次演出，每次看到的观众人数从未超过四十个，因为只有那些最胆大的人才敢于把脚步迈到城市的这一角落。一天晚上，观众都已入座，福尔土纳托进来，坐在卡尔西亚身旁。上演的是一场悲剧，充满了刀光剑影、厮杀格斗、恶语诅咒、悲声忏悔。然而，福尔土纳托却看得津津有味，遇到令人揪心痛苦的情节，他的注意力倍加集中，目光贪婪地从一个人物移向另一个人物，以致使卡尔西亚这名学生怀疑剧情中有身旁这名观众的个人往事。悲剧演出结束，接着要演出喜剧。但是，福尔土纳托不等开演，起身离座而去，卡尔西亚随他身后走出。福尔土纳托沿着胳膊肘胡同朝圣若塞大街走去，一直走到里约热内卢广场。他低着头，步履徐缓，也曾数次止步，目的在于把路上沉睡的几只狗打上几拐杖。狗痛得汪汪号叫，他则继续走自己的路。在里约热内卢广场，他上了一辆轻便双轮马车，朝立宪海滨的方向驶去。卡尔西亚返回

家中，以后的事便一无所知。

几个星期过去了。一天晚上，大约九点钟左右，卡尔西亚子身一人独坐家中，忽然听到楼梯上的嘈杂声，立即从他居住的那间顶层阁楼下到军火库的一名职员住的第二层。这个职员浑身鲜血淋淋，几个男子汉正抬着他上楼。侍奉这名职员的一个黑仆慌忙把门打开，职员不停地呻吟，说话的声音模糊不清，室内灯光昏暗。把受伤者放到床上后，卡尔西亚说必须立刻去请位医生。

“一位医生马上就来。”有个人急忙回答说。

卡尔西亚瞅了一阵，回答者正是在教堂门口相遇和在大剧院里坐在他身旁的那个人。卡尔西亚想象过，他可能是受伤者的亲戚或者朋友。但是，听见他问受伤者有否家属或者亲近的人时，卡尔西亚否定了自己的设想。黑仆回答他说没有。于是，他便立即承担起救护工作的领导职责，请求来看热闹的陌生人离去，掏出钱来付给搬运的工人，下达了第一道指令；知道卡尔西亚与受伤者同住一幢楼，是学医的学生，他就请他留下协助医生。接着，他开始讲述事情的经过。

“是一帮拦路抢劫的匪徒。我去毛乌拉军营看望我的表弟，回来的路上，突然听到一阵巨大的骚动声。随后，是一伙人。似乎他们还刺伤了一名过路的行人，那人钻进一条胡同里了。但是，我只看见了这位先生。他正在穿过一条马路，一个匪徒擦着他身体走过时，捅了他一

刀。他没有立刻倒下，他说出了他住的地方。由于近在咫尺，我认为最好把他送回家。”

“您以前认识他吗？”卡尔西亚问道。

“不认识。我从未见过他。他是什么人？”

“他是个好人，军火库的职员，叫戈维亚。”

“我不知道他是谁。”

过了不久，医生和警察局副局长来到。医生进行了治疗和包扎，警察局副局长询问了情况。这位不相识的人自我介绍，说他叫福尔土纳托·戈麦斯·达·席尔维拉，是个资本家，单身，居住在卡顿比。大家认为，受伤者伤势严重，治疗包扎过程中，那名大学生协助，福尔土纳托像个仆人，一会儿端着脸盆，一会儿手秉蜡烛，一会儿拿着抹布，一点都不手忙脚乱。面对呻吟不止的受伤者，他目光冷漠。包扎结束后，福尔土纳托已与医生相处融洽，医生走时，他把他送到楼梯口。他再次向警察局副局长声明，他随时准备好协助警察局调查此案。医生和警察局副局长走了，他和那名大学生留在屋内。

卡尔西亚感到茫然，瞅一眼福尔土纳托，看见他把两条腿伸得挺直，双手插在裤兜内，两只眼睛盯着受伤者，若无其事地坐在那儿。他的眼珠子明亮，呈铅白色，转动徐缓，表情凶狠、残酷、冷漠。他脸庞瘦削，苍白，留有一窄条短短的、稀疏的、呈红棕色的胡子，从下巴底下穿过，将面颊两边的鬓发连接起来。福尔土纳托可能有四十岁左

右。他时不时地扭过头来，脸朝着那名大学生，问一些有关受伤者的事情；但是，当青年学生回答问题时，他立刻把头扭过去，眼睛盯着受伤者。那名学生得到的感觉是他什么也不想知道，可同时却又想打听点什么。学生不能否认，他亲眼目睹的是一个罕见的献爱心举动；倘若福尔土纳托如同他刚才的看法，是一位毫无私心的人，那么就必须承认，人心似乎是一眼奥秘的井。

福尔土纳托总是一点钟不到一些离去，第二天再来。伤者伤口愈合迅速，但不等伤口完全长好，他便不辞而别，连家住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告诉他照料的对象。是那名学生在他的姓名、街道和门牌号告诉了受伤者。

“我一旦能够出门，立刻登门感谢他对我的恩情。”正在逐渐康复的受伤者说。

六天之后，戈维亚直奔卡顿比。福尔土纳托被迫接待了他，不耐烦地听他说完一大堆感谢的话，给了他一个讨厌的回答，最后用便服上的流苏甩打起自己的膝盖。戈维亚坐在他的对面，一声不吭，一边用手指抚平自己的帽子。他时不时地抬起头，但却找不到要说的话。十分钟过后，他请求离开，随即便起身走了出去。

“小心拦路抢劫的强盗！”主人呵呵一笑说道。

这名可怜的小人物遭到怠慢，怀着伤心和羞辱的心情出来，使劲把这种蔑视嚼碎咽到肚内，竭力把它忘却，寻找理由为它开脱辩解或者谅解它，目的在于在他的心

灵深处只留下好的记忆。但是，他的努力完全付诸东流。愤恨好像是位独一无二的新房客，闯进他的脑际，把福尔士纳托对他的好处统统轰出来，以至于爬到这个倒霉人儿脑际的，除了愤恨别无他物，而且它还作为一种普通的念头，隐藏在脑海里。正是因为这样，被救助者本人才含沙射影地指责自己忘恩负义。

所有这一切使卡尔西亚感到惊奇。这个青年人天生有破译男子汉心底奥秘和拆字的本领。他爱分析，能深入到许多精神的阶层，直到触摸到一个机体的秘密。他感到这是种享受，而且是至高无上的享受。受好奇心的驱使，他想起来去见见那个卡顿比人。但是，他提醒自己，从未收到过访问他家的正式邀请。要去起码得有个借口，可他还未找到任何借口。

很久以后，卡尔西亚已经毕业，居住在宰马大街，离伯爵路不远。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同福尔士纳托邂逅，随后又多次碰见。由于频繁相遇，自然带来了熟悉亲切。有一天，福尔士纳托邀请卡尔西亚去离此不远的卡顿比看望他。

“您知道我已结婚了吗？”

“不知道。”

“我结婚已四个月，也可以说才四天。星期日请来同我们共进晚餐。”

“星期日？”

“请您莫要寻找借口推辞，我可不接受任何借口推辞。一言为定，请星期日来。”

卡尔西亚星期日践约前往。福尔土纳托给他准备好一桌丰盛的晚餐、大量上乘的雪茄和一席精彩的演说。晚饭由福尔土纳托的夫人作陪。她是个招人喜欢的女人。福尔土纳托的相貌没有丝毫变化，两只眼睛仍旧像是两块铅板，坚硬、冷冰。其他的表情不像先前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倘若他的殷切热情不能为他的长相赎罪，却作出了一些弥补，而且是不小的弥补。他的夫人马丽亚·露伊莎身兼长相和气质两种魅力。她长得羞花闭月，风度翩翩，目光柔和温顺。尽管她已年满二十五岁，可看起来像个不超过十九岁的姑娘。卡尔西亚第二次在他家时，觉察出他们夫妻两人性格之间有些不和谐，精神上的通融性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妻子对丈夫的某些态度超过了尊敬的界限，蕴含着容忍和惧怕。一天，三人坐在一起，卡尔西亚问马丽亚·露伊莎是否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认识她的丈夫的。

“不知道。”年轻夫人回答说。

“您听我讲一桩他高尚的行为。”

“不值一提。”福尔土纳托急忙打断。

“太太看看是否值得。”卡尔西亚医生坚持道。

医生卡尔西亚把堂曼努埃尔大街发生的那件事从头到尾讲述给马丽亚·露伊莎听。年轻夫人听得目瞪口呆，

情不自禁地把手伸过去，握住丈夫的手腕，笑吟吟地表示感激，仿佛刚刚才发现了丈夫的心肠。福尔土纳托经常耸动肩膀，可他听时并非心不在焉。最后，福尔土纳托本人详细讲述了受伤者对他的拜访，连来访者的长相、举止、磕磕巴巴的说话声和双方沉默不语的场面都未遗漏。总之，他认为这是一场嬉戏。在叙述过程中，福尔土纳托多次开怀大笑。他的笑并非虚伪做作。虚伪做作是敷衍搪塞，是虚情假意。福尔土纳托的笑是开朗的笑，是真诚的笑。

“古怪的人！”卡尔西亚心里想。

鉴于丈夫对受伤者的嘲弄，马丽亚·露伊莎感到无比的伤心。但是，卡尔西亚医生接着又给她讲丈夫的奉献精神，并且一一列举他身上那些罕见的护士素质，使她又恢复了刚才的喜悦心情。“如此好的一个护士。”他最后说：“倘若有一天我开办个诊所，我一定来聘请他。”

“值当吗？”福尔土纳托问道。

“值当什么？”

“我们去办一个诊所？”

“一点都不值当。我在说着玩。”

“早就可以干点什么事了。先生开始从医，我认为对您来说，办个诊所是件好事。我恰好有座马上就空闲的房子，可以作诊所用。”

卡尔西亚那天和第二天都谢绝此事了。但是，开办

诊所的想法在福尔土纳托的脑海里已经根深蒂固，他不可能回心转意了。事实上，对于卡尔西亚，是个好的开局，对于他们两人，可能成为一桩好的营生。

几天之后，卡尔西亚终于接受了这一主张。此举对于马丽亚·露伊莎可是莫大的沮丧。她本是个动辄激动、情感脆弱的女子，想到丈夫要接触到人的各种疾病，整日与病人泡在一起，因而愁闷不乐。可她又没有站出来反对他的勇气，就只好屈从认可了。计划制定好后，很快就付诸实施。说实话，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福尔土纳托是事必躬亲。诊所开张后，他既是所长，又是护士长，察看一切，吩咐一切，对采购、细菌培养液、药品和账目等等，都一一过问。卡尔西亚只有这时才发现，福尔土纳托对于堂曼努埃尔大街那名受伤者的爱心并非偶然，助人为乐是他的天性。他看见福尔土纳托拼命地干活，任何一名仆役都望尘莫及。他不怕肮脏，不怕劳累，从不在困难面前低头退缩。他不知道折磨人的病症，或者令人恶心的疾病为何物。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他时刻准备着听人呼唤。所有的人对他无不啧啧称羨，无不击掌欢迎。福尔土纳托潜心学习，观看做各种手术，护理那些任谁都不愿意护理的刺儿头。

“我对刺儿头充满信心。”他说。

共同的利益使福尔土纳托与卡尔西亚之间的友谊日益深厚。卡尔西亚成了福尔土纳托家里的常客，几乎每

天晚上都在那儿吃饭，观察马丽亚·露伊莎的绰约风姿和生活。她精神上显然十分孤独。可正是这种孤独使她的魅力倍增。当她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当她说话的时候，当她干活的时候，当她坐在窗台的一角一声不吭的时候，或者用钢琴弹奏某些忧伤乐曲时，卡尔西亚开始感觉到有种什么东西在搅动他的心绪。爱情的溪水缓缓地流淌到他的心田。当卡尔西亚发现时，竭力想把它驱逐出去，目的在于使他与福尔土纳托之间除了友谊之外，不再出现别的什么。然而，他无法将它驱出。他力所能及的，只有把爱情锁在心扉。马丽亚·露伊莎对卡尔西亚对她的爱慕，以及他的守口如瓶，是心领神会，但却佯装不知。

十月初发生了一桩事，它把这位年轻太太的处境更加清晰地摆到卡尔西亚医生的眼前。福尔土纳托早就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在剩余时间内，用毒药把猫和狗毒死，剥皮、破肚、挖出五脏。由于这些动物凄惨的号叫声把病人吓得魂不附体，他就把解剖室由诊所搬到家里。虽然夫人神经脆弱，可不得不忍受这种哀鸣。但是，有一天她实在无法再忍受了，就去找医生卡尔西亚，求他把此事当成自己的事说服丈夫停止这些实验。

“可太太自己……”

马丽亚·露伊莎微微一笑，说道：

“他自然认为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我希望的是先生以医生的身份对他说这样的实验对我身心有伤害。我

相信您会……”

卡尔西亚迅速地说服福尔土纳托停止了实验。他是否到其他地方做解剖实验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但是，是有这种可能的。马丽亚·露伊莎对医生感激不尽，为她自己，也为那些再也看不见受折磨的猫和狗。她有时咳嗽，卡尔西亚问她是否有哪儿觉得不舒服，她回答说没事。

“请让我诊诊您的脉搏。”

“我什么事也没有。”

她不但没有把手腕伸过来，反而起身告辞了。卡尔西亚从此变得忧虑不安。与马丽亚·露伊莎说的相反他认为，她可能患上了什么疾病，得注意观察她，得及时告诉她的丈夫。

两天之后，正好是我们现在看见他们两个的这一天，卡尔西亚去福尔土纳托家吃晚饭。在客厅内，人们告诉他福尔土纳托在办公室里。于是，卡尔西亚就朝那儿走去，快到门口时，马丽亚·露伊莎神色凄惻地从办公室内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卡尔西亚问道。

“老鼠！老鼠！”年轻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惊呼着走远了。

卡尔西亚想起，前天听到福尔土纳托抱怨一只老鼠叼走了他的一张写有字的重要纸片。但是，他目睹到的一切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他看见福尔土纳托坐在办公室

正当中放的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只盛有酒精的盘子，酒精冒着浓浓黑烟。福尔土纳托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拽着一根细绳，有只老鼠尾巴被牢牢地系在绳的一端。福尔土纳托的右手拿着把剪刀。卡尔西亚走进办公室里时，他正在剪去老鼠的一只爪，随后将这个倒霉的家伙往下放，直到触碰到火焰，然后再把它提上来。他的动作迅速，避免把它烧死。福尔土纳托早已把老鼠的第一只爪剪掉，现在准备剪第三只。卡尔西亚吓得怔怔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快弄死它！”他对福尔土纳托吼道。

“已经快死了。”

福尔土纳托嘿嘿一笑，是他心灵得到满足的反映，是什么东西表达了他内心世界至高无上的快感。他把老鼠的第三只爪子剪掉，第三次把它往下放，接触到火焰后再迅速向上提。这只可怜的老鼠蜷曲成一团，发出凄厉的叫声，鲜血淋漓，散发出焦糊味，但没有立即死去。卡尔西亚把脸扭到一旁，接着转过来，伸出手去制止这种酷刑。但是，他未能如愿，因为福尔土纳托这个鬼东西摆出解剖学家那种泰然的神情，使人心里发憷。只差剪掉最后一只爪子啦。福尔土纳托两只眼睛伴随着剪刀的走动，缓慢地把它剪下。最后一只爪子落地，他瞅了一阵半死不活的老鼠。福尔土纳托第四次把老鼠往下放，直到接触到火焰，然后飞快地提起，动作更加迅速，目的在于

倘若可能，让它残存的生命再延续一阵。

面对这种恶作剧，卡尔西亚控制住自己的对立情绪，为的是看清福尔土纳托的脸面。他既没有愤怒，也没有仇恨，脸上只有一种巨大的、不动声色和深深的喜悦，好像他在洗耳恭听老鼠演奏的一首优美动听的奏鸣曲，或者是在凝神欣赏一尊精雕细刻的神像，或者观看一种与纯美感类似的东西。卡尔西亚认为，而且也是事实，福尔土纳托完全无视了他的存在。倘若这种设想成立，那么福尔土纳托就不是在装模作样，而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火焰正在逐渐熄灭，老鼠可能还有一点残余气息，不过微乎其微。福尔土纳托趁着老鼠气息奄奄的时机，剪掉了它的鼻子，最后一次把它下垂到火苗上。最终，使老鼠的尸体坠落到盘子内，然后，他把这一团烧焦的皮肉和鲜血的混合物从自己身边推开。

福尔土纳托站立起来时，发现了卡尔西亚医生，吓了一跳。这时他才对老鼠大发雷霆，说它吃了他的一张写有字的纸。但是，他的恼怒显然是假装的。

“没有恼恨，仅仅是出于寻找快乐感觉的需要而进行的惩处。而且，这种快乐的感觉只有别人的痛苦才能给他带来：这就是这个人的秘密。”卡尔西亚医生这样思想着。

福尔土纳托夸大了那张纸的重要性。的确，老鼠吃掉的那张写有字的纸给他带来了损失，可损失的不过是时间而已。然而，现在的时间对他是极其宝贵的。卡尔

西亚只管听他叙说，既不打断他，亦不相信他。卡尔西亚的脑际浮现出福尔士纳托的所作所为，有的至关重要，有的微不足道。但是，所有这些举动的解释只有一个：它是喜怒哀乐情感琴键的同一变换，是天生的兴趣爱好，是卡里古拉的缩影。

过了一阵，当马丽亚·露伊莎又回到办公室时，丈夫笑嘻嘻地迎上前，抓住她的两只手，非常和蔼可亲地对她说：

“胆小鬼！”

接着，他转过身来对卡尔西亚医生说：

“您一定相信她差点吓昏过去了？”

马丽亚·露伊莎胆战心惊地辩解说，她易激动，是个女人。随后，拿着毛线和织针，去坐在窗户旁，手指还在不停地颤抖，与本篇故事开头我们看见她的情景一模一样。大家一定记得，他们三人谈论了一些其他事情后，便开始沉默，丈夫坐在椅子上仰望天花板，医生卡尔西亚在啪啪弹指甲。不久以后，他们起身去用晚餐。但是，晚饭的气氛沉闷，不欢快。马丽亚·露伊莎神情忧郁，咳嗽不止；医生卡尔西亚独自寻思，她伴随这种男人是否可能是多余。仅仅是种可能。但是，他对马丽亚的爱情把这种可能性换成了肯定。卡尔西亚为马丽亚·露伊莎担惊受怕，密切注视着她与丈夫的动向。

她咳嗽呀，咳嗽呀！没过多久，疾病总算撕下它的面

纱。马丽亚·露伊莎患上了肺癆，是种不治之症，要把整个生命的活力吸吮殆尽，只剩一把骨头。福尔土纳托得知这一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他应该是以他独特的方式热爱着他的妻子，他已习惯于同她生活，失去她对他是痛苦的。福尔土纳托不惜一切努力，请名医，买药品，更换居住环境，使用种种手段，应用各种缓解剂。然而，一切统统徒劳。这种病是致命之症。

在临终的几天里，面对年轻妻子承受病魔极其残酷的折磨，丈夫对妻子的情爱压倒了一切。福尔土纳托日夜守候在妻子身旁，寸步不离，用昏暗和冰冷的目光瞧着这个在痛苦中缓慢瓦解的生命，一桩接一桩地啜饮着妻子经历的种种苦难。妻子昔日如花似玉，今日被高烧焚毁，被死神折磨，变得瘦骨嶙峋，面容清癯。利己主义，极端残酷，缺乏感觉，既不允许他有须臾的哀伤，也不允许他付出一滴表面形式或者来自内心深处的眼泪。只有马丽亚·露伊莎咽气时，福尔土纳托才陷入木呆、茫然。当他醒悟时，看见自己仍是子身一人。

夜晚，马丽亚·露伊莎的一位来料理丧事的女亲戚去歇息，客厅里只剩下福尔土纳托和卡尔西亚。两人一声不吭，都在凝神沉思。然而，丈夫却疲倦难熬，医生要他去睡一会儿。

“请去休息！睡一个或者两个小时。然后，我去休息。”

福尔土纳托走出客厅，躺在隔壁小客厅的沙发上，立刻进入了梦乡。二十分钟后，他醒来，想再次入睡，眯了几分钟，起身回到客厅。他踮着脚尖、蹑手蹑脚地走路，目的在于避免把在附近睡觉的那位女亲戚惊醒。走到客厅门口，他吓呆了，怔怔地站在那儿。

卡尔西亚早已走到尸体旁，掀开被单，凝视过一阵死者的面容。而后，似乎死神把万物都精神化了，他躬腰，亲吻了她的额头。恰恰在这一刹那，福尔土纳托走到门口。他呆呆地站立不动；这不可能是一本描写通奸的小说中的情节。请读者注意，福尔土纳托不曾有过妒火中烧。天生的脾性以这样的方式谐调着他，既不使他醋意大发，也不使他心生妒忌，赋予他的是一种傲气。但是，这种骄傲他控制得严严实实，纹丝不漏，不亚于对记恨的控制。他咬住嘴唇，愣愣地盯着卡尔西亚。

在此期间，卡尔西亚再次弯腰低下头，准备再吻一次死者。但是，他不能再这样做了。接吻变成了啜泣。眼睛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它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面颊滚滚流下。是没有倾吐出的爱情的泪水，是无法弥补的失望的泪水。福尔土纳托站在客厅门口平静地品味着这种精神痛苦的爆发。它持续的时间漫长，很漫长，令他尽情享受似的漫长。

男 护 理

那么，您认为一八六〇年在我身上发生的那件事可以写入某页书里？写入就写入吧！但是，得有个惟一的条件，那就是在我寿终正寝之前，丝毫不得张扬出去。您不会等得太久，倘若不会再少，可能是八天；我得的是不治之症。

请注意，我本可以把我的全部生活经历讲给您听，因为在我的生涯里，还有其他许多有趣的事儿。可一一陈述需要时间、精力和纸张。现在我手头只有纸张，精力已是非常不足，时间也像是黎明前的一盏煤油灯。明日的太阳很快就要冉冉升空，或许跟生命一样，太阳这鬼东西也是难以捉摸的。再见，我亲爱的先生，请读读这篇文章，但愿您对我产生好感；凡是您认为的不妥之处，请多多包涵；如果芸香没有散发出玫瑰的芳香，请您不要过分虐待它。您向我要过一份人道的文献，这不，就在这儿，请您既莫向我索要成吉思汗的帝国，也不要向我索取马

卡贝乌斯^① 的照片；但是，我求您向我索要我死后穿的鞋子，我不会把它再送给任何人了。

您已知道，这是一八六〇年发生的事。在前一年的八月份，我年满四十二岁，成了个神职人员，我想说的是，我整日埋头为中学时代的同窗、现为马特洛伊^② 市的一位神父抄写神学专著。他对我客客气气，给我提供了住处、床铺和桌子。一八五九年的那个八月，他接到内地某镇一位教区主教的来信，询问在他认识者当中有无通情达理、谨慎和耐心的人，并且愿意去当费里斯贝尔托上校的护理；薪俸丰厚。神父跟我说后，我举双手接受。每日抄写拉丁语的引文和教会格式化的套话，我是早已腻烦不堪。我前往首都向我的一个弟弟辞行，然后就奔向那个小镇。

来到小镇后，听到不少有关对上校不利的传闻。说他难以忍耐、脾气乖戾、对人苛刻，就连最要好的朋友都受不了。他雇用护理花费的钱比买药的钱还要多，并曾把两名男护理的脸打得稀巴烂。我回答人们说，我连健康的人都不害怕，哪还在乎病人。随后，我去见教区主教，他确认了我听到的种种传闻，建议我要温顺和慈善。而后，我就前往上校的府第。

① 马卡贝乌斯，公元前一六七年，叙利亚国王安提奥科统治时期与母亲同时殉难的七个兄弟。

② 马特洛伊，巴西里约热内卢州一城市名。

到他家，我见他直挺挺地躺在凉台上的一把椅子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接见我的态度并不坏。开头，他不吭声，两只猫眼睛不停地上下打量我。接着，一种居心叵测的笑启开了他那张硬邦邦的脸面。最后，他告诉我说，以往他雇的男护理没有一个中用，全是窝囊废，只知道睡大觉，犟嘴，追逐女奴。甚至有两个还小偷小摸！

“您偷窃吗？”

“不，老爷。”

接着，他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他后，他摆出一副惊奇的样子。哥伦布？不，老爷，普洛考皮奥·若塞·戈麦斯·瓦伦哥。瓦伦哥？他认为它不是人的姓，并建议我只叫普洛考皮奥。对此，我回答说只要您觉得称心如意，就叫这个名吧。现在，我之所以给您讲述这个细节，不仅仅是因为我认为它完美地勾画出这位上校，也因为我的回答正中了他的下怀。他亲自把这件事告诉了教区主教，还补充说我在他雇用的男护理当中是最富有同情心的。的确，我们共同度过了七天蜜月般的时光。

第八天，我走进了我的前任们的生活。猪狗般的生活，不得睡觉，不得想任何东西，整日挨骂受气。有时还得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对这些辱骂赔上笑脸。我发现，这是一种讨他欢心的方式。他的暴戾恣睢都源于他的疾病和秉性。疾病是他一系列离弦走板言行的源头。他患有动脉瘤、风湿病，以及其他三四种小病症。上校将近七

十岁，从五岁起，人人就迁就顺从他。倘若只是任性，还不算回事。可他心术很坏，以给他人制造痛苦和凌辱别人取乐。三个月之后，我已无法再忍受他的暴虐。决定离开他，只待瞅准时机了。

时机很快来临。有一天，由于未按时给他热敷，他操起拐杖，给我两下。不需要再多了，我立刻辞职，去收拾行李。他为找我，来到我居住的房间，求我留下，说不值得跟一位老朽的古怪脾气较劲。他一再恳求，我只好不走了。

“普洛考皮奥 我已危在旦夕。”晚上他对我说，“我活不了多长时间啦。我在这儿就等于呆在坟墓里。普洛考皮奥，您得给我送葬。我可不会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把您解雇掉。您一定得去给我送葬，在我的坟头为我祈祷。倘若您不去，”他微笑着补充道，“我夜晚肯定要回来拉住您的两条腿。您，普洛考皮奥，相信阴间有幽灵吗？”

“不相信！”

“蠢驴先生 为什么不相信？”他把眼睛睁得滚圆 恶狠狠地反问我。

这是和平时期。请您想象战争爆发时的情景吧。他克制自己，不再对我杖笞；辱骂的话语倘若没有进一步恶毒刺耳，起码也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而我随着星转斗移，耳朵逐渐长出老茧，对任何辱骂都毫无反应。蠢驴、笨骆驼、大笨蛋、白痴、懒汉 所有骂名都落在我头上。世

世界上至少没有第二个人会挨这样的骂，即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上校现在没有亲戚，曾经有过一个外甥，五月底或者六月初在米纳斯死于肺病。朋友们偶尔来访，除了称赞他、颂扬他外，无别的话可说。探望短暂，五到十分钟而已。剩下我独自一人时，面对的是一部活生生的污言秽语的总汇编。我不止一次下决心离开，只是由于教区主教的一再恳求，我才没走成。

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两人的相处变得日益艰难，我本人也盼望着早日返回首都。我已年满四十二岁，不能强迫自己幽禁在乡村野地，习惯于整日守候在一个粗鲁的病人身旁。至于我与世隔绝的程度，只要知道我连张报纸都未曾浏览过，就足已想象出我的孤独。除了人们把几桩至关重要的消息带给上校外，我对于这个世界是一无所知。因此，我打算一有机会，立刻返回京城，哪怕为此得同教区主教打上一架。说得好听一点（鉴于我正在做一个全面的忏悔），是我在这儿挣的工资完全保存着，分毫未用，我正急于回首都将它挥霍干净。

时机可能来临了。上校的健康日益糟糕，遗嘱也已写好，对公证员的辱骂与素日对我的谩骂几乎旗鼓相当。对我的态度更加恶劣，短暂的平静与温和成了罕见之物。我身上存在的那一丁点儿要我不计较这个病人粗暴行径的怜悯，这时也荡然无存；我内心深处燃起一种仇恨和厌恶的火焰。八月初，我决定永远离开这儿；虽然教区主教

和医生对我陈述的理由表示认可，可他们仍然请求我再呆上一段时间。我对两人让步，答应再呆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不管病人状况如何，我一定走人。于是，教区主教开始物色我的接替者。

下面，您将看到发生了什么事。八月二十四日晚上，上校大发雷霆，一把将我推倒在地，对我的辱骂不堪入耳，威胁说要一枪毙了我。最后，他将一个盛着他认为不会把我烫伤的冷面糊盘子朝我扔来。盘子砸在墙壁上，碰得粉碎。

“没有良心的家伙，你得赔！”他怒吼道。

接着，他还咒骂了我好一阵。十一点钟，上校入睡。他睡眠时，我从衣袋里取出一本书。是一部阿里恩科特^①的旧小说，已翻译成葡萄牙语，是我在他家发现的。在上校睡觉的同一房间内离床榻不远的地方，我坐下开始阅读；我必须在午夜叫醒上校，以便给他吃药。兴许是由于困倦，或许是因为该书乏味，第二页未读完，我也昏昏进入睡乡。上校的吼叫声把我惊醒，我睡眼惺松地站起来。上校仿佛在谵妄状态，仍旧在大喊大叫；最后，竟伸手操起一个大肚子水壶朝我砸来。我躲避不及，大肚子水壶砸到我的左面颊。疼痛剧烈，眼冒金星，周围一切全然看不见了；我扑到病人身上，两手掐住他的脖子，我

^① 阿里恩科特，法国小说家。

们两人展开搏斗，最后我把他掐得透不过气来。

当我发现病人断了气时，我吓得赶紧撒手后退，甚至还发出一声惊叫。但是，没有任何人听见我的叫声。我又回到床边，使劲摇晃上校，想把他唤回到人间。然而，为时已晚。动脉瘤破裂，上校已经死了。我走到隔壁的大厅，过了两个小时，不敢回到上校的那个房间。现在，我无法将我当时那种经历一一述说。我吓呆吓傻了，我说的全是些模糊和愚蠢的谰语；我仿佛看见四面的墙壁上有人；听见了低沉的说话声。我们两个人搏斗前和搏斗过程中死者的喊叫声仍然在我耳畔回响，他抽搐的样子挥之不去，时刻跟随着我，呈现在我的眼前。请您莫要相信我是在故弄玄虚，装腔作势。我现在告诉您，当时我确实清楚地听到有人朝我高声怒吼：杀人凶手！杀人凶手！

万籁俱寂。钟声依旧是那样缓慢、均匀和单调。可今日它的响声却加剧了寂静和冷清。我把耳朵贴到房门上盼望能听到他的一声呻吟，一声说话，一声辱骂或者任何一种意味着上校还活着，能使我心灵恢复平静的响声。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上校的拳打脚踢，十下、二十下、一百下。然而，白等了，一下也没有，没有纹丝动静，没有丁点儿响声。我又开始在大厅内茫然地走来走去；而后，我坐下，两只手把头抱住，我懊悔，不该来到这儿。“我接受这种差事的时刻该死！”我叹息道。我把马特洛伊市的

那位神父、那名医生、那个教区主教、那些给我安排这个差事的人，还有那些请求我再呆一段时间的人，统统骂个狗血喷头。我一口咬定这些人都是共犯。

静寂最终给我带来了恐惧。我起身打开一扇窗户，倘若刮风，我希望听到一点它的声音。然而，不曾刮风。夜色静谧，星光闪烁，并不理睬那些脱帽向送葬行列致意和继续谈论其他事情的人们。我倚窗站立一阵，凝望夜空，回味我的人生，看是否能平息眼前的痛苦。只有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当时我思考的无疑是惩处。我认为我已身负罪行，惩罚已在面前。这时，恐惧加上内疚，心绪混乱。我感到毛骨悚然。几分钟之后，我看见凉台上有三四个人影。他们隐藏在那儿，窥探我的一举一动。我离开窗台，这些身影飘逝到天空；原来是幻觉。

天亮之前，我医治好了脸上的淤伤。只有这时，我才敢举步回到上校的房间。我两次走到门口，又转身退回，可出于必要，我这次进去了。即便进去，也没有立即走近床铺。我两腿不停地颤抖，心怦怦地跳，总想到逃跑。但是，逃跑本身就是承认罪行。相反，迫在眉睫的，是将他焚尸灭迹。我走到他的床边，瞧着尸体，他两只眼睛睁得滚圆，张着嘴，仿佛要留下世代相传的一句永世长存的话：“该隐，你做了什么事呢？”^① 我看见他脖子上有我指

语出《圣经·创世记》“该隐杀其弟”的典故。

甲留下的深深印痕，就把他的衬衣扣子系得非常靠上，把被单也拉得紧紧挨到下巴。随后，我叫来一个奴隶，对他说明上校黎明时分已经咽气；吩咐他去给教区主教和医生送口信。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借口我的弟弟生病，尽早从这儿脱身。的确，几天前我接到弟弟的信，信中告诉我说近来他感到身体不适。但是，我提醒自己，马上离开可能引起旁人的怀疑，于是没走。我唤来一名年迈和眼睛近视的奴隶，在他的协助下，我亲自给死者穿寿衣。我一步未离开灵堂；我害怕其他人可能会发现点什么。我想瞅瞅其他人的面孔上是否有怀疑的表情；可我没有胆量正视任何人。人们进入灵堂时蹑手蹑脚的步态、说话悄声细语、教区主教繁琐的礼仪和没完没了的祈祷，这一切更使我急躁不安。时辰已到，我两只手哆嗦着将棺材盖合上。可是，由于手颤抖得如此厉害，被一个人发觉，他以怜悯的口吻对另一人说：

“可怜的普洛考皮奥！虽然疾病缠身，仍如此伤心悲哀。”

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莫大讥讽。我心急如焚，盼着一切尽快完事。我们出了家门。从室内的昏暗过渡到街上的明亮，令我打了个巨大的寒颤；我担心，光天化日之下已不可能掩饰我的罪行。我不敢抬头，眼睛盯着地面，只管走路。当一切事宜宣告结束时，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此时 对人们 我是泰然自若 可对自己的良心 心情难以平静。上校死后的最初几个夜晚，我自然是心神不宁和痛苦悲伤的。现在，没有必要说当时我立刻就返回了里约热内卢。虽然这儿距犯罪地点已十分遥远，可我仍然在提心吊胆地生活 我没有笑声 很少说话 饮食难咽 幻觉连绵 噩梦不断……

“您莫要再想念那个死去的人啦！”大家多次劝慰我说：“不值当整日如此悲悲切切。”

而我则利用他们的错觉，对死者大加赞扬，称他是个好人；脾气的确暴躁，但菩萨心肠。我在颂扬他的时候，言语出自肺腑，并对此深信不疑，起码在那一片刻。还有另外一件有趣的事，它或许对您理解本文大有裨益。那就是我虽非教徒，却吩咐在圣礼教堂为上校做死亡弥撒。我没有邀请上校的亲朋好友，谁也没告诉，我独自一人前去做安息弥撒。整个过程，我都直挺挺地双膝跪定，不时地在胸前划十字祝福。我加倍付给神父赏钱，在教堂门口散发大量施舍，都是为着安息死者的灵魂。我不想再蒙骗其他人了，我只身来做弥撒就是证明。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我要补充说 不提上校则罢，一旦提到他 我必定要说：“愿上帝保佑您的灵魂！”我多次给别人讲述一些有关他令人捧腹的趣事，颇为风趣的恼怒发火……

我回到里约热内卢的第七天，收到教区主教的来信，也就是我给您看的那封。信上告诉我，他发现了上校留

下的遗嘱，说我是他的全部财产的继承人。请您想想，我当时是多么的惊讶！我似乎觉得我没有把这封信看清楚，就去找我的弟弟，去找我的诸位朋友，让他们一一过目。他们看到信上说的和我看到的丝毫不差。白纸黑字，我是上校全部财产的继承人。我甚至设想这可能是个圈套。然而，我提醒自己，倘若我的罪行被发现，有许多其他的手段抓捕我。再者，我谙熟教区主教做事光明磊落，他不会乐意成为他人利用的工具。我反复阅读这封信，五遍、十遍、无数遍。白纸黑字，仍旧是立我为全部财产的继承人。

“他有多少财产？”我弟弟问道。

“说不清。但他是个大富翁。”

“的确 这证明他是你的朋友。”

“是……是……”

这样，由于命运的嘲弄，上校的全部家产落到了我的手里。我思忖过拒绝这份遗产。这样的遗产，即便继承一分钱，也足以遗臭万年，比我做个被雇用的密探更加可憎可恶。对此，我思考了整整三天三夜，总是在想到拒不接受这份遗产可能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时，思路就被绊住。三天之后，我寻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先接受遗产，然后将它化整为零，悄悄地一点一点分发给众人。这样做，不仅仅是良心的驱使，也是一种通过此项道德行为进行赎罪的方式。我觉得这样做，我就了却一笔债。

我准备妥当，立刻起程前往那个小镇。一路上，随着小镇的逐渐临近，那桩悲惨的往事就越发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小镇周围面目凄凉，上校的阴影仿佛从四面八方向我扑来。想象把上校的言行举止、把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夜晚……都一一重现在我的脑际。

是犯罪还是搏斗？说实在话，是一场我遭到攻击后奋起自卫的搏斗，在搏斗中……是一场悲惨的搏斗，是个不幸。我牢牢地抱住这种想法。我反复权衡遭受的种种凌辱，主动动手打他一顿，骂他一通……不是上校的过错，我对他了如指掌，他疾病缠身，病魔把他变得脾气暴躁，性格乖戾，甚至难以侍奉……但是，我原谅他的所作所为，谅解他的一切。糟糕透顶的是那个夜晚的一场灾难。我也思考过上校不可能再活多少日子了，他已是个行将就木的人儿，连他本人也预感到这一点，而且也屡屡向我述说过。可他能活多久？两个礼拜，或者一个礼拜，也可能连一个礼拜都不到。其实，这已不是生活，倘若能够称这个可怜的人儿是个病秧子，那么，他的生命是在苟延残喘。谁能说那场搏斗和上校的死亡不是偶然的巧合呢？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甚至是最有可能巧合；不可能有其他的理由。我也牢牢抱住了这个想法……快到小镇时，我的心缩成了一团，甚至想要转身返回。但是，我控制住自己，继续前进。人们热情地向我祝贺。教区主教把遗嘱的内容告诉我，说它是份慈善性的遗产；顺便，他

也对我大加称赞，说我以基督教徒的忍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伺候了上校；同时也说上校态度粗暴，生硬，但是个知恩必报的人。

“这毫无疑问。”我把脸扭到一边，望着其他地方说道。

我神色惶遽。大家对我赞不绝口，说我有奉献精神，有耐心。由于清点财产的需要，我不得不在镇上滞留数日。请的律师来了，一切进展顺利。在这段时间，我多次谈及上校，四邻们也纷至沓来，给我讲述上校的事，但他们言语缺乏神父的慎重，我则为上校辩护，指出他的一些优秀品德，说他是个人严厉的人……

“什么严厉的人！他死了，完事；他可是个鬼东西。”

他们七嘴八舌，向我叙述他干的一些令人难以容忍的事，恶劣的行径，其中有些是极其离奇古怪的。您想让我对您说说吗？开始，我是怀着好奇心，静静地谛听；而后，一种反常的高兴涌入我的心房。说实话，我是竭力想把这种惬意驱逐出去的。我维护上校，我为他辩解，我把有些事归咎于地方上的你争我夺；是的，我承认上校有点儿粗暴……有点儿？好似一条被激怒的蛇，理发师冲到面前把我的话打断 征稅官、药店老板、书记官 大伙儿说的都一样。他们还讲述了其他许多事，叙述了死者的整个一生。老人们回忆起上校孩提时代的桩桩残酷行为。一种居心叵测的愉悦，一种精神上的绦虫，打我心底深处

悄然生长，尽管我竭尽全力把它一节一节拉断，可它立即对接起来，继续生长。

清查财产的种种事宜排遣了我心中的忧悒；另一方面，整个小镇对上校的看法如此糟糕，以致最初映入我眼帘的那些灰蒙蒙、阴沉沉的景物渐渐失去这样的色调。拥有这份遗产，我把它兑换成了证券和现钞。许多个月之后，把这份遗产作为施舍和慈善性的捐赠统统分发出去的想法，已不像初期那样强烈，连我自己也认为，那样做是装模作样。我把最初的计划加以收缩，仅仅分发部分东西，以扶贫济寒，出钱重新装修了小镇上的那座教堂，给慈善院的捐赠一共用去三万二千埃斯库多。此外，我还为上校修建了一座坟墓，完全由白色大理石砌成，是一名意大利那波利人的杰作。他在巴西呆到一八八六年。我相信，后来此人在巴拉圭离开了人间。

岁月流逝，记忆变得灰暗，苍白。现在，我时不时地想起上校，可已经没有最初几日的恐怖。我把上校身患的诸多疾病给一些医生讲述过，凡听过我讲述的医生，一致认为他的死是必然的，他们感到惊讶的，只是他能扛这么长的时间。医生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很可能是我无意中夸大了病情。但是，即便没有那场不幸，上校也应该告别人间却是真理。

再见，我亲爱的先生。倘若您认为这些记录有些价值，作为报酬，请您也给我修座大理石坟墓；作为墓志铭，

书写上我对神圣的登山宝训的修改：“拥有万贯家产者才是洪福齐天的人，因为他们一定会得到慰藉。”

父亲追捕母亲

奴隶制度解体时带走了一些差事和器具，其他社会制度也可能沿袭这种成规。我这儿所指，仅仅是与某个差事相关的器具。其中之一，是脖子上戴的锁链；其二，是脚镣；往日，也曾有过马口铁皮做的面罩。鉴于面罩能把奴隶的嘴堵住，以使他们失去酗酒的恶习。面罩上有三个洞，两个用来看东西，一个用来呼吸空气。面罩延伸到后脑勺，用把锁锁牢。由于没有了嗜酒的毛病，奴隶也就丧失掉偷窃的念头，因为他们为过把酒瘾从主人那儿偷几个铜子儿是常有的事。既然这两种罪过已经绝迹，留下的无疑是朴素和诚实了。这种面罩实在荒唐可笑。可不可靠荒唐，以至有时不靠残酷，社会和人的秩序就不能够得以长久维持。昔日，白铁工匠们把做好的面罩悬挂在店铺门口出售。然而，但愿我们今天的人不再为面罩小心谨慎。

脖链是给逃跑的奴隶戴的。请你们把它设想成为一个又粗又大、锁定在后脑勺的颈圈；头的左右两侧，甚至

头顶上还有一根粗大的铁杆。自然，脖链是异常沉重的。但是，与刺字相比，这种处罚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因为脸上刺字的奴隶一旦逃跑，无论逃到哪里，都表明他是再次潜逃，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将其捉拿。

半个世纪以来，奴隶们逃跑的事层出不穷。奴隶们人数众多，并非人人喜欢奴隶制度。遭受殴打虽是偶然的事儿，可并非奴隶都喜欢挨打。大部分奴隶是仅仅遭到训斥而已。有的一家之主还担当奴隶的保护人，这样的主子不歹毒。除此以外，财产的情感克制着行为，因为金钱同样让人心疼。当时，奴隶逃跑的事接连不断。在瓦龙戈镇^① 购买后走私到巴西的奴隶，尽管人生地不熟，可一下船，撒腿就跑。这种情况虽然不多，可时有发生。尾随主子回家者，并不稀少，其中那些精明的奴隶，则请求主人给他们标上租金，然后外出打工，一点一点争取。

谁的奴隶逃跑了，一旦有人帮他寻回，就得付给酬金。失主得先在广告栏内贴张启事，写明逃跑者的标记、姓名、衣着。倘若有身体缺陷，也要注明。同时，还得写上奴隶行走的地区以及酬金的数目。如果不写具体数目，得有这样的承诺：“必将得到厚报”或者是“您一定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酬金”。启事的上方或侧面往往还有

^① 葡萄牙波尔图市的一个镇。

一张插图，画着奴隶的相貌，他光着脚丫子，肩上扛根一端系着个包袱的木棍，在奔跑。此外，还以法律的严谨性申明，任何人不得对该奴隶进行鞭笞。

这样，捉拿逃跑的奴隶就成了当时的一种差事。这种差事可能不高尚，可由于它是用来维护法律和财产所有制的暴力工具，带来了隐含着奴隶们要求恢复权益行为的另外一种高尚。没有人是为了消遣，或者为了学习而从事此项差事的。贫困、需要额外收入、缺乏从事其他工作的能力和偶然性，有时也是出于对通过这样的途径为别人效力的喜好，上述这些因素，对于那些自认为是个严厉到足以整饬这种混乱局面的人来说，都是推动力。

坎迪多·内韦斯，在家里人称小坎迪多，是位与奴隶逃跑的事有关的人物。他向穷困潦倒低头，弄到这份捉拿在逃奴隶的差事。此人有个严重的缺点，既承受不了长期的工作，也耐不住短期的差事，缺乏恒久性。他把恒久性称之为持久的倒霉。当初，他喜欢学习活版印刷术。不久发现，要想设计出一幅精美的图案，得下一番工夫才成，即便如此，挣的钱也寥寥无几。商业唤起了他的注意力，那是种收入丰厚的行业。经过某些努力之后，他进入一家小店铺当售货员。但是，接待顾客、为顾客服务的职责，刺伤了他高傲的心情。五六个星期之后，他主动辞职，在大街上溜达。档案保管员、帝国某部下属一单位的公文传送员、邮差以及其他种种工作，都是他找到不久又

立马撒手不干的职业。

当克拉拉姑娘的爱情火焰燃烧到坎迪多·内韦斯的身心时，他除了身负债务以外，是一无所有。欠债不多，因为他与以雕塑为业的表兄同室居住。坎迪多·内韦斯多次试图寻找一份工作，均遭失败，于是决心选定表兄的职业为业，还听了几堂课。再上几次课对他并不难，可他急于求成，学得马虎。他既不会精雕细刻，也干不了复杂的活儿，只能为沙发雕些爪子，为椅子做些普普通通的浮雕。他希望结婚成家时有份工作干。转瞬，婚期来临。

当时坎迪多·内韦斯三十岁，克拉拉二十二岁。她是个孤儿，同莫尼卡姑姑住在一起，共同做针线活儿。她针线活儿做得不多，恋爱谈得不少。但是，这些情人仅仅是想消磨时间，没有其他的渴望。下午，情人们打她家门口走过，没完没了地瞧她，她也瞧他们，直到夜幕降临，催促她回家干针线活儿为止。她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给她留下一丝思念，也没有任何人点燃她情欲的火焰，兴许她连许多恋人的姓名还不清楚。理所当然，她想嫁人。正如姑姑对她所言，用钓鱼竿钓鱼，得看鱼儿是否上钩。可是，鱼儿总是远远游过。偶尔有条鱼儿停下，也只是绕着诱饵转上一圈，闻一闻它的味儿，便将它遗弃，朝其他诱饵游去。

谈情说爱带来了大量的冷嘲热讽。当克拉拉姑娘看到坎迪多·内韦斯时，感觉到他可能会成为自己的丈夫，

成为心目中真正的、独一无二的白马王子。两人在一次舞会上相遇。为了记住这位情侣的第一个差事，这次相见就是那本排版蹩脚、装订更为差劲的书的开篇。十一个月过后，举办了婚礼。它是这对新郎新娘交往中最幸福的聚会。克拉拉的许多女朋友与其说是出于友谊，不如说是出于妒忌，曾试图劝阻她迈出这一步。她们既不否认新郎潇洒倜傥、风度翩翩，也不否认他对她的挚爱，更不否认他的一些品德。女朋友们说，他过于喜欢大吃大喝。

“还好，新娘反驳说，“起码我没有嫁给一具死尸。”

“不死尸，他可不是。但是他是……”

女朋友们没有说出他是干什么的。他们结婚之后，仍然在莫尼卡姑姑那所贫寒的陋舍内栖身。有一次，姑姑跟他们说起生儿育女之事，他们说希望要个儿子，只要一个，尽管仅仅一个也必然会使他们的日子雪上加霜。

“倘若添个儿子，你们两个就得饿死。”姑姑对侄女说。

“圣母马利亚会给我们饭吃的！”克拉拉立即反驳道。

坎迪多·内韦斯向侄女求爱时，莫尼卡姑姑应该是给她提出过警告或者威胁了。问题在于克拉拉也贪恋吃喝，婚礼可能是个大嚼大嚼的盛会，而且也的确如此。

快乐是三个人一致同意的事。无论谈到什么事，夫妻俩总是笑逐颜开。甚至于姓名克拉拉、内韦斯、坎迪多

都成了他们的绕口令。他们不为吃饭操心，却处心积虑地寻找笑料。笑声好消化，不费力。现在，克拉拉干的针线活儿比较多 坎迪多·内韦斯没有固定工作，照旧出去打零工。

可并不因此他们就放弃了要个儿子的念头。但儿子不知道他们有这种独特的殷切期盼，仍然无止境地躲藏着不肯出来。有一天，一个婴儿终于发出信号，无论是个小子还是个丫头，都是他们日夜祈福的结果，都可能给这对夫妻带来热切盼望的幸福。莫尼卡姑姑乱了神，惊慌失措。坎迪多和克拉拉则对她的惊恐嗤笑不已。

“阿姑，上帝会来帮我们一把的。”未来的妈妈坚持说。

怀孕的消息在四邻中间传开。人们密切注视着伟大时刻的曙光来临。现在，妻子工作起来更加情愿。这也是必要的，因为除了做针黹卖钱外，还得抽空给小孩准备点衣物。鉴于日夜想孩子，她已与小孩融为一体，共同生活，为小孩做尿布，为小孩缝衣衫。可做的衣物仅有寥寥几件，空闲的时间则十分漫长。尽管不十分情愿，莫尼卡姑姑的确还是帮助了她。

“你们要看到忧愁的日子了。”姑姑叹息道。

“可是 别人家的许多孩子不是也出生了吗？”克拉拉问道。

“是出生了，不过他们总能找点可靠的东西 糊口，虽

然不多……”

“怎么可靠？”

“可靠的东西！一份工作，一个职业，一桩差事。这个不幸的孩子眼看就要降生，可他的父亲每天把时间耗在什么事上呢？”

坎迪多·内韦斯听了莫尼卡姑姑的那个警告后，立刻前去找她。虽然未大发雷霆，可态度远远没有平常那样温和。他质问姑姑是否有哪一天她曾断过顿。

“除圣周^①外，夫人可从来没有守斋。即便您不愿同我坐在一起晚餐，可也照吃不误。我们从未断过鳕鱼……”

“这我清楚。可我们是三口人。”

“我们马上就是四口。”

“这就不一样了。”

“除了我现在干的，您还想叫我干什么？”

“谋个比较可靠的差事。您瞧瞧街拐角那个细木工，小商店那个售货员，星期六刚刚结婚的那个印刷工人，他们都有一份可靠的工作……请您莫生气，我没有说您整天东游西荡，无所事事，可您选择的工作不稳定，您一连几个星期得不到分文。”

“是的。可说不定哪个夜晚我挣的钱不仅仅能补偿

^① 圣周，复活节的前一周。

这些日子的亏欠，甚至还有剩余。上帝没有把我抛弃。逃跑的黑奴知道他不能够同我捉迷藏。几乎没有一个逃跑的奴隶能够顽抗到底，许多人立即自首。”

他以此为荣，谈到自己的希望时，好像大把大把的票子已握在手里。过了不久，他不仅自己哈哈大笑，也使姑姑眉开眼笑。姑姑自然心花怒放，因为她已预见到洗礼仪式上有一餐丰盛的美味佳肴。

像昔日撒手不干其他许多报酬丰厚或者报酬微薄的工作一样，坎迪多·内韦斯放弃了雕塑工的职业。捉拿逃跑的奴隶给他带来了新的诱惑。这种差事不强迫他伏案久坐，只要有力气，目光敏锐，有耐性，有胆量和一条绳子就成。坎迪多看完启事，把它抄写下来，将纸装入衣袋，然后开始四处打探。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能把逃跑奴隶的特征和习惯铭记在心里，不费多长时间，就能发现他，抓住他，将他捆绑，送交给主人。坎迪多的力气很大，动作也非常敏捷。他不止一次是在街头拐角天南海北闲聊的时候，看出从这儿经过的奴隶中哪个是在逃的奴隶，想起他是谁、他的姓名、他的主人、主人的家庭住址、酬金多少，等等。于是，他中断聊天，跟踪逃跑的奴隶。坎迪多不立刻动手抓他，得观察有利的地形，纵身一跃，大笔酬金就落到手里。当然，并非每次都不流血，奴隶会拼命挣扎，用指甲抓，用牙齿咬。但是，坎迪多往往能不留任何伤痕地把他们制服。

不多时，坎迪多的收入开始锐减。在逃的奴隶已经不像以往那样接二连三地落到他的手里。此外，也涌现出一些高明的新手。随着捉拿在逃奴隶事业的日益兴旺，不少失业者迷恋上它。他们拿根绳子，去翻阅报纸，抄录启事，投身于追捕。在坎迪多居住的区域內，就不止有一个竞争对手。换句话说，由于坎迪多·内韦斯没有了那笔临时的收入，或者拖延不了几天、几乎是临时的收入，债务就开始急剧上升。生活日趋拮据。吃饭靠赊欠，粗茶淡饭不说，而且还上顿不接下顿。房东也不断上门逼交房租。

外头的活儿忙得克拉拉晕头转向，甚至连给丈夫缝补衣服的空儿都没有。莫尼卡姑姑自然帮着侄女干活。每当坎迪多傍晚回到家里时，从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今天一个铜子也没有带回来。吃过晚饭，他再次出去，想逮个在逃的奴隶。尽管次数不多，但发生过他认错人的时候，把某个忠于主人、正急于去为主人干活的奴隶抓住。这种失常是贫困所致。有一次，他把一个自由的奴隶抓住，尽管连声赔不是，求饶恕，可还是遭到这名自由奴隶的亲朋好友的一顿拳打脚踢。

“您欠的就是这个！”看见他走进家里，听了他对错误的陈述和挨打的经过后，莫尼卡姑姑感叹道，“小坎迪多，不要干这一行了，另谋生路，找个别的工作吧！”

事实上，坎迪多早就想改行干其他事。这种想法的

产生并非源于姑姑的劝告，而是由于对更换职业的单纯喜好。换种工作可能是改变自己形象或者人格的方式，糟糕的是不能伸手就找到一个眨眼工夫即可学会的工作。

日月轮回，光阴荏苒。胎儿日益成长，出生之前，使母亲感到负担沉重。第八个月时，已囊空如洗，度日艰难。更不用说第九个月了，困苦的情景也用不着我陈述。最好是只说说它的滋味。这样的滋味是不可能再苦涩了。

“不成 莫尼卡姑姑！”小坎迪多高声吼道。他断然拒绝了一个劝告。连我都难以将它付诸笔端，更何况他作为父亲听到这样的劝告了。“永远办不到！”

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莫尼卡姑姑劝告这对夫妻把即将降生的孩子送到孤儿院放置弃婴的圆形旋转柜里。这一对年轻的父母日夜盼望着孩子早日来到人间 为的是亲吻他 照看他 看他笑 看他成长 看到他一天胖似一天，看到他蹦蹦跳跳……的确，没有比这话再难容忍的了。为何要遗弃？怎么要遗弃？坎迪多把两只眼睛睁得滚圆，瞪着姑姑，最后攥紧拳头狠狠朝吃饭桌上砸去。桌子破旧，榫头已经错位松动，这一拳下去，它几乎完全散架。克拉拉急忙插嘴：

“小坎迪多 姑姑要出自恶意是不会说的。”

“出自恶意？”莫尼卡姑姑反问道，“出自恶意或者出

自好意，不管怎么着，我说的就是你们的上策。你们什么都得赊欠，肉和红豆眼看就吃光了。倘若不来钱，家里怎么还能够添人？以后，还有机会。将来，一旦先生的生活有了可靠的保障，无论生多少孩子，都会得到这样的照料，或者比这更好的照料。这个孩子会得到很好的抚养，什么都不会缺少。难道孤儿院圆形旋转柜是个海滩，或者是个垃圾堆吗？在那儿不杀害任何人，任何人都不会平白无故地死去。可在咱们家，如果缺吃少穿，他必死无疑。总而言之……”

莫尼卡姑姑耸耸肩膀算是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接着，转身消失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已经多次转弯抹角地说过这个解决办法。但是，如此直言不讳和热情——倘若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残酷——还是第一次。克拉拉把手伸给丈夫，仿佛是在激励他鼓起勇气。坎迪多·内韦斯做个怪相，小声地骂姑姑是个疯子。夫妻两人正在温存亲热，叩打大门的声音将其中断。

“是谁？”丈夫问道。

“是我。”

原来是房东。因为拖欠三个月的房租未交，房东本人亲自来向房客讨债。坎迪多想让他进来。

“没有必要……”

“劳驾，请进！”

债主进屋，可拒绝坐下。他环视一下屋内的家具，看

房客是否把某件典当。债主发现少了点什么。他说，他来收取逾期未交的房租，再不能等待了；如果五天内不交，就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不能忙乎着盖成房子供他人白白享受。看到此人，谁也不可能说他是房主，可他这番强硬的话语弥补了行动的不足。可怜的坎迪多·内韦斯宁愿不吱一声地听着他训斥不敢反驳。而后，他弯腰低头，既表示应承，也同时表示哀求，可房主是寸步不让。

“要么五天，要么滚到大街上！”房主重复道。说完，伸手拉开门栓，走了出去。

坎迪多从后门出去。陷入如此困境，可他从未感到山穷水尽。他把希望寄托于借债。还不知道如何借，何处借，可已抱有希望。此外，他求助于捉拿在逃奴隶的启事。发现启事很多，有的已经陈旧过期，是些很久以来他就寻找过的在逃奴隶，可一无所获。那天，坎迪多又花费了几个小时，仍然是毫无成果，只得转身回家。四天之后，他没有弄到分文。坎迪多想起了找保人。他四处乞求房主的好友们出面担保，可除了搬家的勒令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形势非常严峻。夫妻俩既找不到住处，也没有哪个能够借给他们个安身地方的人可以指望，只有去睡在大街上了。他们两个也不曾把希望寄托在姑姑身上，可莫尼卡姑姑已经与一位年迈的阔太太说好，她答应把院内马车棚靠里的几间低矮的房子借给他们三人居住。莫尼卡不仅仅有弄到住处的本领，更大的本领是在

他们两人面前只字不漏，目的在于使坎迪多·内韦斯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第一步 先将孩子舍弃 而后 找份可靠和经常性的挣钱门路弄些钱。总而言之，使他改变生活方式。克拉拉叫苦连天，她则心平气和地听着，肯定没有火上加油，可也没有安慰她。姑姑想，等到那天他们被迫离开这个家时，再把找到新居的消息告诉他们，给他们来个惊喜，他们睡得可能比现在发愁要安稳些。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们被赶出来后，搬进免费提供的房屋。两天之后，小孩出世。父亲高兴不已，同时也痛苦万分。莫尼卡姑姑坚持要让他把刚刚出生的孩子送到孤儿院放置弃婴的圆形旋转柜里。“如果您不愿意送，请把他交给我吧。我把他送到保儿保奴司大街。”坎迪多·内韦斯求她不要这样，求她稍等片刻，说他自己会送。请您注意，生的是个胖小子，父母俩日思夜盼的正是男孩。他们刚刚喂孩子吃过几口奶，可由于晚上不停地下雨，父亲决定等到第二天晚上再把孩子送进孤儿院放置弃婴的圆形旋转柜内。

就在那个黑黢黢的夜晚，捉拿在逃奴隶得来的钞票，又呈现在坎迪多的面前。多数情况下，酬金只是许诺，有的写明酬金，但总数少得可怜。但是，有一笔酬金却高达十万个列伊斯。在逃者是个黑白混血妇女，相貌和服装的特征说得一清二楚。坎迪多·内韦斯早就四处寻找过她，可惜不走运，只好半途而废。他设想过，准是这个黑

白混血女人的某个情夫把她给藏起来了。可现在，这笔大钱在他眼前晃动，而他又囊空如洗，诱惑和急需鼓起坎迪多·内韦斯的劲头，要他作最后一次的巨大努力。天一亮他就离开家去混血人大街、混血人广场、分娩出生马路和助人马路探查，因为据启事所说，她似乎常在这些地方走动。结果徒劳。只有助人马路上的一位卖药的想起三天前曾卖过一盎司的药给一个具有他指出的特征的人。坎迪多·内韦斯好像是以这个女奴主人的身份在说话，他彬彬有礼地一再感谢卖药人提供的信息。捉拿其他在逃奴隶的酬金虽然未定，或者颇为微薄，可坎迪多同样未走好运。

坎迪多回到了借给他的那个凄凉之家。莫尼卡姑姑费尽心血为刚刚做妈妈的侄女做好了限量的饭菜，也把小孩收拾停当，准备送往孤儿院丢在放置弃婴的圆形旋转柜里。尽管作为父亲，坎迪多已经点头同意，可他几乎无法掩饰舍弃亲生骨肉的痛苦。莫尼卡姑姑给他留有饭菜，可他不想吃。他说不饿。这是真心话。为保住儿子，坎迪多苦思冥想，设想出种种办法，可没有一个管用。他不能忘记自己居住的栖身之地。坎迪多征求夫人的意见，她则显示出无可奈何的神情。原来，莫尼卡姑姑早就给她描绘过一副抚养儿子的情景：生活可能更加贫困，甚至孩子可能会被活活饿死。坎迪多·内韦斯被迫无奈，只得实践自己的承诺。他请求夫人把儿子未吸吮完的母乳

喂给儿子。夫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小家伙睡着了，父亲把他抱过来，朝保儿保奴司大街的方向走去。

的确，坎迪多不止一次想转身把儿子再抱回家。他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给他取暖御寒，亲吻儿子，把儿子的脸蛋遮掩起来防止夜露的侵袭，同样是确凿的事实。走进老卫士大街，坎迪多开始放慢脚步。

“我要尽可能地往后拖延。”他喃喃自语道。

但是，老卫士大街不是一条永无尽头的街道，或者十分漫长的街道。他眼看就要走到头了。这时，坎迪多拐进一条把老卫士大街与助人马路连接起来的胡同。走到胡同的尽头，他向右拐，朝助人广场走去。这时，坎迪多瞧见对面有个女人的身影。正是那个在逃的黑白混血女奴。坎迪多的兴奋激动，我在这儿就不说了，因为我没有能力把那种兴奋劲儿真实地写出来。让我们用一个形容词“巨大的”就足以领悟。女人拐弯，他也拐弯。几步远，就是那家坎迪多获得我在前面提到的信息的药店。他走进去，找到那个卖药商，请他帮忙暂时照看一下他的孩子，说他马上就回来抱走。

“但是……”

坎迪多·内韦斯不等卖药商把话说完，转身飞奔出去。他穿过马路，紧追那位妇女，直到离她很近，近到不惊动其他人就可以抓住她的地步。在马路的尽头，当那个女人正要拐进圣若瑟大街时，坎迪多·内韦斯靠近了她

的身旁。正是她，的确是那个在逃的黑白混血女奴。

“阿尔美达！”他按照启事里说的名字大吼一声。

阿尔美达没想到叫喊者怀有险恶用心，便转过身来。

只有当坎迪多从衣袋里取出一根绳子，抓住她的两只胳膊时，阿尔美达才恍然大悟，想起逃跑。但是，为时已晚，已经是不可能了。坎迪多·内韦斯用他那双粗壮的手，将她的两只手腕牢牢地绑住，命令她走动。女奴想高声呼叫，似乎也用比平素高的声音叫了几声。但是，她立刻明白，没有任何人会应声来解救她的。她只有苦苦哀求看在上帝的分上，将她放了。

“我的老爷 我身怀有孕。”她哀求着，“如果大老爷有孩子，我求您看在他的分上把我放了。我愿意当您的奴隶，您要我侍奉您多长时间，我就侍奉您多长时间。求您放了我吧，我年轻的大老爷！”

“跟我走！”坎迪多·内韦斯又吼了一声。

“求您放了我吧！”

“我不想拖延时间。快跟我走！”

这里有过一番斗争。因为女奴一边呻吟，一边拖着自己的身躯和腹内的婴儿，走路缓慢。从他们身旁走过的行人，或者站在店铺门口的顾客，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自然不会上前营救。阿尔美达边走边诉说她的主人是极其凶残的家伙，很可能会用鞭子将她狠狠地抽打一顿。现在，她肚里怀有孩子，鞭挞可能更难以承受。毫

无疑问，主人会派人将她猛抽一通。

“过错在你。谁让你怀上孩子，谁叫你逃跑呢？”坎迪多·内韦斯问道。

由于把孩子寄放在药店里的原因，坎迪多处在了嘲笑的浪潮里。他不善于花言巧语，同样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女奴拖拉着两条腿，沿着金银首饰大街一步一步向前挪动，朝居住着她主人的海关大路走去。在海关大路的拐角处，斗争加剧。女奴的两只脚蹬着墙壁，极力要往回走。可完全徒劳。主人的家已近在咫尺，她能够达到的目的，只不过是应该到达的时间往后延长而已。最终，她步履维艰、神情绝望和气喘吁吁地到了主人家。在门口，女奴就扑通一声跪下。但是，已无济于事。主人在家，听到呼喊声和说话声，立即从屋内出来。

“这是逃跑的女奴。”坎迪多·内韦斯说道。

“正是她。”

“我的老爷。”

“站起来！进去……”

阿尔美达跌倒在过道上。就在这儿，女奴的主人打开钱包，取出十万列伊斯的赏钱。坎迪多·内韦斯把两张五万列伊斯的钞票收藏到衣袋内。此时，主人再次命令女奴进去。由于惊吓和疼痛，就在她躺的土地上挣扎一阵后，女奴小产了。

在母亲的呻吟声里和主人失望的神态中，孕育了一

段时光的成果毫无生命气息地来到这个世界。坎迪多·内韦斯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他不知道当时是几点钟了。不管是什么时辰，他都必须迅速跑到助人马路。坎迪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愿意知道这场灾难的后果。

当他一口气跑到助人马路时，看到只有卖药者只身一人，不见交给他的孩子。坎迪多想冲上前一把掐死他。幸亏卖药人及时说明了一切。小孩在他家里。两人一同进去。父亲抱起儿子那种激动劲儿与刚才拿住在逃的女奴时一样大，可两者截然相反，现在的这种激动，自然是爱怜的激动。坎迪多草率谢过卖药人，疾步出来，不过他没有去孤儿院放置弃婴的圆形旋转柜，而是抱着儿子、怀里揣着十万列伊斯回到了借来的那个家。莫尼卡姑姑听了他的解释。既然带回了十万列伊斯，她也就不计较小家伙又回来的事了。除指责女奴逃跑外，因为小产，莫尼卡姑姑的确说了她几句难听的话。在真诚的泪水中，坎迪多一面亲吻自己的儿子，一面祈福那个女奴能够逃命，对小产的事，却只字未提。

“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长大成人。”他的心在怦怦地跳。